与《魔戒》《哈利·波特》齐名的奇幻经典巨著

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全球销量过千万

好莱坞同名电影全球热映

THE LAST BATTLE

最后一战

纳尼亚传奇

NARNIA

C.S.刘易斯◎著

李璐◎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C.S.刘易斯是我最喜欢、也是影响我最深的作家之一。

——《哈利·波特》作者 J.K.罗琳

在纳尼亚的大锅潭瀑布，阴险狡诈的无尾猿速移假借阿斯兰的名义与卡乐门人勾结，企图占领纳尼亚，纳尼亚的国王缇瑞安被囚禁。一千年前以阿斯兰之名的召唤回到纳尼亚的七位王者进入缇瑞安的梦境，听到了他的求救，于是，尤斯塔斯与吉尔重返纳尼亚，解救出缇瑞安国王，与卡乐门人爆发纳尼亚的最后一战。不料世界末日来临，纳尼亚已是一片生灵涂炭，随着星辰殒落、太阳垂死，纳尼亚终究会灭亡吗？

风靡全世界的《纳尼亚传奇》系列由英国文学家 C.S.刘易斯于 1950 年创作，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影响深远，陆续被改编成电影，也让全世界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开始认识这部不朽的作品。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纳尼亚冒险故事中，绝对是你一生难忘的神奇旅程……纳尼亚系列七本分别是《狮子、女巫和魔衣橱》《凯斯宾王子》《黎明踏浪号》《银椅》《能言马与男孩》《魔法师的外甥》《最后一战》，每一本既相互关联，又可独立阅读。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ISBN 978-7-5470-2982-4

定价：12.00 元

THE LAST BATTLE

最后一战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纳尼亚传奇

C. S. 刘易斯◎著

李璐◎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战 / (英) 刘易斯 (Lewis,C.S.) 著；李璐译.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1
（纳尼亚传奇；7）
ISBN 978-7-5470-2982-4

Ⅰ. ①最… Ⅱ. ①刘… ②李… Ⅲ.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2125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　　数：100千字
印　　张：5.75
出版时间：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　娟
责任编辑：周莉莉
特约编辑：李　娟
封面设计：于　青
版式设计：蒿薇薇
内文插图：Galileo
ISBN 978-7-5470-2982-4
定　　价：12.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010-57262361
传　　真：010-88332248
E-mail：200514509@qq.com
官方微博：http://e.weibo.com/zhipinshuye

纳尼亚不仅是传奇

早在《哈利·波特》风靡世界之前，有一部经典已经点亮了世界，那就是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

J.R.托尔金和C.S.刘易斯是两个可爱的人，因为他们的童心，因为他们坐在牛津小酒馆里投入讨论的那个弥足珍贵的故事——关于诚实、勇敢、信任和爱。在战争、谎言、背叛，甚至死亡的对比下，这些情感熠熠生辉。

从“第二世界”理论的角度来说，刘易斯是托尔金的实践者，孩子、狮王、古希腊神话中会说话的动物、邪恶女巫……每个人物都鲜活丰满，英国的古老寓言加上基督教信仰，刘易斯的确给了我们另一个世界。《纳尼亚传奇》就是这个第二世界王国的庞大兴衰史。如果你知道刘易斯的小说《沉寂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中的主角艾德温·伦森的原型就是托尔金，你就会明白，纳尼亚的故事其实早就流淌在刘易斯的血液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就像孩子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或返回纳尼亚王国。

我结识纳尼亚是在年少的时候，那时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故事，更多的是为了学习英语，故事却看的支离破碎。但是心里早就认可了这个雏形，觉得跟它是熟识的。既然“Chronicles”的本义是“编年史”，那么忘记公元纪年，这个故事的顺序应该是《魔法师的外甥》（The Magician's Nephew）、《狮子、女巫和魔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能言马与男孩》（The Horse and His Boy）、《凯斯宾王子》（Prince Caspian）、《黎明踏浪号》（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银椅》（The Silver Chair）、《最后一战》（The Last Battle）。让我们按照纳尼亚的编年体纪元，暂时忘掉它是刘易斯于1951年至1956年间创作的七本系列魔幻故事——我们和纳尼亚王国的一切开始于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好奇的探险带他们找到了舅舅的秘密实验室，戒指让他们进入了魔幻王国纳尼亚，看到那个世界的种种，历经各种冒险，他们将一颗苹果种子带回现实种在花园里，果树长大被造成衣橱，又引领另外四个孩子进入纳尼亚的不同时代。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又从属于纳尼亚史诗的篇章，或比喻或隐喻，道出人生最基本又最深刻的道理。刘易斯除了是牛津剑桥的学者和评论家、作家，无疑还是神学的布道者，他的笔下暗含着宗教的教诲，有着深厚的哲学内涵。

在伦敦生活的岁月里，我再次遇到《纳尼亚传奇》，像回到一片久别的净土。英文的版本拿在手里很轻，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分量。会心一笑，七本书，这一次，一气呵成。

当我读到四个孩子走出危险境地，湖面如镜，荡涤着白色的花

瓣，我发觉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勇敢坚持；当我听到那只可爱的老鼠雷佩契普安慰变成龙的男孩说，“Extraordinary people have extraordinary mission”，我明白什么是使命——每一个人，不论多伟大，多渺小，多么特立独行，都有其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所以不论何时都不要妄自菲薄；当我看到露西终于能够释怀地说出“When you choose to become others, you will lose yourself”（当你选择模仿，你就失去了自我）的时候，就会明白永远都要做自己，哪怕自己是那么的不完美。读《纳尼亚传奇》，这样的瞬间太多太多，仿佛经历了一段净化灵魂的朝圣之旅。

那时，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怎么还在看儿童文学啊。其实，纳尼亚不只属于儿童，它属于每个人的内心——或是某个你只想沉默不语的瞬间，或是夜幕寂静时，或者面对一个你认为可以放松的亲人朋友时……或者，或者在任何一个你真诚面对自己的时刻，你就属于这个故事。我那时就在想，如果可以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中文，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几年以后，当我真的有机会翻译它的时候，还是会心一笑，虽然我只有幸翻译其中一本，它总算没有让我等太久，况且这个故事还是整个纳尼亚与我们得以相识的开端！在不一样的时候接触纳尼亚，会触发不同的情绪，当人潮澎湃，周围喧嚣，你或踌躇满志或困顿迷惘，你或有方向需要路途，你或路途太多需要选择，你或千头万绪需要时间，你或纷乱喧嚣需要澄澈……其实你需要的只是这个故事，让你回到自己的内心，让你可以勇敢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归根到底，你终于发现，你

不是属于这个故事，就是需要这个故事。你发现，纳尼亚是你的宿命，它救赎和完满了你的人生。

所以，翻译《纳尼亚传奇》，我诚惶诚恐，像一片圣洁之地，想拥有又怕亵渎，于是我战战兢兢，甚至不太敢看之前的译本。可翻译《纳尼亚传奇》终归是幸福的，因为它是如此的贴近灵魂——就让阿斯兰的魔法在我们的心中显现，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一片最后和最初的纯净。翻译《纳尼亚传奇》，向C.S.刘易斯以及所有坚守信仰的人们致敬。

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少年派的叔叔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拥有纯净的灵魂，一定要带他去Piscine Molitor（法国游泳池）游泳。这句话用在这里似乎太过浅显，但是纳尼亚也是属于灵魂的。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拥有这世界上最清澈的灵魂，不论他周围的世界如何喧嚣，如何浮华，不论他付出多少努力，他的梦想依然微茫，那依旧与他同在的干净灵魂——宛如天成，宛如与生俱来——那么，就让他读纳尼亚。对于成年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故事更是一种鼓舞、激励和信念。用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道出成人世界的道理，在刘易斯的笔下，你会看到你看似得到实则失去的东西。

J.K.罗琳说，魔法永远不会枯竭。这句话用在这里又似乎太过深入。但是，真希望如此。

至少，让我们于此共勉。

张茗

2013年12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大锅潭

在纳尼亚最后的日子里，遥远西方的灯柱荒林外的大瀑布边上，住着一头无尾猿。他的年龄是如此之老，没有人记得当初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他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聪明、最丑陋，也是皱纹最多的无尾猿。他有一座小房子，木头构架、树叶房顶，高高地筑在一棵苍天大树的树枝上，他还有个很酷的名字，叫速移。在那片森林里，几乎没有会说话的野兽、人类或小矮人，但是速移有个邻居，是一头叫困惑的驴子。他们是朋友，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然而从各种迹象来看，你会认为困惑更像是速移的仆人，因为所有的活儿都是困惑干的。他们一起去河边，尽管是速移将大皮

囊里装满了水，却是困惑把水背了回来。他们想到河流下游的城镇买些东西，也是困惑背着空空的背篓跑到城镇里，然后满载而归。困惑带回来的那些极品美味都被速移吃得一干二净，速移总是说："你看，困惑，我不能像你那样吃野草和蓟，只有这样才是对我公正的补偿。"而困惑的回答永远是："当然，速移，我都明白。"困惑从来都没有埋怨过，他知道速移比自己聪明得多，他觉得速移肯跟他做朋友已经是大大的善举了。就算困惑想为某件事争辩，速移总是说："听着，困惑，我比你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你也知道你并不聪明。"这时困惑只能回答道："是的，速移，这是事实。我的确不聪明。"然后他只能边叹气边去做速移要求的每一件事。

年初的一个早晨，两人沿着大锅潭散步。大锅潭是纳尼亚西部尽头一个悬崖峭壁下的深潭。大瀑布气势磅礴地坠入潭中，发出的巨响仿佛永不停歇的巨雷声，纳尼亚河则是从另一边湍急地流出。倾泻而下的瀑布使得潭里的水不停地跳跃、冒泡、翻滚，仿佛被煮沸的水一般，这也是大锅潭这个名字的由来。早春时节的大锅潭是最生机勃勃的，纳尼亚西部荒野外的群山上流下的河流汇合着刚刚融化的雪水奔腾而来，气势十分磅礴。当他们注视着大锅潭时，速移突然用他那黑得发亮的手指指着什么，然后说道："快看！那是什么？"

"什么？"困惑问道。

“那个刚刚被瀑布冲下来的黄色东西。看！又出现了，它正漂浮在水面上。我们必须搞清楚那是什么。”

“一定要这么做吗？”困惑问道。

“当然，”速移回答道，“没准儿是个有用的东西。你只需要乖乖地跳进大锅潭里把它捞上来就行。这样我们就能瞧得更仔细了。”

“跳进潭里？”困惑边问边抖动着他那长长的耳朵。

“如果你不跳进去，我们怎么能得到它呢？”无尾猿说道。

“但是，”困惑说道，“你跳进去是不是更好呢？是你想知道那是什么，而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更何况你还有手，可以像人类或是小矮人那样抓住东西，我却只有蹄子。”

“困惑，”速移说道，“我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的的确确没有想到。”

“为什么？我哪里说错了吗？”驴子用一种十分谦卑的语调回答道，他看见速移被深深地触怒了，“我的意思只不过是……”

“竟然让我跳进水里，”无尾猿说道，“就好像你完全不知道无尾猿的肺部有多脆弱，我们是多么容易感冒！好吧。我会跳进水里。在这凛冽的风里，我觉得我快感冒了，但我还是会跳进去，也许我就这么死去了，那时你就会后悔了。”速移的声音听起来马上就要哭了。

“别，别，请你别这样，”困惑此时已经半是驴叫、半是说话

了，“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速移，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你知道我有多蠢，我不能同时考虑好几件事。我忘了你脆弱的肺部。当然应该是我跳进水里，你一定不能跳进去，答应我，你一定不要跳下去。”

于是速移承诺不会跳进水里了。困惑用他的四个大蹄子在深潭的岩石边缘上摸索着能跳入水里的位置，蹄子发出嘚嘚嘚嘚的声音。先不说这寒冷彻骨的天气，光是跳进这波涛汹涌、泡沫翻滚的水里也不是闹着玩的，困惑在下定决心跳进水里之前，站在岸边足足发抖了一分钟。这时，从他的背后传来速移的喊叫声：“也许还是我跳进水里比较好，困惑。”当困惑一听到他这么说，便立刻回答道：“不，不，你已经答应我了。我现在就跳进去。”话音刚落，他就跳入了水中。

大片大片的泡沫冲向了困惑的脸上，挡住了他的视线，嘴里也灌满了水。他沉在水里几秒钟后，再次浮出水面时，已经到了深潭的另一部分。旋涡卷着他一圈圈地越转越快，直到把他冲到了大瀑布的正下方，瀑布的冲力使他越陷越深。他绝望地认为自己就要憋死了。当他浮出水面，总算靠近了那个他要抓住的东西时，它却被水流带到了瀑布下，水的冲力又将它压入了潭底。当它再次浮出水面时，离困惑更远了。终于，在他筋疲力尽、浑身伤痕累累、冻到麻木的时候，他成功地用牙齿咬住了这个东西，将它卷在前蹄上，放在身前，爬出了深潭，这东西就像一张铺在炉前的地毯，又大又

沉，而且冰冷至极、黏糊糊的。

他粗暴地将东西扔在速移面前，浑身湿哒哒的，还不停地哆嗦，上气不接下气，但是无尾猿看都没看他一眼或是询问他身体怎样，只顾围着这个东西团团转，然后将它摊开，边拍边闻，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邪恶的光芒。

“这是一张狮子皮毛。”

“呃，啊哦，啊哦，哦，真的吗？”困惑喘着粗气问道。

“我很想弄明白……很想弄明白……很想弄明白。”速移绞尽脑汁地边思考边自言自语道。

“我想知道是谁杀死了这头可怜的狮子，”困惑接茬道，“我们应该把它埋葬起来，为它举行个葬礼。”

“哦，这不是一头会说话的狮子，”速移说道，“你就不用费尽心思了。在西部荒野的瀑布之外，可没有能说话的野兽。这张皮毛一定属于一头没有说话能力的野狮子。”

顺便说一句，这的确是个事实。几个月前，一个猎人在西部荒野的某个地方杀死了这头狮子，剥了它的皮。不过这个故事和我们要讲的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这没什么区别呀，速移，”困惑说道，“即使这张皮属于一头不会说话的野狮子，我们不也应该为它举行一场得体的葬礼吗？我的意思是，难道不是所有的狮子都很……嗯……都很神圣庄严吗？你也知道是因为谁的原因。你难道不明白吗？”

“你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困惑，”速移说道，“因为，你也知道，思考不是你的强项。我要用这张皮来给你做一件温暖的冬季外套。”

“哦，我想我不会喜欢的，”驴子说道，“这看起来……我的意思是……别的野兽也许会认为……也就是说，我不应该……”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速移一边问，一边像无尾猿常做的那样在自己的身上挠来挠去。

“如果像我这样愚蠢的驴子也想披着狮子皮，那对于伟大的狮王阿斯兰来说，太不尊重了。”困惑说道。

“你就别在这儿争辩了，”速移说道，“关于这些事，像你这样的蠢驴知道什么？困惑，既然你知道自己不擅长思考，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来替你思考呢？你为什么不像我对你那样来对待我呢？我很清楚自己不能做到每一件事情。我知道你在某些方面比我厉害，这也是我为什么让你跳入潭里的原因，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比我强。但是，为什么到你不能干而我能干的事情上时，不让我来做呢？难道我永远都不被允许做什么事吗？公平点儿，我们轮流来做。”

“哦，如果你这么说，那是理所应当的。”困惑说道。

“听我的，”速移说道，“你最好沿着河一路小跑到下游的旗兵福德，看看那里有没有橘子或者香蕉。”

“但是我太累了，速移。”困惑乞求道。

“是的，正是因为你浑身都湿透了，还很冷，”无尾猿说道，“所以你才需要做些什么让自己暖和起来，跑步再适合不过了。再说了，今天在旗兵福德还有集市呢。”当然，最终的结果还是困惑答应去了。

只剩下速移一个人时，他一会儿用两只脚，一会儿又换成四只脚，步履蹒跚地走回自己的大树下。然后他从一根树枝荡到另一根树枝，嘴里一直在喋喋不休，还咧着嘴笑，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小屋里，找到针线和一把大剪刀。他是一头聪明的无尾猿，小矮人教会了他如何缝制衣服。他把一团线放进嘴里，这团线可真够厚的，比起线来，更像绳子。速移的腮帮子都鼓了起来，仿佛喝了一大口咖啡。他用嘴唇叼着针，左手拿着剪刀，然后从树上爬下来，踉跄地走到狮子皮边，蹲下来干活。

他立刻就发现对于困惑来说，狮子皮的躯干部分太长了，脖子却又太短了。于是他从躯干部分剪掉了好大一块，为困惑的长脖子做了一个长长的衣领，然后又剪掉脑袋的部分，把衣领缝在头部和肩膀之间。他用线将皮的两边都缝上了，这样就可以牢牢地固定在困惑的胸腹部。不时会有鸟儿从他的头顶飞过，速移停下手中的活儿，焦虑地抬头望去。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在做什么，不过他见到的所有鸟儿都不会说话，也就不足为惧了。

傍晚，困惑总算回来了。他没有一路小跑，而是耐心地缓缓走着，就像所有的驴子那样。

“那没有橘子，”他说道，“也没有香蕉，我快累死了。”他躺了下来。

“来试试这件美丽崭新的狮子皮外套。”速移说道。

“哦，这烦人的旧皮毛，”困惑说道，“我明天早上再试，今晚太累了。”

“你太无情了，困惑，”速移说道，“你光觉得自己累，那我呢？一整天了，你都在山谷里尽情地享受让精神为之振奋的散步，我却苦哈哈地为你做衣服。我的爪子疲惫得都快握不住剪刀了，你却连谢谢都不说，甚至都不看一眼这件衣服，你一点儿也不在乎，你……你……”

“我亲爱的速移，”困惑立刻站了起来，“实在是抱歉，我太令人讨厌了。我当然乐意穿上这件外套，它看起来这么华丽。快让我试试，求你了。”

“好吧，那你站直了。”无尾猿说道。这件狮子皮外套对于他来说太沉了，不过总算在一番拉扯举托下，气喘吁吁地套在了驴子的身上。他在困惑的身体下把衣服绑好，又把腿和尾巴上的衣服绑得严严实实。从狮子头上张开的嘴里能看到困惑大半个灰色鼻子和脸。任何见过真正的狮子的人是不会被迷惑的。然而对于那些从未见过狮子的人，如果不是紧紧贴在眼前或是光线过于明亮的情况下看到穿着狮子皮的困惑，只要他不发出驴叫声或是不用他的蹄子发出噪音，都会把他误认成狮子。

“你看起来太棒了，太棒了，”无尾猿说道，“现在如果有人看到你，他们一定会把你当作伟大的狮王阿斯兰。”

“这可真够糟糕的。”困惑说道。

“这一点儿也不糟糕，”速移说道，“每个人都会听从你的安排。”

“我不想命令别人做任何事。”

“但是你想想我们能做的好事！”速移说道，“你是知道的，我会给你意见，并且指导你。我会为你想出合理的命令下达给众人。这样每个人都会服从我们，即使国王也不例外。我们会把纳尼亚整顿好的。”

“但是纳尼亚不是已经好好的了吗？”困惑说道。

“什么！”速移吼道，“一切都好好的？连个橘子或是香蕉都没有？”

“好吧，你也知道，”困惑说道，“没有那么多人，事实上，我觉得压根没有人像你这样想吃这些东西。”

“这也没有糖啊。”速移说道。

“嗯，这倒是，”驴子说道，“如果能有多点儿糖就太好了。”

“那么，就这么定了，”无尾猿说道，“你假扮成阿斯兰，我会告诉你该说什么。”

“不，不，不，”困惑说道，“千万别提这种可怕的事。这是错误的，速移。我也许没那么聪明，但是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

做。如果真正的阿斯兰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他会很高兴的，”速移说道，“也许正是他故意为我们送来了狮子皮，这样我们就能把不好的事情扶正。总之，你是知道的，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至少当今之世是不会出现的。”

就在此时，头顶上响起了一声巨大的晴天霹雳，一场小型地震使地面晃动起来。两头野兽都失去了平衡，脸朝下地摔在地上。

“看吧！”困惑一能张口说话，就喘息道，“这是对我们的警告。我就知道我们在做可怕又邪恶的事情，快把这该死的的皮从我的身上脱掉。”

“不，不，”无尾猿（他的脑子转得可真够快的）说道，“恰恰相反，这是吉兆。我正打算说，如果真正的阿斯兰（正如你所称呼他的）有意让我们这么做，他就会送来一道霹雳和一场地震。话到嘴边，还没来得及说，吉兆就出现了。你现在非这样做不可了，困惑。我们别再争辩了。你也知道，你不会理解这些事情的。哪有驴子能看得懂预兆呢？”

第二章 国王的鲁莽

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纳尼亚的最后一位国王坐在他那狩猎小屋门旁的一棵大橡树下。在气候宜人的春天，他常常会在这里住上十天。这间低矮小屋的房顶上覆盖着茅草，离灯柱荒林的最东部不远，正处于两条河流交汇处的上游。他喜欢住在那里，过几天简单又自在的生活，远离凯尔帕拉维尔城堡的虚荣和浮华。他的名字叫缇瑞安，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他的肩膀已经十分宽厚和强壮了，四肢肌肉坚实，但是胡须还很稀疏。他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张无所畏惧的诚实的脸。

那个春天的清晨，缇瑞安的身边除了他最亲的朋友——独角

兽朱厄尔外，就没有其他人了。他们像兄弟般相亲相爱，在战争年代，他们都曾救过对方的性命。这位威风凛凛的野兽紧紧地站在国王的椅子边，脖子弯曲，用奶油般洁白的腹部擦亮他蓝色的角。

“今天我不想工作，也不想锻炼身体，朱厄尔，”国王说道，“我满脑子都在思考这个美妙的消息。你觉得我们今天还会得到更多的消息吗？”

“在我们这个年代抑或是父亲和祖父的那个年代，这无疑是最美妙的消息，陛下，”朱厄尔说道，“当然，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怎么能不是真的呢？”国王说道，“一个多星期前，第一批飞过我们头顶的鸟儿就说，阿斯兰来了，阿斯兰重返纳尼亚了。之后松鼠也这么说。他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他，但是他们肯定地说他就在森林里。后来鹿也说他在灯柱荒林的一个月夜，尽管距离有些远，但还是亲眼见到了阿斯兰。然后是一个长着胡子、皮肤黝黑的卡乐门商人。卡乐门人可从来不像我们这样在乎阿斯兰，但是他也斩钉截铁地说阿斯兰出现了。昨晚上獾也来了，他也看见了阿斯兰。

“确实，陛下，”朱厄尔回答道，“我相信他们所说的。如果我看起来有些疑惑，那是因为我太喜悦了，无法定下心来。这真是太美好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是呀，”国王欣喜地吐了一口气，身体都要颤抖了，“这比

我一生中所希望的任何事情都要美好。”

“听！”朱厄尔把脑袋侧向一边，向前竖起了耳朵。

“是什么？”国王问道。

“是马蹄声，陛下，”朱厄尔说道，“一匹疾驰的马。一匹很强壮的马。一定是匹人马。看，他来了。”

一匹身材高大、长着金色胡须的人马，额头上挂着人的汗珠，栗色的腹部上则是马的汗水，向国王疾驰而来，直到面前，才停下飞奔的步伐，深深地鞠了一躬。“国王万岁！”他用犹如公牛般深沉的声音呼喊道。

“来人啊！”国王扭过头向狩猎木屋的大门喊道，“为这位尊贵的人马端一碗酒来。欢迎，龙恩威特。等你气喘匀了，就告诉我们你带来的消息吧。”

一个侍从从狩猎木屋里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个雕刻样式十分新颖的大木碗，递给人马。人马举起木碗，说道：“我首先为阿斯兰和真相举杯，陛下，然后再为国王干杯。”

他一口喝干了酒，这酒足够六个壮汉喝，然后将空碗还给侍从。

“龙恩威特，”国王说道，“你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阿斯兰的消息吗？”

龙恩威特的神色十分严肃，微微皱着眉。

“陛下，”他说道，“你知道我已经活了多久，一直在研究

星相。我们人马比人类的寿命长，甚至比你们独角兽的寿命都长。在我漫长的一生中，从没看见过天空中写满如此多的可怕征兆的星相，而且是从今年开始，夜夜如此。星相没有说阿斯兰的到来，也没有任何和平、快乐的征兆。通过我对星相的了解，在这五百年里，从未出现过如此象征大灾难的星体会合。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来报告陛下，灾难就要降临纳尼亚。昨夜我听到一些谣言说阿斯兰出现在纳尼亚。陛下，不要相信这个谎言。这不是真的。星星从来不会说谎，但是人和野兽会。如果阿斯兰真的来到纳尼亚，星相会有所预示。如果他真的来了，所有彬彬有礼的星星都会为他聚拢而来，向他致敬。这一切可都是谎言。”

“谎言！”国王激动地说道，“在纳尼亚，或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谁敢撒这样的弥天大谎？”他不由自主地用手摸着剑柄。

“这我并不知道，陛下，”人马说道，“但是我知道世界上有不少骗子，但是星星绝不会撒谎。”

“我有些怀疑，”朱厄尔说道，“星星是否能预示阿斯兰的来临。毕竟他不是星星的奴隶，而是众星的创造者。而且在那些所有古老的传说中都说他不是一头驯服的狮子。”

“说得对，说得对，朱厄尔，”国王喊道，“大部分的传说正是这么说的，他不是一头驯服的狮子。”

龙恩威特刚刚抬起手，身体凑近国王，想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什么事，这时，突然传来哀号声，这声音越来越近，三个人不约而

同地扭头聆听。西侧的森林很稠密，看不到来的人是谁，但是他们很快就听见了哭号的话语。

“悲痛，悲痛，悲痛！”这个声音喊道，“为我的兄弟姐妹而悲哀！为神圣的森林而悲哀！森林毁了。斧子砍向了我们。我们正在被砍伐。巨树一棵棵地倒下了，倒下了，倒下了！”

就在最后一个“倒下了”说出口时，哭号的人出现在视野中，看起来是个女人，非常高大，足足有人马那么高，像是一棵树。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见过树精，那可真不好解释。但是如果你见过，那就不难理解了。她的颜色、声音和头发只是与树精稍有不同。国王缇瑞安和两头野兽立刻就知道她是山毛榉精灵。

“国王陛下，请为我们主持公道！”她哭喊道，“帮帮我们。保佑你的子民。在灯柱荒林，他们正在将我们砍倒！我的四十个兄弟姐妹已经倒在了地上。”

“什么，夫人！砍伐灯柱荒林的巨树？谋害那些会说话的树？”国王边吼边跳了起来，拔出剑，“他们如此胆大妄为？是谁干的？现在以阿斯兰鬃毛的名义……”

“啊——啊——啊，”树精仿佛遭受了什么痛苦而浑身颤抖，像是在猛烈地攻击下而一次次地颤栗。这时，她突然栽向一边，好像双脚被砍断了一样。顷刻间，她就倒在草地上，死了，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几英里以外，她的那棵树被砍倒了。

国王悲愤地半晌说不出话。后来，他才开口说道："来吧，朋友们。我们必须立刻沿着河向上游走，找到干这件坏事的恶棍们，越快越好。我让他们一个都活不成。"

"陛下，我义不容辞。"朱厄尔说道。

龙恩威特却说："陛下，在盛怒下更要谨慎小心。这件事很蹊跷。如果是山谷里那些有武装的叛徒，我们三个并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果可以的话，您应该等……"

"我一秒钟也不想等了，"国王说道，"我和朱厄尔先赶过去，你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凯尔帕拉维尔。拿上我的戒指作为信物，给我带来二十名重骑兵，都是骑马善战的好手，二十个会说话的狗，十个小矮人，他们都是精准的弓箭手，一两匹猎豹和一个石足巨人。以最快的速度来支援我们。"

"陛下，我会全力以赴。"龙恩威特说着立刻转过身，沿着山谷向东方疾驰而去。

国王大步向前走，有时自言自语，有时握紧拳头。朱厄尔默默地走在他的身边。除了独角兽脖子上挂着的那条粗粗的金链子发出微弱的叮当声和国王的脚步声、独角兽的蹄声外，没有任何声响。

他们很快就到了河边，那里有一条长满绿草的大路，他们的左边是河流，右边是森林。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路面越来越崎岖不平，茂密的森林一直延伸到河岸。那条大路跨过河，到了河的南岸，他们不得不涉水渡河才能重新走上大路。河水已经

越过了缇瑞安的腋窝，但是朱厄尔有四条腿，比缇瑞安站得稳，他走在缇瑞安的右边，挡住激流的冲力，缇瑞安也将他坚实有力的胳膊搂住独角兽强壮的脖颈，两人安全地渡过了河。国王还是满腔怒意，完全没有注意到河水有多么寒冷。当然，一上岸，他便认真地用披风的肩膀部分擦干他的剑，那里是他唯一没有被浸湿的地方。

现在河流在他们的右手边，他们向西方继续前进，灯柱荒林就在正前方。他们刚走了一英里多，便停下了脚步。国王问道："这是什么？"朱厄尔说道："看！"

"是个木筏。"国王缇瑞安说道。

的确是个木筏。六根宏伟粗壮的树干，全都是被砍伐不久，枝丫也是刚刚被砍断的，捆绑在一起做成了木筏，正迅速地顺流而下。在木筏的最前端，有一只河鼠用篙撑船。

"嘿！河鼠！你在做什么？"国王喊道。

"把木头运到卡乐门出售，陛下。"河鼠说道，他摸了摸耳朵，仿佛如果他有一顶帽子的话，他也会碰一碰帽檐。

"卡乐门！"缇瑞安大吼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谁命令你们砍伐这些树的？"

这个时节的水流十分湍急，木筏已经划过了国王和朱厄尔。但是河鼠扭过头，大喊道："是狮王的命令，陛下，正是阿斯兰本人。"他还说了些什么，但是国王和朱厄尔已经听不清了。

国王和独角兽面面相觑，他们感受到的恐怖比以往任何一场战

争都强烈。

“阿斯兰，”国王终于低语道，“阿斯兰。这是真的吗？他真的会砍伐这些神树，谋害树精？”

“除非树精犯了极其可怕的错误。”朱厄尔嘟囔道。

“但是把他们卖给卡乐门人！”国王说道，“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朱厄尔痛苦地说道，“他不是一头驯服的狮子。”

“好吧，”国王终于说道，“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直面这场冒险。”

“这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陛下。”独角兽说道。此时此刻，他没有意识到他们俩单独前往是多么愚蠢的事，国王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太气愤了，失去了理智。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鲁莽，才导致了更多可怕的事。

突然，国王紧紧地靠在他朋友的脖子上，低下了头。

“朱厄尔，”他说道，“我们究竟要面临怎样的谎言？我的心中开始涌现出可怕的想法。如果我们在今天之前就死去的话，也许会很开心。”

“是呀，”朱厄尔说道，“我们活得太久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要降临在我们头上。”

他们就那样地站了一两分钟，然后继续前进。

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斧子胡乱砍向木材的声音，尽管他们

还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一片高地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当他们爬到顶后，便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灯柱荒林。国王的脸，也因为眼前的一切而变得煞白。

在这片古老森林的正中间，已经被开辟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而那里曾经长满了金树银树，一个来自我们这个世界的孩子还曾在那里种过一棵“守护之树”。地上那条令人惊骇的道路就像一道伤口，满是砍倒的树被拖向河边的泥泞痕迹。那里有一大群人在工作，劈啪作响的鞭子声不绝于耳，马匹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拖动木头。第一件令国王和独角兽震惊的是，工作的人群中有一多半不是会说话的野兽，而是人类；第二件事是这些人并不是金发的纳尼亚人，他们是皮肤黝黑、长满胡子的卡乐门人。卡乐门是个残暴的大国，位于大沙漠的南边，与阿钦兰接壤。当然，人们总是会在纳尼亚见到一两个卡乐门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大使，因为那个时期正是纳尼亚和卡乐门和平相处的年代。但是令缇瑞安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眼前会有这么多卡乐门人，更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砍伐纳尼亚的森林。他握紧手中的剑，将披风卷在他的左胳膊上。他们迅速地走到卡乐门人中间。

两个卡乐门人正鞭策一匹拉着木头的马。当国王刚走到他们身边，这根木头就陷进了一个非常泥泞的坑里。

“快呀，懒家伙！使劲拉，你这头懒猪！”卡乐门人边吼，边扬起手中的鞭子抽向马儿。马儿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他的眼睛

已经开始发红，浑身都是汗水。

“干活呀，你这个懒惰的畜生！”另一个卡乐门人喊道，同时残忍地抽打着马儿。这时，真正骇人的事发生了。

直到刚才，缇瑞安理所当然地以为卡乐门人使唤的是他们自己的马，他们的马跟我们这个世界的马一样，不会说话，也毫无智慧。尽管他痛恨看到哪怕是一匹不会说话的马被虐待，但是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那些被谋害的树木。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人竟敢让纳尼亚那些自由的会说话的马儿干活，还用鞭子抽打他们。但是当野蛮人又一次将鞭子抽向马儿时，他用后腿站了起来，半嘶吼道：“你这个愚蠢的暴君！你没有看到我正竭尽全力吗？”

当缇瑞安知道这些马竟然是纳尼亚的马儿时，愤怒冲昏了他和朱厄尔，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国王将手中的剑竖了起来，独角兽将头上的角抵向前方。他们一起向前冲去，两个卡乐门人随即倒下死去，一个被国王砍掉了脑袋，另一个被朱厄尔的角刺穿了心脏。

第三章 盛极一时的无尾猿

“马儿大师，马儿大师，”缇瑞安匆忙地砍断套在马儿身上的缰绳，“这些外国人是如何让你们成为奴隶的？纳尼亚被征服了？可曾打过一仗？”

“不是，陛下，”马儿气喘吁吁地说道，“阿斯兰在这儿。这都是他的命令。他下令……”

“陛下，我们现在很危险。”朱厄尔说道。缇瑞安抬起头，看见卡乐门人和一些会说话的野兽正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跑来。那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呼喊就死去了，一时之间，其他人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现在知道了。大部分人的手中握着出鞘的弯刀。

“快骑到我的背上。”朱厄尔说道。

国王向上一跃，张开两腿跨在独角兽的背上，他转过身立刻疾驰而去。当敌人看不见他们时，他还换了两三次方向，渡过一条小溪，丝毫没有放慢脚步，他向国王喊道：“我们去哪里，陛下？去凯尔帕拉维尔吗？”

“朋友，停一下，”缇瑞安说道，“让我下来。”他从独角兽的后背滑下来，面对着他。

“朱厄尔，”国王说道，“我们做了一件可怕的事。”

“我们被痛苦激怒了。”朱厄尔说道。

“我们在他们没有武装的情况下，还没发出挑战，冷不防地袭击了他们！呸！我们是杀人凶手，朱厄尔。我永远丧失了名誉。”

朱厄尔低下了头，也感到了耻辱。

“还有，”国王说道，“马儿说这是阿斯兰的命令，河鼠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都说阿斯兰在这里，这怎么能不是真的呢？”

“但是，陛下，阿斯兰怎么会下达如此可怕的命令？”

“他不是个驯服的狮子，”缇瑞安说道，“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会做什么？我们是凶手。朱厄尔，我必须回去。我要交出我的剑，把自己亲手送到卡乐门人那里，让他们把我带到阿斯兰面前，让他来做裁决。”

“你会死的。”朱厄尔说道。

“你觉得我会介意阿斯兰判我死刑吗？”国王说道，“这不

算什么。我一点儿也不在乎。阿斯兰来了，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像我们所相信、所期待的那样，与其活在这种恐怖中，还不如死来得痛快。这就像是有一天太阳终于升起来了，却只是个黑日。”

“我明白，”朱厄尔说道，“就像你要喝水，水却是干的。你是对的，陛下。这是万物的末日，我们去自首吧。”

“不需要我们都去。”

“如果我们彼此敬爱，那就让我和你一起去。”独角兽说道，“如果你死了，而阿斯兰也不是我们敬仰的那个阿斯兰，那么活着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他们转过身，肩并肩地一起往回走，眼中流下了苦涩的泪水。

他们刚返回伐木的地方，卡乐门人便手持兵器、呼喊着围拢过来，国王却用剑柄朝向他们，把剑交了出来，并说道：“我曾是纳尼亚的国王，现在我却是一个丧失名誉的骑士，我来向阿斯兰自首，请把我带到他的面前。”

“我也自首。”朱厄尔说道。

然后，这些皮肤黝黑的人将国王和朱厄尔围得水泄不通，浑身都是大蒜和洋葱的味道，棕色脸上的白色眼睛恐怖地闪烁着。他们用缰绳绑住了朱厄尔的脖子，拿走了国王的剑，并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其中一个卡乐门人，不像其他人那样围着头巾，而是戴了一顶头盔，看起来是个发号施令的人，他抢下缇瑞安头上的金箍，忙不迭地藏进他的衣服里。他们带着两个囚徒爬上山，那里有一大

块林中空地。两个囚犯将会看到什么呢?

在空地的中心，那里也是小山的最高处，有一座像是马厩的小棚屋，房顶由茅草堆砌而成，房门紧锁，门前的草地上坐着一个无尾猿。缇瑞安和朱厄尔一心期待会看见阿斯兰，而面对眼前这个一无所知的无尾猿，他们很是不知所措。这头无尾猿当然就是速移了，但是他看起来比生活在大锅潭时丑十倍，因为他竟然打扮起来了，穿着一件猩红色的夹克，可是一点儿也不适合他，这是专为小矮人做的。他的后爪穿着一双镶着珠宝的拖鞋，但是一点儿也不合脚，你也知道，无尾猿的后爪和手差不多。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纸做的王冠，身边有一大堆坚果，他在不停地用牙齿咬裂坚果的壳，然后把壳吐出来。他还不断地撩起夹克挠痒痒。一群会说话的野兽面对他站着，几乎每张脸上都浮现着痛苦的担忧和不知所措的表情。当他们看清这两名囚犯是谁时，都发出了呻吟声。

“速移阁下，阿斯兰的发言人，”卡乐门人的首领说道，“我们为您带来了囚犯。我们得到了伟大的塔什神的允许，凭借我们的才能和勇气，活捉了这两名亡命天涯的杀人犯。”

“把那个人的剑给我。”无尾猿说道。于是他们将剑和剑带一并递给了这只猴子。他把剑挂在了脖子上，看起来更愚蠢了。

“这两个人我们以后再处理。”无尾猿边说边冲着两个囚犯吐果壳，“我还有其他事儿。他们可以再等等。现在，大家听我说。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是有关坚果的。松鼠的头儿在哪儿?”

“这儿，阁下。”一只红松鼠走上前来，紧张地鞠了一躬。

“哦，你就是？”无尾猿一脸卑劣，“现在听我的吩咐。我想……我的意思是阿斯兰想要更多的坚果，你带来的这些根本不够，必须再多拿些，听见了吗？数量要是现在的两倍。必须在明天日落前送到这里，里面不能有一颗坏的或是小的。”

松鼠们惶恐不安地低声抱怨，松鼠头儿鼓足勇气说道：“能不能请阿斯兰亲自跟我们说说这件事？如果允许我们见一见他……”

“你们不能跟他面谈，”无尾猿说道，“不过他很仁慈（尽管你们不配得到这样的待遇），今晚他会出现几分钟，那时你们就能看到他了。但是他不希望你们密密麻麻地围在他身边，用各种各样的问题纠缠他。你们想对他说的任何话都要先经过我，如果我认为这件事值得打扰他，我就会转告。你们这些松鼠最好现在就去准备坚果，确保明晚都要送到这儿。否则，你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记住，我绝对说一不二！”

可怜的松鼠们惊慌地跑开了，就像后面有一只恶狗在追他们似的。这个新命令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噩耗。原本精心贮藏、用来过冬的坚果现在几乎被吃光了，他们从仅剩的坚果里拿出了一大部分给了无尾猿，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节省下来的数量。

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这是一头长着獠牙、毛发蓬乱的巨大野猪发出的声音——从另一侧的人群中传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地觐见阿斯兰，和他交谈呢？”

他说道，“过去，当他出现在纳尼亚时，每个人都能面对面地跟他说话。”

“你竟然相信这些，”无尾猿说道，“就算这是真的，时间在变，人也在变。阿斯兰说他以前对你们太仁慈了，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他不会再这么温柔了。这次他要让你们懂点儿规矩。如果你们把他当作一头好说话的狮子，他就会好好教训你们！”

可以听见从野兽间传来低沉的哀怨声和啜泣声，之后，便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一切变得更加悲惨。

“现在还有一件事你们要搞明白，”无尾猿说道，“我听说你们之间有人认为我是无尾猿。事实上，我不是，我是人类。如果我看起来像无尾猿，那是因为我的年龄太大了，我已经有几千岁了。正是因为我的年纪这么大，才会如此聪慧，所以我才是阿斯兰唯一想要直接说话的人。他可不愿意和一群愚蠢的动物闲聊。他会告诉我你们都需要做些什么，然后我再告诉你们。听我一声劝吧，你们最好用加倍的速度干好这些事儿，他可容忍不了任何愚蠢的行为。”

依旧是一片死寂，除了一只年幼的獾发出哭泣的声音，他的妈妈正在极力让他安静下来。

“还有一件事儿，”无尾猿边说边把一颗新鲜的坚果塞进嘴里，“我听见有些马说要快点儿干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搬运木材的工作，之后就能重获自由了。嗯，你们想都不用想了。不光是

马，以后任何能干活的都得干活。阿斯兰已经和卡乐门的国王蒂斯罗克——我们黑皮肤的卡乐门朋友都这么称呼他——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所有的马、公牛和驴子都要被送往卡乐门去干活谋生，就像其他国家的马一样去托运东西。所有精通挖掘的动物，像鼹鼠、兔子和小矮人等等，都要在蒂斯罗克的矿山里工作，还有……”

“不，不，不，”野兽们咆哮道，“这不是真的。阿斯兰永远不会把我们当作奴隶一样卖给卡乐门的国王。”

“闭嘴！别再唧唧歪歪了！”无尾猿愤怒地叫嚷道，“谁说你们是奴隶了？你们不会成为奴隶。你们会得到酬劳，而且非常丰厚呢。也就是说，你们的薪酬会直接收归阿斯兰的国库，他会把钱用在你们的福利上。”然后他瞥了一眼卡乐门人的首领，似乎还眨了眨眼睛。那个人鞠了一躬，以卡乐门人那种特有的骄傲自大的态度说道：“最贤明的阿斯兰发言人，在这件明智的计划上，蒂斯罗克（愿他万寿无疆）与阁下心行一致。”

“看！你们看！”无尾猿说道，“这已经都安排好了，而且是为你们好。我们会用你们挣来的钱打造一个更适合生活的纳尼亚。未来将会有大量的橘子和香蕉涌进我们这里，还有公路、大都市、学校、办事处、马鞭、口勒、马鞍、笼子、养狗场和监狱，啊，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些，”一头年老的熊说道，“我们想要自由，我们还想亲耳听听阿斯兰怎么说。”

“你可别挑事儿啊，”无尾猿说道，“我可容忍不了这个。我是一个人，你只是一头肥胖、愚蠢的老狗熊。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是自由？你以为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你真是大错特错！这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做我让你做的事儿。”

“啊，呵，啊。”熊一边嘟囔，一边挠了挠脑袋，这样的事真难理解。

“请问，请问。”一只浑身绒毛的小羊羔高声说道。他是那么年幼，每个人都很惊诧他竟然有胆量说话。

“又是什么事儿啊？”无尾猿说道，“快说。”

“对不起，”小羊羔说道，“我不明白。我们和卡乐门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属于阿斯兰，而他们属于塔什。他们的神叫塔什，据说有四条胳膊和一个秃鹫的脑袋。他们还在塔什神的祭坛上杀人。我不相信有像塔什这样凶残的神。就算他真的存在，阿斯兰怎么会成为他的朋友呢？”

所有的动物都竖起了脑袋，歪向一边，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无尾猿。他们知道这是到现在为止问得最好的问题。

无尾猿跳了起来，向小羊羔啐了口唾沫。

“真是个小孩儿！”他低声喝斥道，“愚蠢的小羊崽子！快回到你妈妈身边喝奶去吧。你怎么会懂这些事儿？但是其余的动物们听好了——塔什只不过是阿斯兰的另一个名字。那些关于我们总是对的、而卡乐门人总是错误的古老观念都是愚蠢的。我们现在已

经更清楚了。卡乐门人只是用了不同的称呼，但是我们所指的都是一样的，塔什和阿斯兰只不过是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的两个名字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之间从来不会争吵。快清醒点儿吧，你们这群愚蠢的畜生。塔什是阿斯兰，阿斯兰就是塔什。”

你知道自己家里养的宠物狗，有时候看起来极其悲伤。想着他的脸，然后再想想所有会说话的野兽的脸——所有那些诚实、谦卑、困惑的鸟儿、狗熊、獾、兔子、鼹鼠和老鼠——都比宠物狗的脸悲伤多了。他们的尾巴都垂了下来，每根胡须都萎靡不振。如果你看到他们的脸，一定会为他们感到心碎，同情他们的遭遇。不过，也只有一只动物看起来没有一点儿不开心。

那是一只姜黄色的猫，一只正值盛年的大雄猫，他笔直地坐在所有野兽的最前面，尾巴卷在脚趾上，双眼一直死死地盯着无尾猿和卡乐门的首领，眨都没眨一下。

“不好意思，”这只姜黄猫非常礼貌地说道，“这让我很好奇。你那些来自卡乐门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

“那当然了，”卡乐门人说道，“这位开明的无尾猿，我的意思是人，所说的是真的。阿斯兰就意味着塔什，不多也不少。”

“也就是说，阿斯兰没有超过塔什？”姜黄猫说道。

“一点儿也没有。”卡乐门人紧紧地盯着姜黄猫。

“你满意了吗？姜黄猫？”无尾猿说道。

“哦，当然，” 姜黄猫冷冷地说道，“非常感谢。我只是想弄

明白点儿。我想我现在已经搞清楚了。”

直到现在，国王和朱厄尔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他们在等待无尾猿允许他们讲话，因为他们深知插嘴是没有用的。但是，当缇瑞安看向那一张张痛苦的纳尼亚子民的脸，看到他们开始相信阿斯兰就是塔什这个谎言时，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无尾猿，”他用尽力气大声喊道，“你在撒弥天大谎。你像卡乐门人一样撒谎。你像无尾猿一样撒谎。”

他本打算继续说下去，质问一个喝自己百姓血的残暴的塔什神，怎么能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拯救了所有纳尼亚人的伟大的狮王一样？如果让他继续说下去，那么无尾猿的统治就会在这一刻终结。野兽们也许就能明白真相，将无尾猿推翻。但是还没等他再开口说一个词儿，两个卡乐门人就用尽全力抽他的嘴巴，第三个卡乐门人从背后猛踢他的双脚。当他倒下时，无尾猿既愤怒又惊恐地尖声叫道：“把他带走。把他带走。把他带到他既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不见他说话的地方。把他绑在树上。我要……我的意思是……阿斯兰会对他做出公正的裁决。”

第四章 那一夜发生了什么？

国王被打倒在地，晕头转向，不知道现在正发生什么事，直到卡乐门人松绑了他的手腕，让他把两只胳膊放在身体的两侧，背靠在一棵灰树上。此时，他恢复了知觉。他们用绳子将他的脚踝、膝盖、腰和胸膛紧紧地和树绑在一起，然后就把他一个人扔在了那里。此刻最让他担心的是，他的嘴唇被打破了，却没法擦去嘴角流出的血，实在太痒了——往往就是这些小事最难让人忍受。

国王从他被绑的地方能看到山顶的那间小棚屋，还有坐在前面的无尾猿，还能听见无尾猿依旧不停地说话，人群中时不时地也会提出几个问题，但是他听不太清楚。

“也不知道他们对朱厄尔做了什么。”国王想道。

不久，野兽们就散开了，向不同的方向走去。有一些路过这里的野兽看见被绑在树上的缇瑞安，既害怕又抱歉，但是他们谁都不敢吭声，很快，就都走开了，森林里一片寂静。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缇瑞安一开始感到非常口渴，然后又饥肠辘辘。傍晚时分，他感到阵阵凉意，后背酸痛。太阳落山了，黄昏来临了。

天快要黑的时候，缇瑞安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哒哒啪啪的脚步声，他看到一些小动物向他走来。左边是三只老鼠，中间是一只兔子，右边是两只鼹鼠，大家都背着一个小包袱，黑夜里的他们看起来有些古怪，一开始他都没认出来他们是什么动物。过了一会儿，他们都用后腿站了起来，抬起他们冰凉的爪子放在他的膝盖上，轻轻地给了他一个动物之吻。（他们可以够到国王的膝盖，因为纳尼亚里会说话的野兽，要比英国的同种野兽个头大。）

“国王陛下！亲爱的国王陛下，”他们尖声说道，“我们真为您感到难过。因为害怕阿斯兰会降罪于我们，我们不敢给您松绑，但是我们给您带来了晚餐。”

话音刚落，第一只老鼠敏捷地爬了上来，停留在缇瑞安胸前的绑绳上，在缇瑞安的眼皮底下皱了皱他那呆板的小鼻子。然后，第二只老鼠也爬了上来，挂在第一只老鼠的下面。其他的小动物们留在地面，准备往上面递食物。

“喝点儿水吧，陛下，这样你就能吃下东西了。”站在最上面的老鼠说道。缇瑞安发现一个小木杯已经被举到了嘴边。这个小杯

只有蛋杯那么大，他还没来得及品尝出酒味，就喝干了。老鼠把空杯子递了下去，其他的小动物们重新灌满杯子，然后又递了上来，缇瑞安又一次一饮而尽。就这样来回地递杯子，直到他喝得心满意足，这样一小杯一小杯地喝，反而比大口地喝要解渴得多。

“这是奶酪，陛下，”第一只老鼠说道，“不过我们带的不多，担心会让您太口渴。”吃完奶酪后，他们又喂了他一些燕麦饼和新鲜黄油，然后又喝了些酒。

“把水递上来，”第一只老鼠说道，“我要给国王洗洗脸，他的脸上还有血迹呢。”

缇瑞安感到一块小小的海绵正在轻柔地擦拭着他的脸，这真是让人提神了。

“我的小朋友们，”缇瑞安说道，“我该如何感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呢？”

“您不需要感谢我们，”他们用细微的声音说道，“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我们不希望别的国王统治我们，我们是您的子民。如果只是无尾猿和卡乐门人反对您，那么在他们把您绑起来前，我们就会为您战斗到最后一刻，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们确实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们不能反抗阿斯兰。”

“你们认为真的是阿斯兰吗？”国王问道。

“哦，是的，是的，”兔子说道，“昨晚他从小棚屋里出来了，我们都看见他了。”

“他是什么样子的？”国王说道。

“像一头残暴的巨狮。”其中一只老鼠说道。

“你认为真的是阿斯兰杀害了树精，还让你们成为卡乐门国王的奴隶？”

“啊，这真糟糕，不是吗？”第二只老鼠说道，“我们要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就都死了，那倒是好事一桩，但是这件事确实没有可疑之处，每个人都说那是阿斯兰的命令，我们还亲眼看见了他。我们从没想过阿斯兰会是这样。我们曾经那么希望他能重回纳尼亚。”

“他这次回来看起来似乎很生气。”第一只老鼠说道，“我们一定做了什么糟糕透顶的坏事，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一定是为这些事来惩罚我们。但是我确实认为，应该告诉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想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也许就是错误的。”兔子说道。

“就算这是错误的，我也不在乎，”其中的一只鼹鼠说道，“我还会这么做。”

但是其他人都说“嘘”、“小心点儿”，然后他们齐声说道：“很抱歉，尊敬的国王，我们必须得走了。我们不想在这里被逮个正着。”

“快离开我吧，亲爱的小动物们，”缇瑞安说道，“为了纳尼亚，我不愿连累你们任何一个陷入危险。”

“晚安，晚安，”小动物们边说边用他们的鼻子蹭着他的膝

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回来的。”然后他们迅速溜走了，森林里比他们来之前更加黑暗、寒冷和寂寞。

星星已经出来了，时间缓慢地流逝着，想一想是多么缓慢啊，纳尼亚的最后一位国王僵硬地背靠着大树，绳索紧紧地缠绕着他，动弹不得，浑身酸痛。但是，终于，发生了一件事。

远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光亮，然后消失了一会儿，之后又出现了，并且更加明亮、距离更近。国王看见在亮光的一边，有一些黑影背着一捆捆的东西，然后又把它们扔到地上。他现在知道看见了什么，是刚被点燃的篝火，人们正在把一捆捆的枯树枝扔到篝火里。不一会儿，篝火被点燃了，就在那个无尾猿发号施令的山顶上。他可以清晰地看见小棚屋就在篝火后面，火焰将它照得通红，在他和篝火之间，有一大群的野兽和人类。篝火边有个隆起的小轮廓，那一定是无尾猿。他正向人群说着什么，但是国王听不见。只见他走向小棚屋的门前，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打开了门。一头四条腿的不明动物僵硬地从小棚屋里走了出来，面向大众。

巨大的哀嚎和咆哮声直冲云霄，声音是如此响亮，缇瑞安可以依稀听到其中的几个词。

“阿斯兰！阿斯兰！阿斯兰！”野兽们吼道，“和我们说话吧，安慰安慰我们，不要再跟我们生气了。”

从缇瑞安所在的地方望过去，他无法弄清楚那个不明动物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可以看到他是黄色的，浑身长满了毛。他从未见过

伟大的狮王，也没见过普通的狮子。他不能确定那不是真正的阿斯兰。他没有想到阿斯兰看起来是如此呆板僵硬，还一句话都不说。但是谁又能百分之百的确定呢？片刻之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恐怖的想法，他回忆起关于塔什和阿斯兰是同一个神的胡言乱语，立刻明白这件事一定是个阴谋。

无尾猿把头凑近这个黄色动物的脑袋，好像在倾听他对他说的悄悄话，然后转过脑袋，向人群说了些什么，紧接着又是一片哀嚎声。之后那个黄色动物笨拙地转过身，走进小棚屋，与其说是走，倒不如说是蹒跚而行，最后无尾猿关上了门。在这之后，篝火一定是被立刻扑灭了，因为光芒突然消失了，缇瑞安又一次孤单地陷入了寒冷和黑暗中。

他想起古时候在纳尼亚生活和逝世的国王们，看起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不走运。他想起了他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国王瑞廉，在他只是个年幼的王子时，就被一个女巫盗走，藏在北方巨人领土下的一个黑暗洞穴里，一关就是好多年。但是一切都向着好的方面发展，有两个神秘的孩子突然出现，他们来自于世界尽头外的国度，在他们的拯救下，瑞廉重返纳尼亚，进行了长期又繁荣的统治。“和我的境遇一点儿也不一样。”缇瑞安自言自语道。然后，他的思绪回到了更久的以前，他想起了瑞廉的父亲——航海家凯斯宾，他邪恶的叔叔国王米拉兹如何设法谋害他，凯斯宾又是如何逃进森林，和小矮人住在一起。这个故事的结局依旧是美满的。

凯斯宾也得到了孩子们的帮忙，不同的是那次有四个孩子，来自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帮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不过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缇瑞安喃喃自语道，“如今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然后他又想起了（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对历史非常了解）那四个曾经帮助过凯斯宾的孩子，一千年前，他们曾经待在纳尼亚，也就是在那时，他们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打败了邪恶的白女巫，结束了持续上百年的冬季，之后他们一起留在凯尔帕拉维尔统治纳尼亚，直到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成长为伟大的国王和尊贵的女王，他们统治的时期是纳尼亚的黄金年代。阿斯兰也常常出现在这个故事中，当然，他也出现在别的传说中，缇瑞安想了起来：“阿斯兰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们，总是在事情最糟糕的时候出现。哦，如果他们现在能来该多好啊。”

于是，他喊了起来：“阿斯兰！阿斯兰！阿斯兰！快来帮帮我们吧！”

然而，黑暗、寒冷、寂静依旧是老样子。

“把我杀死吧，”国王喊道，“我不为自己要求什么，但是请快来拯救纳尼亚的子民吧。”

夜依旧漆黑，森林依旧寂静，缇瑞安的内心深处却发生了某种转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感受到了一丝希望，而这希望的火苗也变得强壮起来。“哦，阿斯兰，阿斯兰，”他小声说道，“如果你不能亲自前来，至少从另一个世界里派来几个帮手吧，或

是让我来呼唤他们，让我的声音能抵达世界之外。”然后，他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突然用极其响亮的声音吼道：“孩子们！孩子们！纳尼亚的朋友们！快来到我的身边。我在世界的这一边呼唤你们。我是纳尼亚的国王缇瑞安，凯尔帕拉维尔的领主、孤独群岛的帝王！”

突然，他陷入了梦境（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这个梦比他生平做过的任何一个梦都要栩栩如生。

他仿佛站在一个灯火辉煌的房间里，有七个人围坐在桌子边，看起来他们刚吃完饭。其中的两个人年纪很大，一个是长着白色胡须的老翁，一个是拥有一双智慧、愉悦、闪闪发光的眼睛的老妇人。坐在老翁右手边的是一个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少年，他肯定比缇瑞安还年轻，但是已经有了国王和战士的模样，坐在老妇人右手边的另一个少年也是如此。正对着缇瑞安，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一个金发女孩，比刚才提到的两个少年更加年轻，而坐在她左右两侧的男孩和女孩比她还要小。他们的穿着打扮在缇瑞安的眼里简直太古怪了。

但是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细节，因为年龄最小的男孩和两个女孩突然跳了起来，其中的一个孩子还发出一声轻微的叫喊。老妇人吓了一跳，倒吸了一口凉气。老翁也一定受到了惊吓，因为他右手边的酒杯被撞倒砸在了地上，缇瑞安能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

这时缇瑞安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也是能看见他的。他们瞪

着眼瞧着他，仿佛见到了鬼。但是他注意到，那个已经有了国王神态的男孩，也就是坐在老翁右手边的少年，尽管脸色有些变白，却始终都没有动一下，只是紧紧地握起了拳头。然后，他开口说道："说话吧，如果你不是幽灵，也不是梦境。你看起来像是纳尼亚人，我们是纳尼亚的七个朋友。"

缇瑞安是多么渴望能说话，他试图大声喊出他是纳尼亚的缇瑞安，迫切需要帮助。但他发觉（就像我们常常在梦里发觉的那样）自己发不出一点儿声音。

这位已经开口对他说话的少年站了起来。"影子也好，鬼魂也罢，无论你是谁，"他边说边紧紧地盯着缇瑞安，"如果你来自纳尼亚，我以阿斯兰的名义命令你，对我说话。我是至尊国王彼得。"

缇瑞安眼前的这个房间开始旋转。他听见这七个人同时在说些什么，而他们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微弱，他隐约听见他们说："看！他在褪色。""他融化了。""他正在消失。"不一会儿的工夫，他就从梦中醒来，仍被绑在树上，身体比之前更冷、更僵硬了。森林里到处闪烁着日出前特有的微弱、沉寂的光亮，他也被露水浸湿了。黎明就要来了。

这个梦醒时分，真是他这辈子最糟糕的时刻了。

第五章 救援国王

不过他的痛苦没有持续多久。他的身旁几乎同时响起了砰砰两声，紧接着，两个孩子出现在他的面前。前一秒，他面前的森林还是空无一人，他们也不可能是从他的身后突然出现，因为如果从树后出现的话，他一定能听见脚步声。真是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第一眼，他发现他们穿着和在梦里遇见的那七个人一样古怪、邋遢的衣服；再看第二眼，国王发现他们就是那七个人中最年轻的男孩和女孩。

“天啊！”男孩说道，“这真让人喘不过气！我以为……”

“快把他松绑，”女孩说道，“我们可以以后再谈。”她转过

头，对缇瑞安说道，“我很抱歉，这么晚才到。可我们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

在她说话的时候，男孩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迅速割断绑着国王的绳索，不过看起来，速度太快也不好，因为国王的身体是如此僵硬和麻木，当最后一根绳子被割断后，他直接摔倒在地，只能用两只手和膝盖支撑着。他赶紧揉了揉腿，直到恢复知觉才站了起来。

“原来，”女孩说道，“就是你呀，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美丽的姑娘？”缇瑞安说道，“把我带入你那个世界的梦境，也就刚结束了十分钟啊。”

“时间上总是有些混乱，波尔。”男孩说道。

“我想起来了，”缇瑞安说道，“古老的传说里也提到了这个。你们那个奇怪世界里的时间和我们不一样。说到时间，我们该离开这里了，敌人就在附近。你们跟我一起走吗？”

“当然，”女孩说道，“我们就是来帮助你的。”

缇瑞安站了起来，领着他们从南边，也就是远离小棚屋的方向快速下山。他很清楚他要去哪儿，不过他的第一个目的是走上石头路，这样他们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第二个目的是渡过几条河，这样他们就不会留下气味。他们用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爬山涉水，这期间没有一个人说话。不过即使如此，缇瑞安还是偷偷地瞄

了几眼他的同伴们。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灵并肩走在一起，这种奇妙的感觉令他有些晕眩，不过这也使得那些古老的传说比以往更加真实可信……现在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好了，”他们来到一个小山谷的谷口，在白桦树的掩映下绵延千里，国王说道，“我们已经离那些恶棍有些距离了，现在可以走慢点儿了。”太阳已经升起，每一根枝头上的露珠都闪着璀璨的光芒，鸟儿也唱起了歌。

“吃点儿干粮吗？我的意思是，陛下，你要不要吃点儿？我们已经吃过早饭了。”男孩说道。

缇瑞安很想知道“干粮”是什么意思，当男孩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拿出一袋油腻腻且软绵绵的食物时，他明白了。直到此刻看见了食物，他才发觉自己是多么饥肠辘辘。袋子里有两份鸡蛋三明治、两份奶酪三明治和两份肉酱做成的三明治。如果不是饿得厉害，他估计不会吃那两份肉酱三明治，因为在纳尼亚，没人吃这类食物。当他把六个三明治都吃光的时候，一行人正好来到了谷底，那里有一个长满苔藓的山崖，一股小小的清泉冒了出来。三个人停了下来，喝上一口泉水，并把水泼在发烫的脸上。

“好了，”女孩边说边把垂在额头上的湿发捋到耳后，“你不打算告诉我们你是谁，为什么被绑在树上，还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十分乐意告诉你们，小姐，”缇瑞安说道，“但是我们

必须继续赶路。”所以，在赶路的途中，他告诉了他们他是谁，还有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事情。“现在，”就在他要讲完的时候说道，“我要去一个塔楼，我的祖先在他们统治的年代曾建造了三座塔楼，是为了保卫灯柱荒林免遭那里的亡命徒袭击而建。感谢阿斯兰的保佑，我的钥匙没有被抢走。塔里有武器和盔甲，还有一些贮存的食物，尽管不会有比干面包更好的东西。而且那里很安全，我们可以边躺着休息，边制定计划。好了，请你们也给我讲讲你们是谁，还有你们的经历吧。”

“我是尤斯塔斯•斯克拉布，这位是吉尔•波尔，”男孩说道，“我们曾经来过一次，不过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按我们的时间来说，是一年多以前。有位叫瑞廉的王子被关在地下，普德格伦姆把他的脚伸进……”

“哈！”缇瑞安喊道，“你们就是把国王瑞廉从魔咒中解救出来的尤斯塔斯和吉尔？”

“是的，正是我们，”吉尔说道，“他现在是国王瑞廉了？哦，他当然会成为国王。我忘了……”

“不，”缇瑞安说道，“我是他的第七代后裔了，他在两百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吉尔一脸苦相。“唉！”她说道，“这是回到纳尼亚最不愿面对的事了。”

不过，尤斯塔斯继续说道：“好了，现在你知道我们是谁了，

陛下，事情是这样的。教授和波莉姨妈已经把我们纳尼亚的朋友们都请来了……”

“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尤斯塔斯。”缇瑞安说道。

“他们是最早来到纳尼亚的人，那时候所有的野兽刚学会说话。”

“天哪！”缇瑞安喊道，“是那两个人！迪格雷勋爵和波莉夫人！天地初开时的传奇！他们仍旧活在你们的世界里？真是奇妙，又让人感到无限光荣啊！快给我讲讲，快。”

“她并不是我们的姨妈，”尤斯塔斯说道，“她是普卢默小姐，但是我们都叫她波莉姨妈。他们把我们都叫来了，一部分原因是想聚在一起玩一玩，好好聊聊关于纳尼亚的事，毕竟我们没法向别人谈这些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教授有种预感，我们应该聚在一起，似乎冥冥中就是这么安排的。突然，你就像个鬼魂一样出现了，我们几乎被吓掉了半条命，然后你一句话没说就消失了。我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到这里。我们不能想来就来。于是我们商量来商量去，终于，教授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魔戒的力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和波莉姨妈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时我们还没有出生，他们就是靠魔戒来到了这里。但是魔戒被埋在伦敦（陛下，那是我们的大城市）一个住宅的花园里，而这座住宅已经被卖掉了。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拿到魔戒。你永远也猜不出来我们是

怎么做到的。彼得和埃德蒙——彼得就是至尊国王彼得，也就是跟你说话的那个人——赶去伦敦，在人们还没起床前的清晨，从后面翻进了花园。他们打扮得像个工人，这样即使有人看到他们，也会以为他们是来疏通下水道的。我真希望跟他们一起去，一定特别有趣。他们肯定成功了，因为第二天，彼得就给我们发了个电报——那是一种通讯方法，陛下，我以后会找时间跟你解释的——说他们拿到了魔戒。第二天，我和波尔必须回到学校，只有我们俩还在上学，而且上的是同一所学校。于是我们要在去学校的路上与他们碰头，拿到魔戒。这次只有我们俩才能回到纳尼亚，因为长大了的人没法再来了。然后我们上了火车——这是我们那个世界的一种交通工具，简单的说就是好多客车连在一起——教授、波莉姨妈、露西和我们一起走。我们想尽可能多地待在一起。我们都坐在火车里，其他人会在车站等我们，就在快要抵达车站的时候，我把头从车窗探出来，想看看他们到了没有，这时突然发生了最最恐怖的震动和噪音，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纳尼亚，看见正绑在树上的陛下。”

“所以，你并没有使用魔戒？”缇瑞安问道。

“没有，”尤斯塔斯说道，“我们甚至都还没看到魔戒。阿斯兰用他自己的方法让我们来到了这里。”

“但是至尊国王彼得掌握着魔戒。”缇瑞安说道。

“是的，”吉尔说道，“但是我们认为他没法使用魔戒。当国王埃德蒙和女王露西上次来到这儿的时候，阿斯兰说过他们不会

再重返纳尼亚了。而且阿斯兰也对至尊国王说过类似的话，那是更久以前的事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能来，他一定会嗖地赶到的。”

“天啊！”尤斯塔斯说道，“在这太阳底下，越来越热了。陛下，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看。”缇瑞安向前指着。在不远的地方，灰色的城垛已经浮现在树梢之上，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一片空旷的草地。一条溪流从草地上淌过，在溪流的远处，雄踞着一座方方正正的塔楼，上面只有几扇狭长的窗户，城墙上有一扇厚重的大门面对着他们。

缇瑞安警惕地观察四周，以确保没有敌人。然后他走向塔楼，从猎装里拿出一串挂在脖子上的钥匙，这些钥匙都系在一条细长的银链上，他站在那里摸索着打开塔楼大门的钥匙。这可真是一串精美绝伦的钥匙，其中两把是由黄金铸成的，其余大部分的钥匙都是经过精心装饰的，你可以立刻分辨出每把钥匙的用途，有的是用来开启皇宫里那些密室的，有的是用来打开装着王室珍宝的檀香木匣子的。但是，现在这把被他插进门锁里的钥匙，却是又大又平凡，制作得十分粗糙简陋。锁不大灵活，缇瑞安还担心打不开大门了，但是他终于转动了钥匙，大门在发出了一声不乐意的咯吱声后，缓缓打开了。

“欢迎，我的朋友们，”缇瑞安说道，“我想这是纳尼亚国王现在能为客人们提供的最好的王宫了。”

缇瑞安很高兴看到这两位陌生人都有很好的教养。他们都表示这里一定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事实上，这里并不是很不错的。塔楼里一片漆黑，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只有一间屋子，直通石头屋顶。角落里的一道木制楼梯，通向一扇活板门，从活板门出去，就来到了城垛上。那里有几张简陋的床铺可以睡觉，还有很多小柜子和包袱，也有一个壁炉，看起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生过火了。

“我们应该去找些柴火，对吧？”吉尔说道。

“先别急，我的朋友。”缇瑞安说道。他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下被抓住，于是他开始在小柜子里寻找些什么，真是谢天谢地，他总是每年一次认真地检查这些驻防区的塔楼，以确保这里贮存了很多必需品。盖在油绸下的是弓弦，剑和矛都涂上了油，以防生锈，包裹严密的盔甲依旧锃亮，甚至还有更加令人欢欣鼓舞的东西。“你们看！”缇瑞安边说边抽出一件样式奇特的锁子甲，在孩子们的眼前晃动着。

“这件锁子甲看起来挺好笑的，陛下。”尤斯塔斯说道。

“可不是吗，小伙子，”缇瑞安说道，“纳尼亚的小矮人们可不会铸造这样的锁子甲。这是卡乐门人的锁子甲，样子真是稀奇古怪。我留了几套备用，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也许就会为了某种原因，希望在蒂斯罗克的土地上行走而不被察觉。再看看这些石头瓶子，里面有种液体，当我们把它擦在手和脸上时，我

们的肤色就会变成和卡乐门人一样的棕色了。”

“万岁！”吉尔说道，“乔装打扮！我最爱乔装打扮了！”

缇瑞安教他们如何把倒在掌心的液体涂在脸和脖子上，一直均匀地擦到肩膀，然后沿着手臂，一直擦到手肘。他自己也这样擦好了。

“当液体变硬之后，”他说道，“即使在水里也不会褪色。只有用油和灰才能把我们重新变回白皮肤的纳尼亚人。亲爱的吉尔，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件锁子甲合身不合身。它有些长，不过应该不像我担心的那么长。毫无疑问，这件锁子甲曾经属于泰坎人的一个侍从。”

穿好锁子甲后，他们戴上卡乐门人的头盔，这个头盔圆圆的，有些小，紧紧地箍在头上，顶上还有个尖钉。然后，缇瑞安从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一卷长长的白布，缠在头盔上，直到成了头巾的样子，不过那个尖钉依旧竖在中间。他和尤斯塔斯拿起卡乐门人的弯刀和一面小小的圆形盾牌。那里没有可以让吉尔使用的、重量比较轻的剑，于是他给了她一把又长又直的狩猎用刀，在紧急关头，可以用来护身。

“小姐，你会使用弓箭吗？”缇瑞安问道。

“这实在不值得一提，”吉尔红着脸说道，“斯克拉布的技术还不错。”

“你可别相信她，陛下，”尤斯塔斯说道，“自从上一次从纳

尼亚回来后，我们都在练习箭术，她现在的技术和我差不多。不过我们俩的箭术都不太高明。”

然后，缇瑞安递给吉尔一张弓和一个装满箭的箭筒。下一件要做的事是生一炉子火，因为身在塔楼里，并没有让人感觉是在温暖的室内，反而更像是在一个山洞里，让人冷得发抖。不过他们在找木柴的过程中，已经暖和多了，毕竟太阳已经升入中天，当火焰蹿上烟囱时，屋里也变得欢快起来。然而，晚饭有点儿单调乏味，因为他们最好的食材不过是一些从柜子里找来的干面包，他们把干面包倒进煮沸的水里，再加些盐，煮成了一锅粥。当然，这里除了水，没有别的可以喝了。

“真希望我们能带来一些茶叶。”吉尔说道。

“或者是一罐可可粉。”尤斯塔斯也跟着说道。

“在这些塔楼里，要是能有一桶美酒就好了。”缇瑞安说道。

第六章 成功的夜袭

大约四个小时后，缇瑞安跳上一张床，抓紧时间小睡一会儿。两个孩子已经在打呼噜了。他睡觉前，先让孩子们去睡觉，因为今夜有行动，基本整夜无法睡觉，他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要有充足的睡眠才行。更何况，他确实让孩子们筋疲力尽。首先，他让吉尔练习了箭术，并且发现，尽管她的技术还没有达到纳尼亚的标准，但是也不赖。事实上，她成功地射中了一只兔子，当然不是一只会说话的兔子，在纳尼亚的西部有很多这种普通的兔子。兔子已经被剥了皮、洗干净，并且晾了起来。他发现两个孩子都很熟悉这项令人心生恐惧又气味难闻的活儿，他们在瑞廉王子的时代，在穿越巨人

城的那场伟大的冒险之旅时，就已经学会了这项技能。然后，他又试图教会尤斯塔斯使用剑和盾。尤斯塔斯在之前的冒险之旅中已经学会了很多用剑搏斗的技能，但是他一直使用的都是笔直的纳尼亚剑，还从来没有用过卡乐门弯刀，这就更困难了，因为刀法和剑法有很大的区别，而且他必须要先摒弃掉那些使用长剑的习惯。不过缇瑞安发现他的眼神很敏锐，脚步也很灵敏。他惊讶于孩子们的能力，事实上，他们看起来已经比他几个小时前第一次见到时，更加强壮、高大和成熟了。从我们这个世界去纳尼亚做客的人，纳尼亚的空气时常会对他们产生这样的效果。

三个人一致认为目前必须要做的就是返回那座小棚屋所在的山上，救出独角兽朱厄尔。如果营救成功，他们会设法逃向东部，与龙恩威特从凯尔帕拉维尔带来的一小支部队会合。

像缇瑞安这样经验丰富的战士和猎人，总是能在自己想醒的时候就醒过来。他决定晚上九点起床，然后把一切烦恼抛在脑后，穿着锁子甲，立刻进入了梦乡。似乎没睡多久，他就醒来了，但是通过光亮和直觉，他知道很准时。他站起身，戴好包成头巾的头盔，然后把两个孩子摇醒。说实在的，他们从床上爬下来的时候，一脸的沉闷、忧郁，哈欠连天。

“现在，”缇瑞安说道，“我们要向正北方进发——今晚繁星满天，运气真是不错——这段旅程会比早上的路线短很多，因为早上我们为了躲避敌人兜了大圈子，现在我们可以直奔目的地了。

如果有人盘问我们，你们就要保持安静，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模仿一个满嘴脏话、残酷骄傲的卡乐门人那样说话的。如果我拔出剑，尤斯塔斯，你也要同时拔出剑，然后吉尔跳到我们身后，把箭放在弓上，随时准备发射。但是如果我喊道‘回家’，你们就冲向塔楼。在我发出撤退的命令时，你们不能再试图战斗，一下都不行，因为这种虚伪的勇敢，在战争中会破坏很多伟大的作战计划。好了，我的朋友们，以阿斯兰的名义，我们前进吧。”

他们走在寒冷的黑夜里，北方所有明亮的大星星都在树梢上燃烧着。这个世界的北辰星被称作矛尖星，比我们的北极星还要明亮。

有一段时间，他们能笔直地朝着矛尖星的方向前进，但是现在，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得绕道而行。走过灌木丛后，他们依旧被树枝遮住了视线，很难找准方位。是吉尔重新让他们走向了正确的方向，在英国，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导游。当然，因为在北方荒原曾旅行过多次，她能清楚地知道纳尼亚繁星的方位，即使看不见矛尖星，也能通过其他星星来辨别方向。当缇瑞安明白她是三个人中最佳的开路人时，就让她在前面带头走。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她的行走方式是多么静寂无声、了无痕迹啊。

“天哪！”他悄悄地对尤斯塔斯说道，“这个女孩是个神奇的森林之女。如果她的身上流淌着树精的血液，也不会比现在更加悄然无声呢。”

“她个头小，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尤斯塔斯小声说道。但是

吉尔在前边说：“嘘，小点儿声。”

围绕着他们的森林寂静无声。不过，这确实有点儿过于安静了。一般来说，纳尼亚的夜晚总是会有些声音的——时不时地会传来刺猬欢快道晚安的声音，飞过头顶的猫头鹰的啼叫声，象征着羊人欢歌起舞的遥远笛声，地下的小矮人发出的敲敲打打的噪音。然而这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忧郁和恐惧笼罩着纳尼亚。

不久，他们爬上了陡峭的山坡，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也拉大了。缇瑞安能隐约地分辨出山顶和小棚屋的轮廓。吉尔越来越小心翼翼，不停地做手势，让其他人也要小心。然后，她死死地站住，缇瑞安看到她缓缓地向下趴在草地上，一声不响地消失在草丛中。片刻之后，她站了起来，嘴巴贴着缇瑞安的耳朵，用尽可能小的声音说道：“趴下来，看得清。”她没有说“看得清楚”，因为多说一个字就有被别人听到的危险。缇瑞安立刻像吉尔一样安静地趴了下来，尽管并不那么悄无声息，毕竟他更重些，年龄也大点儿。当他趴在草地上时，看见小山的边缘被繁星满天的夜空鲜明地勾勒出来。两个深色的轮廓清晰可见，一个是小棚屋，另一个在小棚屋前几英尺的地方，是卡乐门哨兵。他可一点儿也不尽职，不仅没有来回走动，甚至都懒得站起来，只是坐在那里，把矛靠着肩膀，下巴抵着胸脯。“干得好。”缇瑞安对吉尔说道。是她的发现帮助他看到了最想见到的情景。

他们站起身，这一次，缇瑞安开始带头走。他们亦步亦趋，几

乎不敢呼吸，慢慢地来到了一小丛灌木边，这里离哨兵只有四十多英尺的距离了。

“在这里等着，直到我回来，”他小声地对两个孩子说道，“如果我失败了，你们就赶紧跑。”他大胆地走进敌人的视野里。哨兵见到他，吓了一跳，正打算站起来，他担心缇瑞安是他的某个领导，他这样坐着要被惩罚了。不过在他起身之前，缇瑞安就在他身边单膝下跪，说道：“您是蒂斯罗克（愿他万寿无疆）的战士吗？在纳尼亚这群野兽和恶魔中，遇到您真是让我心潮澎湃。握个手吧，我的朋友。”

卡乐门哨兵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就发现自己的右手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紧接着，有人让他跪倒在地，一把匕首抵在脖子上。

“你敢发出一声，就会没命。”缇瑞安在他的耳边说道，“告诉我独角兽在哪儿，我就饶你一命。”

“在……在小棚屋后面，我的主啊。”这个倒霉的士兵结结巴巴地说道。

“好，站起来，带我到他那儿去。”

在他站起来的过程中，匕首一点儿没离开他的脖子。缇瑞安站在他的身后，匕首也顺势抵在他的耳朵后面，冰冷的刀尖划过时还有些痒。他颤颤巍巍地绕到小棚屋后。

尽管一片漆黑，缇瑞安还是立刻看到了朱厄尔的白色轮廓。

“嘘！”他说道，“不，不要发出声音。是我，朱厄尔，是我。他们是怎么绑住你的？”

“我的四条腿被捆住了，一条缰绳把我和墙上的铁环绑在了一起。”朱厄尔的声音传了出来。

“哨兵，你背靠着墙站着。就这样。现在，朱厄尔，把独角的尖儿抵住这个卡乐门人的胸膛。”

“万分乐意，陛下。”朱厄尔说道。

“如果他动一下，就刺穿他的心脏。”几秒钟后，缇瑞安就把绳子砍断了。他用余下的绳子绑住哨兵的手和脚。最后，他让他张开嘴，塞了满满的一把青草，从头皮到下巴都被紧紧地缚住，这样他就不能发出声音了。他把士兵向下压，背靠着墙坐着。

“我这么做有些粗鲁，哨兵，”缇瑞安说道，“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见面，也许我会好好待你。好了，朱厄尔，现在咱们悄悄地走吧。”

他用左胳膊搂住独角兽的脖子，俯下身来亲吻他的鼻子，两人都因这次的团聚而欣喜不已。他们尽可能悄悄地回到他离开孩子们的地方。那里的树下更加漆黑，他在看见尤斯塔斯之前，差点儿撞个满怀。

“一切都很顺利，”缇瑞安悄声说道，“真是一场成功的夜袭。现在回家。”

他们转过身，还没走几步路，尤斯塔斯说道：“波尔，你在哪

儿？”没有回应。“陛下，吉尔在你那边吗？”他问道。

“什么？”缇瑞安说道，“她不在你身边？”

这一刻真是令人心惊胆战。他们不敢大声呼喊，只能用尽可能大的声音悄悄地呼喊她的名字，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我不在的时候，她离开过你吗？”缇瑞安问道。

“我没看见也没听见她离开，”尤斯塔斯说道，“但是我有可能意识不到她走开了。你也亲眼见过，她可以像一只猫那样悄无声息。”

就在那一刻，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打鼓的声音。朱厄尔竖起耳朵，说道：“是小矮人。”

“不忠不义的小矮人们，很有可能是敌人。”缇瑞安嘟囔道。

“我还听到了马蹄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朱厄尔说道。

两个人和一头独角兽一动不动地站着。此刻需要担忧的事情有很多，他们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马蹄声越来越近，然后，在他们的身边传来了一个低语声：“嗨！你们都在吗？”

谢天谢地，是吉尔！

“你跑到哪儿去了？”尤斯塔斯愤怒地低声说道，他是多么担心呀。

“我去小棚屋了。”吉尔喘着气说道，但这是那种尽力不笑出声的喘息。

“哦，”尤斯塔斯低声咆哮道，“你觉得很好笑，是吗？好

吧，我只能说……”

“陛下，你们救出朱厄尔了吗？”吉尔问道。

“是的，他就在这里，你带来了什么动物？”

“就是他呀，”吉尔说道，“不过，我们还是赶紧趁大家都没醒来赶紧回家吧。”紧接着又爆发出一阵小小的笑声。

其他人立刻服从命令，毕竟他们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已经待得够久了，小矮人的鼓声似乎也更近了。他们向南刚走了几分钟，尤斯塔斯说道：“抓到他了？这是什么意思？”

“假的阿斯兰。”吉尔说道。

“什么？”缇瑞安说道，“你去哪儿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是这样的，陛下，”吉尔说道，“当我一看见你摆平了哨兵，我就想是不是应该走进小棚屋里，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所以我悄悄地爬了过去，门栓被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当然，屋里一片漆黑，味道和其他马厩没什么区别。于是我点亮了一个火把，你能相信吗，那里只有一头年老的驴子，身上缚着狮子皮。我拿出小刀，让他最好跟我走。事实上，我压根不需要用刀子威胁他。他早就厌倦了马厩，十分愿意跟我走，是不是，亲爱的困惑？”

“好家伙！”尤斯塔斯说道，“竟然有这样的事。刚才我还对你发脾气呢，不过我现在依旧认为你背着我们偷偷溜走是不对的，但是我必须承认，而且是真心的，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如果她是个男孩，一定会被封为公爵，是不是，陛下？”

“如果她是男孩，”缇瑞安说道，“她会因为违背了命令而被鞭笞。”在漆黑的夜里，没有人能看见他说这话时是皱着眉还是带着微笑。紧接着，传来了金属刺耳的摩擦声。

“你在做什么，陛下？”朱厄尔警惕地问道。

“拔出我的剑，砍掉这头可憎的驴子的脑袋。”缇瑞安用可怕的声音说道，“闪开，小姑娘。”

“哦，不，请不要这么做，”吉尔说道，“真的，你不能这么做。这不是他的错，都是那头无尾猿的阴谋诡计。他一点儿都不知情，并且真心忏悔。他是一头善良的驴子，名叫困惑。我还搂着他的脖子呢。”

“吉尔，”缇瑞安说道，“你是我的子民中最勇敢也是最聪明的，但同时，你也是最厚脸皮最不听话的。好吧，就饶他一命。驴子，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陛下，我？”驴子说道，“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真心感到对不起。无尾猿说阿斯兰希望我扮成狮子的模样。我以为他知道的。我没有他那么聪明，只是按他的指示做。住在小棚屋里一点儿意思也没有，我甚至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从来也不让我出门，除了夜间让我出去一两分钟。有时候，他们甚至都忘了给我水喝。”

“陛下，”朱厄尔说道，“那些小矮人越走越近了，我们要和他们碰面吗？”

缇瑞安想了一会儿，突然大声笑了起来，然后开口说话，这次

可不是低声细语。“狮王在上，”他说道，“我的脑瓜真是越来越不灵光了！见他们？我们当然要和他们碰面。我们现在可以见任何人了。我们可以把这头驴子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他们所害怕、所卑躬屈膝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向他们揭露无尾猿的邪恶阴谋，他的秘密兜不住了，形势已经变了。明天，我们就能把无尾猿吊在纳尼亚最高的树上。再也不需要低声细语、偷偷摸摸和乔装打扮了。那些诚实的小矮人在哪儿？我们可有好消息告诉他们。”

当窃窃私语了好几个小时后，任何人的大嗓门都能起到神奇的激动人心的效果。大家开始谈笑风生，就连困惑都抬起了头，发出洪亮的嚯——嘻——嚯——嘻——嘻的声音，无尾猿好久都没让他这么呼喊了。然后，他们朝着鼓声的方向走去。鼓声越来越大，很快，他们就已经看到火炬之光了。小矮人们从其中一条贯穿灯柱荒林的崎岖不平的道路走了出来（在英国，我们都不能把这种道路称为路），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前行进的是大约三十个小矮人，他们的肩膀上都扛着小小的铁锹和鹤嘴锄。两个武装的卡乐门人走在队列的前面，还有两个殿后。

“站住！”缇瑞安刚踏上大道，便大吼一声，“站住，士兵们。你们要把这些纳尼亚的小矮人们带去哪儿？是谁下的命令？”

第七章 关于小矮人

两个走在队列前面的卡乐门士兵看到了他们，以为是泰坎或大人带着两位武装的侍从，便立刻停住脚步，举起他们手中的矛敬礼。

“哦，我的主人，”其中的一个人说道，“我们要带这些矮子们去蒂斯罗克（愿他万寿无疆）的矿山里工作。”

“伟大的塔什神在上，他们都很听话。”缇瑞安说道。然后，他突然转向小矮人们。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举着火把，在摇曳的火光下，他能看到他们长满胡须的脸齐刷刷地望向他，神情冷酷又固执。“矮人们，蒂斯罗克打了胜仗，征服了你们的领地？”他问

道，“所以你们才忍辱负重地去普格拉罕的盐坑里赴死？”

两个士兵一脸惊恐地瞪着他，但是小矮人们齐声答道：“这是阿斯兰的命令，阿斯兰的命令。他把我们卖给了卡乐门人，我们怎么能反抗呢？”

“蒂斯罗克，他敢！”一个人边说边吐了口唾沫，“我倒想看看他敢不敢！”

“闭嘴，狗东西！”士兵的头儿喝道。

“瞧瞧！”缇瑞安边说边把困惑拉到灯光下，“这是一场骗局。阿斯兰根本就没有来到纳尼亚。你们都被无尾猿骗了。他从小棚屋里领出来给你们看的，就是这头驴子。你们自己看看吧。”

这次小矮人们能近距离瞧一瞧了，他们一定很疑惑自己怎么会被眼前这个东西给骗了。困惑被关在小棚屋的这段时间里，狮子的皮毛已经变得脏乱，再加上黑森林里的这段旅程，皮毛穿戴得更加歪歪扭扭。大部分的皮毛都堆在了其中的一个肩膀上。头上的狮子皮毛不光已经滑到了两边，而且几乎快从头上滑落了，这样使得每个人都能看到他那张探出来的愚蠢而又温和的驴脸。他的嘴角边还有一撮青草，因为这一路上，他都在一声不吭地啃草，还一直在嘟囔：“这不是我的错，我又不聪明，我从来没说过我聪明。”

所有的小矮人们都张着大嘴瞪着困惑，然后一个士兵严厉地问道：“你疯了吗，阁下？你为什么对奴隶们说这些？”另一个士兵也说道：“你究竟是谁？”他们手中的长矛不再保持敬礼的姿势，

而是都放了下来，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说口令。”士兵的头头儿说道。

“这就是我的口令，”国王一边说，一边拔出他的剑，“黎明已经到来，谎言已经被揭穿了。你们这群恶棍，管好自己吧，因为我是纳尼亚的国王缇瑞安。”

他像闪电一样扑向士兵头目，尤斯塔斯看到国王一拔出剑，也将自己的剑拔了出来，冲向另一个士兵，他的脸色十分灰白，不过我不会为此而责备他。他很幸运，一般初次作战的新手都有这种好运气。他把缇瑞安下午教给他的统统都忘了，只是乱砍一气，说真的，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都没睁开眼睛，突然，他吃惊地发现，卡乐门人已经倒在脚边，死了。虽然在那一刻确实松了口气，不过这实在是件可怕的事。国王的打斗又持续了一两秒钟，然后也将对手杀死，并向尤斯塔斯喊道：“当心另外两个！”

不过，小矮人们已经把剩下的两个卡乐门人解决了，没有敌人了。

“干得好，尤斯塔斯！”缇瑞安边喊，边拍了拍他的后背，“好了，小矮人们，你们自由了。明天，我会带领你们解放纳尼亚。为阿斯兰欢呼吧！”

不过他们的回应可真让人沮丧，只有大约五个小矮人发出了微弱的声音，然后立刻又沉默了，还有几个只是发出了闷闷地低吼声，大部分的小矮人都无动于衷。

“他们不明白吗？”吉尔不耐烦地说道，“你们怎么了，小矮人？你们没听到国王说什么吗？一切都结束了，无尾猿不会再统治纳尼亚了。每个人都能回到以前的正常生活了。你们又可以说说笑笑了，难道这不高兴吗？”

大概过了一分钟，一个头发和胡须像煤渣一样黑的丑矮人说道：“小姐，你是谁？”

“我是吉尔，”她说道，“就是把国王瑞廉从魔咒中解救出来的吉尔，这位是尤斯塔斯，他和我一起解救了国王，百年之后，我们又一次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了这里。是阿斯兰派我们来的。”

小矮人们彼此看着，咧着嘴笑了起来，不过这不是高兴的笑，而是一种嘲笑。

“好吧，”黑矮人（他的名字叫格里夫）说道，“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不过我听够了阿斯兰这个名字了，这辈子都不想再听见了。”

“是的，说的没错，”其他的小矮人们咆哮道，“这都是诡计，十足的诡计！”

“什么意思？”缇瑞安说道。他在战斗中脸色都没变，现在却苍白如纸。他本以为这会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没想到竟成了噩梦。

“你一定以为我们很愚蠢，”格里夫说道，“我们刚被骗了一次，紧接着，你又想再骗我们。关于阿斯兰的谎言，你们再也别想利用我们了。瞧瞧他！一头长耳朵的老驴子！”

“天哪，你简直让我发狂，”缇瑞安说道，“我们谁说过他就是阿斯兰了？他只是无尾猿拿来冒充阿斯兰的，难道你们不明白吗？”

“那你应该找个更逼真的冒牌货！”格里夫说道，“我们还是不参与了！我们已经被愚弄了一次，绝对不能再被愚弄了！”

“我没骗你们，”缇瑞安生气地说道，“我为真正的阿斯兰效忠。”

“他在哪儿？他是谁？让我们见见他！”几个小矮人说道。

“你们以为我把他藏起来了？你们这群蠢货。”缇瑞安说道，“我怎么会有这个能耐，让阿斯兰依照我的愿望随时出现？他可不是头驯服的狮子。”

当他刚吐出这几个字后，就明白说错话了。小矮人们立刻嘲弄地唱起来：“不是一头驯服的狮子，不是一头驯服的狮子。”“另一帮人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一个小矮人说道。

“你们的意思是不相信真正的阿斯兰？”吉尔说道，“但是我亲眼见过他，而且正是他把我们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派到这里来的。”

“啊，”格里夫咧着嘴大笑道，“你当然会这么说，是他们教会你这些，你只是把学会的重复一遍而已，不是吗？”

“太没有教养了，”缇瑞安喊道，“你竟敢在这位女士面前胡言乱语？”

“先生，你最好把嘴放干净点儿，”小矮人回答道，“就算你是缇瑞安，不过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他，我们也不想再被国王统治了，就像我们不需要阿斯兰一样。从今往后，我们会自己保卫自己，再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致敬了。明白吗？”

“说得好，”另一个小矮人说道，“我们现在只靠自己。不再需要阿斯兰，不再需要国王，我们再也不想听到有关其他世界的那些愚蠢故事了。小矮人只为小矮人奋斗。”于是，他们站回队列，回到当初他们被叫来的地方。

“小畜生！”尤斯塔斯说道，“我们把你们从盐坑里救出来，你们连句谢谢都不会说吗？”

“哦，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格里夫回过头说道，“你们只是想利用我们，才会把我们救出来。你们一定在耍什么阴谋诡计。伙计们，走吧。”

小矮人们唱起奇怪的行进曲，踩着鼓声，迈入黑暗中。

缇瑞安和他的朋友们瞪着他们远去，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句“走吧”，大家便继续踏上了旅程。

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困惑始终觉得自己不光彩，他不是很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吉尔除了对小矮人产生厌恶之外，还为尤斯塔斯战胜了卡乐门人而感到万分佩服，她都有点儿羞愧了。至于尤斯塔斯，他的心依旧砰砰乱跳。缇瑞安和朱厄尔忧伤地走在队列的末尾。国王把胳膊放在独角兽的肩膀上，独角兽有时候也用自

己柔嫩的鼻子蹭蹭国王的脸颊。他们没有用语言来安慰对方。要想说出安慰人的话，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缇瑞安从来没有想过，无尾猿用驴子假冒阿斯兰这件事，竟会带来人们不再相信真正的阿斯兰这样的后果。他本来十分确定，当他向小矮人们揭示他们是如何被欺骗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如果是这样，第二夜，他就可以带着他们去小棚屋所在的山上，在众人的面前揭露困惑的本来面目，每个人都会站出来反抗无尾猿，也许在和卡乐门人打了一仗后，整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什么也不能指望了。还会有多少纳尼亚人会和小矮人持同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后面有人跟上来了。”困惑突然说道。

他们停住脚步，静静聆听。果不其然，身后传来步履沉重的脚步声，而且是一双小脚发出的声音。

“谁在那儿！”国王喊道。

“是我，陛下，”一个声音传来，“是我，小矮人波金。我刚设法摆脱了其他小矮人。我站在您这边，陛下，当然，也站在阿斯兰这边。如果您愿意给我一把小剑，我会很乐意在一切结束前，站在正义的一边，给邪恶一下重击。”

每个人都聚拢在他的身边欢迎他、赞美他，轻轻拍打他的后背。当然，一个小矮人不会为局面带来多大的改变，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也令人欢欣鼓舞。大家的情绪都高涨起来。不过吉尔和尤斯塔斯并没有兴奋多久，他们此时已经哈欠连天，困得除了床，不能

再思考其他了。

他们回到塔楼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此时正是夜晚最寒冷的时刻。如果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美餐，他们一定会欣然享受，不过现在他们可没心思自己做一顿。他们喝了口溪水，洗了洗脸，便踉踉跄跄地爬上了床，只有困惑和朱厄尔说待在外面会更舒服些。这样确实更好些，毕竟一头独角兽再加上一头肥胖的驴子，会让屋里变得拥挤不堪。

纳尼亚的小矮人，尽管还没有四英尺高，但是以他们的体格来说，是最强壮有力、最吃苦耐劳的，尽管波金经历了劳累的一天一夜，还是比其他任何人都醒得早，体力也完全恢复了。他先拿起吉尔的弓，走出门，射了几只野鸽，然后坐在门口，一边给野鸽拔毛，一边与朱厄尔和困惑聊天。困惑在今天早晨感到舒服多了，气色也好些了。朱厄尔是一头独角兽，是最高贵也是最娇嫩的一种动物，他对困惑非常友好，一起聊那些只有他们才懂的事情，比如青草呀、糖呀和对蹄子的爱护等等。当吉尔和尤斯塔斯边打着哈欠，边揉着惺忪的眼睛从塔里走出来时，已经快十点半了。小矮人告诉他们哪里能采集到一种叫野弗莱斯内的纳尼亚野草，这种草和我们这个世界的浆草很像，不过煮熟后的味道要好很多（如果再加上一些黄油和胡椒粉，就更美味了，只是他们没有这些调料），加上点儿这个那个，他们就为早餐或者午餐（随便你怎么叫吧）做了一锅精美的菜肴。缇瑞安拿着斧头，稍稍深入森林，就带回来了一些

树枝当作柴火。煮饭的时候——这个时间可真够长的，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饭的香味更加浓郁。国王为波金找了一套适合他的装备，锁子甲、头盔、盾牌、剑、腰带和匕首。然后国王检查了尤斯塔斯的剑，发现他把杀死卡乐门人后沾满血污的剑放回了剑鞘里。国王责备了他，让他把剑揩干净擦亮。

这个时候，吉尔则在边上走来走去，有时搅拌下锅里的食物，有时嫉妒地看着正在心满意足地吃草的驴子和独角兽。那天早上，有好几次她真希望自己也能吃草！

当菜肴端上来后，每个人都感到长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还可以吃两份。当每个人都大快朵颐之后，三个人和小矮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四条腿的动物们面向他们躺在地上，在得到吉尔和缇瑞安的允许下，小矮人点燃他的烟斗，国王说道："好了，我的朋友波金，关于敌人的消息，你肯定知道的比我多，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吧。先跟我们说说对于我的逃走，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陛下，他们编了个非常狡猾的故事，"波金说道，"是那只姜黄猫金杰说的，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编的。陛下，如果说猫是狡猾的，那么金杰绝对是最狡猾的老滑头，他说他路过您被恶棍绑在上面的那棵大树，恕我冒昧地讲，他说您咆哮着咒骂阿斯兰，'我不想重复那些肮脏的话语'，他是这么说的，而且看起来一本正经，你也知道，只要猫愿意，他可以看起来相当得体。然后，金杰说，阿斯兰突然在一道闪电中出现，把陛下您一口吞了下去。所

有的野兽在听到这个故事时，都浑身颤抖，有些甚至晕了过去。当然，无尾猿也跟着继续编故事。他说，看看吧，这就是不尊重阿斯兰的下场，就把这当作警钟吧。于是可怜的野兽们哀叫着，他们会遵命。所以，陛下，您逃脱的结果，没有使他们想到您还有忠诚的朋友们帮助您，反而令他们更加害怕，对无尾猿更加服从了。”

“多么邪恶的统治啊！”缇瑞安说道，“这个金杰是无尾猿团伙里重要的一份子啊。”

“陛下，现在问题应该这么问，金杰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小矮人回答道，“现在无尾猿沉溺于美酒。我认为是金杰或利什达——他是卡乐门首领——执行大部分的阴谋诡计。我想正是因为金杰在小矮人中散布了很多关于您的流言蜚语，他们才会对您的出现表现得如此反感。让我来告诉您原因吧。前天晚上，可怕的午夜会议刚刚结束，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忽然发现把烟斗落在那儿了。这个烟斗极好，是我多年的爱物，我就返回去找。但是我还没走到刚才坐的地方（那里一片漆黑），我听到喵的声音，还有卡乐门人的说话声，‘小点儿声说’，于是我像冻僵了一样，死死地站在那儿。这两个人正是金杰和泰坎利什达，他们都这么称呼他。‘高贵的泰坎，’金杰柔声细语地说，‘我想更清楚地知道，今天我们说的关于阿斯兰比不上塔什的说法，是不是想到一块了。’‘毫无疑问，你是猫中最精明的，’另一个人说道，‘你领会了我的意思。’‘你是说，’金杰说道，‘两者都是不存在的。’‘所有聪

明人都明白，’泰坎说道。‘这样看来，我们都理解对方的意思了，’金杰咕噜着说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些厌烦无尾猿了？’‘他是一头愚蠢又贪婪的畜生，’另一个人说道，‘不过我们现在必须利用他。你和我秘密地把一切都准备好，让无尾猿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是不是让更多有见识的纳尼亚人加入我们更好些？’金杰说道，‘如果我们发现有谁合适，就一一把他们都吸收进来。毕竟那些真正相信阿斯兰的野兽们会随时反抗我们。如果因为无尾猿的愚蠢而将他的秘密暴露出来，这些野兽一定会起来反抗的。但是那些既不在乎塔什，也不在乎阿斯兰的人，眼中只有他们的个人利益，如果想要纳尼亚成为卡乐门的一个省，只要蒂斯罗克给他们一定的奖赏，一切都会被我们掌握在手心里。’‘高明的猫啊，’首领说道，‘不过选择谁，可要小心点儿。’

在小矮人讲话的时候，天色大变。本来他们坐下的时候，还阳光明媚。现在，连困惑都打起了哆嗦，朱厄尔不安地晃着脑袋。吉尔抬起头。

“天阴了。”她说道。

“好冷呀。”困惑说道。

“天哪，真是够冷的！”缇瑞安边说边向手心呵气，“呸！这是什么臭味啊？”

“唉！”尤斯塔斯喘着气说道，“像是死尸的味道。这附近有死去的鸟儿吗？为什么之前没注意呢？”

朱厄尔挣扎着爬了起来，用他的独角指着某处。

“快看！”他喊道，“快看他！看啊！”

于是，六个人全都看见了，脸上一阵惊愕。

第八章 老鹰带来的消息

在空旷地带远处的树木阴影下，有什么东西在移动。他正缓慢地向北方滑行。第一眼瞥去，你会误以为那是烟雾，因为他是灰色的，你还可以透过他看见后面的东西。但是这种尸体的臭味并不是烟雾的味道。另外，他还保持了某种形体，并不像其他腾起的烟雾那样缭绕。粗看起来，他像个人，却长着鸟头，还是那种有着钩型嘴、残忍捕食猎物的猛禽。他的四条胳膊高高地举过头顶，向北伸展，仿佛想把整个纳尼亚都握在手心里一样，二十根手指都像他的嘴一样弯曲着，像是鸟的爪子那样又长又尖。他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草地上飘浮，身下的青草都要枯萎了。

困惑刚看一眼，就发出惊恐的驴叫声，冲向塔楼里。我们都知道吉尔不是个胆小的人，但是她也把脸埋在手掌里，不敢看眼前的这个东西。其他人观察了大约一分钟，直到他飘向右侧更浓密的树林里消失了。于是太阳重新出来了，鸟儿又开始鸣唱。

大家终于可以正常地呼吸和活动了。看见那个东西时，他们都像雕塑一样一动也不动。

"那是什么？"尤斯塔斯小声问道。

"我曾经见过一次，"缇瑞安说道，"但是上次他被雕刻在石头里，上面镀了层金，用坚固的金刚钻做眼睛。那时我还没你们大，曾在塔什班的蒂斯罗克宫廷做客。他带我走进一座宏伟的塔什神庙，我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被刻在祭坛的上方。"

"这么说，那个东西就是塔什？"尤斯塔斯说道。

但是缇瑞安没有回答他，而是把胳膊放在吉尔的肩膀上，说道："小姐，你还好吧？"

"还……还好，"吉尔的双手从苍白的脸上放下来，试图挤出一丝微笑，说道，"我还好。只是刚才有一阵，他让我有点儿想吐。"

"看起来，"独角兽说道，"那个东西就是真正的塔什。"

"是呀，"小矮人说道，"那头愚蠢的无尾猿，不相信塔什神的存在，只会吃不了兜着走！他不是呼唤塔什神吗，好吧，塔什神真的来了。"

“他，那个东西要去哪儿？”吉尔说道。

“向北一直进入纳尼亚的中心地区，”缇瑞安说道，“他要来我们之中了。他们呼唤了他，他就来了。”

“呵呵呵，”小矮人低声轻笑，揉搓着多毛的双手，“无尾猿会大吃一惊的。人们可不该呼唤恶魔，除非他们口中说的确实就是心里想的。”

“谁会知道无尾猿能不能看见塔什神呢？”朱厄尔说道。

“困惑去哪儿了？”尤斯塔斯说道。

他们齐声呼喊困惑的名字，吉尔跑到塔楼的另一侧，去看看他是否在那儿。

他们找了半天，已经懒得再找了，这时，终于看到困惑灰色的大脑袋小心翼翼地从门口伸了出来，问道，“他走了吗？”。他们好不容易让困惑走出塔楼，他浑身颤抖着，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狗那样哆嗦着。

“我现在知道了，”困惑说道，“我真的是一头非常坏的驴，我压根就不该听速移的话。我从没想过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

“如果你能少说些你不聪明，而是多花点儿时间努力变得聪明些……”尤斯塔斯刚开口说话就被吉尔打断了。

“哦，别再责备可怜的老困惑了，”她说道，“这只不过是犯了个错，是不是，亲爱的困惑？”说完，她亲吻了他的鼻子。

尽管他们还没彻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但是大伙儿还是重新坐

了下来，继续他们的谈话。

朱厄尔没有什么事情能告诉他们的。在被囚禁的时候，他一直被绑在小棚屋的后面，并没有听到敌人的计划。他被拳打脚踢，当然他也回踢了好几脚，并被威胁处死，除非他愿意相信自己在每晚的火光下被带出去给大家看的正是阿斯兰。事实上，如果不是他被救了出来，就要在那天早晨被处死。他不知道那些羊羔们遭遇了什么。

他们需要决定的是，今晚要不要再次回到小棚屋所在的小山上，向纳尼亚人展示困惑，设法让他们明白他们是怎么被欺骗的，或者，他们是否应该偷偷向东行进，与人马龙恩威特从凯尔帕拉维尔带来的援军会合，然后进攻无尾猿和卡乐门士兵。缇瑞安更加赞同第一个方案，他不愿意自己的子民再被无尾猿蛮横地对待，哪怕再多一秒，他也恨得牙痒痒。但是另一方面，昨天夜里小矮人的反应也是个警告。显然，没有人能肯定如果他们将困惑示众，人们会作何反应。更何况，还要对付卡乐门士兵呢。波金认为大约有三十个卡乐门士兵。缇瑞安很确定，如果所有的纳尼亚子民都站在他这边，那么他、朱厄尔、孩子们和波金（困惑可算不了什么）还是有很大机会打败他们的。但是，如果一半的纳尼亚人——包括所有的小矮人——只是静观不动呢？或者甚至同他作战呢？这个风险太大了。更何况，还有那个云雾般的塔什神，他会要什么诡计呢？

正如波金指出来的，让无尾猿自己对付一两天他带来的难题，

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他现在没法再让困惑示众了。他或者金杰再编个故事也没那么简单了。如果野兽们一夜又一夜地要求见到阿斯兰，无尾猿却请不出来他，那么即使是头脑最简单的野兽也会起疑心。

最终，他们一致同意现在最该做的是离开，并设法与龙恩威特会合。

刚做好了决定，能再次看到每个人重新欢欣鼓舞起来，真是件美妙的事。我并不认为他们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他们害怕战斗（也许吉尔和尤斯塔斯是个例外）。但是我敢说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很高兴不用再靠近那个可怕的长着鸟头的恶魔，不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他可能现在正出没于小棚屋所在的山上。总之，不管怎么说，人们在做好决定后，总是会觉得轻松许多。

缇瑞安说他们最好卸掉伪装，否则会被路上遇到的忠诚的纳尼亚子民误认为是卡乐门人而遭受袭击。小矮人将壁炉里的烟灰和用来擦亮剑和矛头的润滑油混合在一起，做成一团难看的浆糊。然后他们脱掉卡乐门人的盔甲，走到小溪边。这恶心的混合物像香皂一样能搓出泡沫。缇瑞安和两个孩子跪在溪水边，擦洗他们的脖子后面，又是用嘴吹，又是用水将泡沫冲走，这真是一幅愉悦的家庭生活的画面。然后他们满面红光地回到塔楼，像是参加聚会前格外认真洗过澡的人一样。他们以真正的纳尼亚风格重新武装了自己，手里握着笔直的剑和三个角的盾牌。“浑身上下舒服多了，”缇瑞安

说道，“我觉得自己又重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困惑迫切地乞求把身上的狮子皮毛拿下来。他说实在太热了，而且后背皱皱巴巴的皮毛让他感到很不舒服，最重要的是，这让他看起来很蠢。但是，他们告诉他，他还得再多穿会儿，因为他们还是希望能将穿成这样的他向其他野兽展示，尽管他们先要去和龙恩威特会合。

吃剩下的鸽子肉和野兔肉不值得带走，只带了些饼干。然后缇瑞安锁好了塔楼的门，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待在这里。

他们出发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两点多，这是当年春天第一个真正暖和的日子。嫩叶似乎比昨天长大了些，雪花莲已经凋谢，但是他们看到了好几朵报春花。阳光洒向森林，鸟儿鸣啭，尽管看不见河流，却时刻能听见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此刻，很难想到如塔什神般可怕的东西。孩子们都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纳尼亚。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缇瑞安都感到轻松了许多，哼唱着一首古老的纳尼亚进行曲，曲子里有这样的一个叠句：

嚯，击打的鼓声隆隆咚咚锵，
咚咚锵，咚咚锵。

国王的身后是尤斯塔斯和小矮人波金。波金正在把尤斯塔斯不知道的所有纳尼亚树木、鸟儿和植物的名字告诉他。有时，尤斯塔

斯也会把英文名字告诉他。

他们的后面是困惑，然后是走在一起的吉尔和朱厄尔。吉尔深深地爱上了独角兽，她认为——她想的也不错——独角兽是她见到过的最华丽、最娇嫩、最优雅的动物，而且他说话的语调是那么彬彬有礼、柔声细语，如果你对他不熟悉，你就很难相信在战场上，他会如此勇猛和无畏。

“哦，这可真美好！”吉尔说道，“像现在这样漫步，我希望能多些这样的冒险。真是遗憾，纳尼亚总是发生这么多事。”

但是独角兽向她解释，她完全搞错了。他说只有当纳尼亚发生动乱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的子子孙孙才会从他们那古怪的世界被派到这里来，但是她不能认为纳尼亚总是这么混乱。在他们的两次来访间，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和平年代，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宽容慈祥的国王，人们甚至都快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也忘记有多少位这样的国王了，没有发生任何动乱或战争值得被写进历史书里。他继续向她讲述那些她从未听说过的古老的女王和英雄的故事。在白女巫的那个严冬年代之前，有一位白天鹅女王，她是如此美丽，她朝森林里任何一个池塘看看，水中的倒影就会放出光芒，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从那天开始闪烁一年零一天。他说起月森林野兔有一双神奇的耳朵，即使是坐在大锅潭轰隆隆的大瀑布下，也能听见凯尔帕拉维尔里人们的窃窃私语。他讲起有史以来第一个国王弗兰克之后的第九代国王盖尔是如何远航东海，从妖龙的统治下将孤独群岛的人

民解救出来，作为报答，孤独群岛的人民把孤独群岛献给国王，永久成为纳尼亚国土的一部分。他说几个世纪以来，纳尼亚的人民都沉浸在幸福中，能记住的只有著名的舞会和宴会，或者最多再加上骑士比武大赛，每一天、每一周都比前一天、前一周更美好。在他讲故事的时候，这么多年来所有幸福的情景犹如上千张美丽的图画堆积在吉尔的脑海中，她仿佛站在一座高山的顶峰，俯瞰这片充满森林、河流和小麦田的富饶土地，绵延不绝，直到模糊的远方。她说道："哦，我真心希望能快点儿解决无尾猿，让这里重回那段美好的时光，希望这种美好能持续到很久很久很久的未来。我们的世界会有完结的一天，但是这里也许不会。哦，朱厄尔，如果纳尼亚继续存在下去——像你刚才说的那般美好地存在下去，该是件多么美妙的事呀！"

"不然，小妹妹，"朱厄尔回答道，"所有的世界都会有结束的那天，除了阿斯兰自己的国家。"

"既然这样，至少，"吉尔说道，"我希望这个世界会在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之后才完结。嘿！我们怎么都停下脚步了？"

国王、尤斯塔斯和小矮人都抬起头盯着天空。吉尔哆嗦了一下，想起他们刚才见到的那可怕的一幕。但是这回遇见的和刚才不是一样的东西。他小小的，在蓝天的映衬下看起来是黑色的。

"我敢说，"独角兽说道，"从他飞翔的样子看，他应该是一只会说话的鸟儿。"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国王说道，“但他是朋友，还是无尾猿的密探？”

“陛下，在我看来，”小矮人说道，“他看起来像是千里眼老鹰。”

“我们应不应该躲在树下？”尤斯塔斯说道。

“不，”缇瑞安说道，“我们最好像石头一样站着别动。只要我们一动，他就肯定能看见我们。”

“看！他在盘旋呢，他已经看到我们了，”朱厄尔说道，“在兜着大圈子盘旋下降呢。”

“箭搭在弦上，小姐，”缇瑞安对吉尔说道，“但是我不下令，你千万不能射他。他也许是朋友。”

如果大家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么看着大鸟盘旋下降时那优美从容的姿态，的确是种享受。他降落在一个遍布岩石的悬崖峭壁上，离缇瑞安只有几英尺远，他低下有冠毛的头，用奇怪的老鹰嗓音说道：“好啊，国王。”

“好啊，千里眼，”缇瑞安说道，“既然你称我为国王，那我就不妨相信你不是无尾猿和假阿斯兰的追随者，我很高兴你的到来。”

“陛下，”老鹰说道，“当你听到我带来的消息时，就会知道我的到来比你遇到过的任何灾难都更让人绝望。”

缇瑞安的心脏似乎在听到这句话时，就停止了跳动，但是他还是咬着牙说道：“说下去。”

“我见到了两个场景，”千里眼说道，“一个场景是凯尔帕拉维尔里全是死去的纳尼亚人和活着的卡乐门人，蒂斯罗克的旗帜插在了您的城垛上，您的子民从城堡四散逃向森林。凯尔帕拉维尔是从海上被攻陷的。前天夜里，二十艘卡乐门人的巨船在那里登陆。”

没有人说一句话。

“第二个场景是在离凯尔帕拉维尔十五英里远的地方，人马龙恩威特被卡乐门人的箭射中，倒在地上死了。在他最后的弥留时刻，我和他在一起，他让我把这个消息带给陛下：‘记住，所有的世界都要完结，崇高的牺牲是种财富，没有人穷到买不起它。’”

“所以，”在长时间的沉默后，国王说道，“纳尼亚王国不复存在了。”

第九章 小棚屋山的集会

他们好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甚至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然后，独角兽用蹄子跺着地面，摇晃着他的长鬃毛，开口说话了。

“陛下，”他说道，“不需要再讨论了。我们已经知道无尾猿的阴谋了，这比我们想的还要可怕。毫无疑问，一直以来，他都在和蒂斯罗克暗地勾结，他刚一发现狮子皮毛，就给蒂斯罗克送信儿，让他准备好海军来攻占凯尔帕拉维尔和整个纳尼亚王国。我们七个人现在除了返回小棚屋山，没什么能做的了。我们要把真相公布出来，并且冒险说是阿斯兰派我们来的。如果奇迹发生，我们打败了跟随无尾猿的那三十个卡乐门士兵，然后再回过身迎战不久就

会从凯尔帕拉维尔赶来的大批士兵，继而战死沙场。”

缇瑞安点点头。但他转过身对孩子们说道：“现在，我的朋友们，是时候让你们回到自己的世界了。毫无疑问，你们已经做好了派你们来做的一切事情。”

“但……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吉尔哆嗦地说道，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太恐怖了。

“不是这样的，”国王说道，“你把我从树上救了下来，昨晚在森林里你像蛇一样在我面前滑行，并且带来了困惑；而你，尤斯塔斯，杀死了你的敌人。但是你们太年轻了，不应该面对这血腥的结局，也许今晚或者三天后，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个结局。我恳求你们，不，我命令你们回到你们的世界。如果我让如此年轻的战士在我的身边阵亡，我将羞愧不堪。”

“不，不，不，”吉尔刚说道（她刚开口的时候，脸色煞白，然后突然又涨红了脸，之后又变白了），“不管你说什么，我们是不会走的。不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和你在一起，是不是，尤斯塔斯？”

“是的，不过没必要这么激动，”尤斯塔斯把手插在兜里（他忘记穿着锁子甲时，做这个姿势看起来实在古怪），“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讨论回到我们的世界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去，没有魔法能帮助我们！”

这话很有道理，但，此时此刻，吉尔很痛恨尤斯塔斯这么说。

当别人激动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过分地就事论事。

当缇瑞安明白这两个陌生人无法回家时（除非阿斯兰突然把他们带走），他希望他们能翻越过南边的崇山峻岭，去往阿钦兰，也许那里安全些。但是他们不知道路线，也没有人能带他们去。更何况，如波金所说，一旦卡乐门人占领了纳尼亚，他们一定会在下一周就攻陷阿钦兰。蒂斯罗克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占领这些北部的王国。尤斯塔斯和吉尔苦苦恳求，缇瑞安终于答应让他们和他一同前往，碰碰运气，按照他更加明智的说法："经历阿斯兰带给他们的冒险。"

国王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们不应该在天黑之前回到小棚屋山——一听到这个名字，他们就感到厌恶。但是小矮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白天返回那里，也许会发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没准儿只会碰到几个卡乐门哨兵。野兽们惊恐于无尾猿和金杰告诉他们的这个与以往不同的愤怒的阿斯兰或是塔什兰，除非他们被召集来参加可怕的午夜集会，否则他们是不敢靠近的。并且，卡乐门人从来都不善于在森林里活动。波金认为即使是在白天，他们也可以轻易地绕到小棚屋的后面，而不被发觉。黑夜来临，无尾猿可能会召集野兽们到这儿来，那时所有的卡乐门士兵都要值班，这反倒不好办了。当集会开始时，他们可以把困惑留在小棚屋的后面，不让其他人看见，直到把他介绍给大家。这显然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唯一的获胜机会就是让纳尼亚人大吃一惊，缓不过神。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向新的路线——西北方向的那座可憎的小山进发。老鹰有时在他们的头顶上空盘旋，有时降落在困惑的背上。没有人会妄想驾驭独角兽，连国王都不会这么做，除了在极其紧急的时刻。

这一次，吉尔和尤斯塔斯走在一起。当他们恳求和其他人一起作战时，他们感到无比勇敢，但此刻，这种勇敢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波尔，”尤斯塔斯悄声说道，“我得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心惊肉跳了。”

“哦，你会没事的，斯克拉布，”吉尔说道，“你会搏斗。但是我……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真实感受，那就是我已经开始发抖了。”

“发抖不算什么，”尤斯塔斯说，“我快要吐了。”

“天哪，别再说这些了。”吉尔说道。

他们默默地继续走了一两分钟。

“波尔。”尤斯塔斯又开口说道。

“怎么了？”她问道。

“如果我们在这里被杀了，会发生什么？”

“我想，我们会成死人的。”

“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我们会不会醒过来，发现自己还在那列火车上？或者是我们就那样消失了，再也

没有关于我们的消息了？又或者是，我们在英国也成了死人？”

“天啊，我压根没想过这些。”

“如果彼得和其他人看到我从窗户向外招手，但是当列车进站后，他们却找不到我们的话，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或者如果他们找到两具——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英国也死了。”

“啊！”吉尔说道，“多么可怕的想法。”

“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尤斯塔斯说道，“我们不应该在那边的。”

“我几乎希望——不，这不是我的愿望。”吉尔说道。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本来是想说我希望咱们没有来到这里。但是事实上，这不是我的愿望，不是！即使我们被杀死了。既然人都会死亡，我宁愿为了纳尼亚而战斗致死，也不想在家里慢慢变老、变糊涂，没准老了之后只能坐在轮椅里等待死亡。”

“或者被英国火车砸烂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

“火车发生可怕的震动时——就是把我们送到纳尼亚的那一刻——我以为发生了事故呢。所以当我发现我们竟然出现在这里时，别提多高兴了。”

当吉尔和尤斯塔斯聊这些的时候，其他人都在讨论他们的计划，心情已经没那么痛苦了。这是因为他们现在只是思考今夜必须

做的事，关于纳尼亚遭遇了什么灾难的想法——她的辉煌和幸福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都被推到脑后了。当他们停止讨论时，这个想法又会出现，令他们重新陷入痛苦之中，所以他们不断地讨论。波金对今晚要做的事，感到十分高兴。他很确定野猪和熊，也许还有所有的狗都会立刻站在他们一边。而且他不相信其他所有的小矮人都会跟随格里夫。在火光中战斗，于树林中穿梭，对战斗力量较弱的一方有很大优势。如果今晚他们胜利了，真的还要在几天后与卡乐门的主力军进行正面战斗而牺牲吗？

为何不藏在森林中，甚至是跑到大瀑布之外的西部荒野，像逃亡者一样生活呢？也许之后他们的力量会逐渐强大起来，因为会说话的野兽和阿钦兰的人民每天都会加入他们的队伍。最后，他们会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把已经开始疏忽大意的卡乐门人从纳尼亚赶出去，那时，纳尼亚王国便可复兴了。在国王米拉兹时代，毕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缇瑞安听到这些话后，心想："这并没有考虑到塔什神的作用。"他从骨子里认为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当他们离小棚屋山越来越近时，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然后，真正的林中活动开始了。从刚看见小山到抵达小棚屋后面，他们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很难准确地描述这段旅程，除非大篇幅地叙述。从一个隐蔽点到下一个隐蔽点是一个个独立的冒险，其间还有漫长的等待和好几次虚假的警报。如果你是个优秀的侦查员或是向

导，你一定已经明白这场冒险是什么样子了。在日落时分，他们安全地隐藏在一片冬青树林中，离小棚屋大约十五码远。他们津津有味地吃了些饼干，然后躺了下来。

接下来是最难熬的时刻——等待。孩子们很幸运，能睡上好几个小时，但是当他们醒来时，天色已晚，而且越来越冷，口也很渴，却没机会弄上一口水喝。困惑只是站在一边默不做声，紧张得有些颤抖。不过缇瑞安睡得很香，他的脑袋枕着朱厄尔的肚子，仿佛躺在凯尔帕拉维尔的御榻上一样，一直睡到一阵锣声把他吵醒，他站起身，看到小棚屋的远处有火光闪烁，便知道时辰到了。

“亲吻我吧，朱厄尔，”他说道，“因为这必定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夜了。如果我曾经在任何或大或小的事情上冒犯过你，请你原谅我吧。”

“亲爱的国王，”独角兽说道，“我倒希望你真的冒犯过我，这样我就能宽恕你了。再会。我们曾经一起度过极其幸福的时光。如果阿斯兰让我选择，我依旧会选择我已拥有的人生和即将到来的死亡。”

他们叫醒了老鹰千里眼，他睡觉时用翅膀遮住脑袋，看起来好像没有头。然后悄悄地向小棚屋匍匐前进。他们让困惑留在小棚屋后，没有人对他恶言恶语，现在谁也不对他生气了。他们告诉驴子不要动，直到有人带他走。之后，他们在小棚屋的另一边摆好了阵势。

篝火刚刚被点燃，正开始熊熊燃烧。他们离篝火只有几英尺远，而一大群纳尼亚的野兽们都在另一侧，一开始，缇瑞安看不大清楚，但是能看到好几十双眼睛反射着篝火的光芒而一闪一闪的，就像汽车灯光下照射的兔子或是猫的眼睛一样。当缇瑞安刚一站好位置，锣声就停止了，在他的左侧出现了三个人影。一个是泰坎利什达——卡乐门的首领。第二个是无尾猿，他用一只爪子拉着泰坎的手，不停地嘟囔着："别走太远，别走那么远，我不舒服。我可怜的脑袋啊！这些午夜集会让我身心俱疲。无尾猿不该熬夜，我又不是老鼠和蝙蝠，哦，我可怜的脑袋啊。"在无尾猿的另一边是那只叫金杰的猫，他的尾巴笔直地向上翘着，脚步轻盈又庄严。他们一起向篝火走去，距离缇瑞安是如此之近，如果他们看向这边，会立刻发现他的。幸运的是，他们看的方向不是这边。不过缇瑞安听到利什达低声对金杰说："好了，猫儿，到你的位置上去，好好扮演你的角色。"

"喵，喵，看我的吧！"金杰说道，然后走到篝火外，在聚集而来的野兽中的第一排坐下。也许你会这么说，他坐在听众之间。

说真的，看现在的发展态势，整件事就跟在剧场里发生的一样。纳尼亚的野兽们像是坐在椅子上的观众；小棚屋前的一小片长着草的空地，燃着篝火，无尾猿和首领站在那里向人群讲话，仿佛站在舞台上；小棚屋就像舞台后的布景；缇瑞安和他的朋友们像是从布景背后偷偷向外张望的人。这是个绝佳的藏身处。如果他们其

中的任何人向前走进火光之中，所有人的眼睛会立刻集中在他的身上；另一方面，只要他们站在小棚屋边的阴影下，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会被发现。

泰坎利什达把无尾猿拖到篝火边。两人面向人群，当然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后背冲着缇瑞安和他的朋友们。

“猴子，现在，”泰坎利什达低声说道，“把比你智慧的人灌输给你的话说出来，并且高高地昂起头。”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用脚趾尖捅了无尾猿一下。

“别烦我。”速移嘟囔道，但还是站直了些，大声说道，“你们所有的人都听着，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件邪恶的事。这是纳尼亚有史以来发生的最最邪恶的事。阿斯兰……”

“塔什兰，你这个蠢货。”泰坎利什达悄声说道。

“我的意思当然是塔什兰，”无尾猿说道，“他对此非常生气。”

野兽们等着听他说又有什么新的麻烦需要面对，这个过程真是一片可怕的死寂。小棚屋另一边的一伙人也都屏住了气。到底会发生什么？

“是的，”无尾猿说道，“此时此刻，当发怒的神在我们之中时——他就在我身后的小棚屋里—— 一头邪恶的野兽做了一件即使神在千里之外也想都不敢想的十恶不赦的事。他穿上狮子的皮毛，在这片森林里游荡，假装自己是阿斯兰。”

吉尔诧异了片刻，这头无尾猿是不是疯了？难道他要把真相说出来？野兽中发出恐怖和愤怒的咆哮声。“啊！”有人吼道，“他是谁？他在哪儿？让我把他咬死！”

“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了他，”无尾猿喊道，“但是让他跑了。他是一头驴！一头普通的、卑鄙的驴！如果你们有人看到……”

“啊！”野兽咆哮道，“我们会咬死他！一定会！他最好别让我们碰见。”

吉尔看着国王，国王的嘴张得大大的，一脸惊恐。她明白过来了，敌人的计划是有多么狡猾奸诈。正是因为加上了点儿真相，使得他们的谎言更加具有欺骗性。现在告诉野兽们，正是一头驴假扮成狮子来欺骗他们，那还有什么用处？无尾猿到时候会说：“这正是我所说的。”现在向他们展示穿着狮子皮毛的困惑，还有什么好处？他们只会把他撕成碎片。“助我们航行的风没有了，”尤斯塔斯悄声说道。“我们立足的土地也被他们抽走了，”缇瑞安说道。“这该死的狡猾！”波金说道，“我敢打赌，这新的谎言一定是金杰编出来的。”

第十章 谁会进入小棚屋?

吉尔感到有什么东西弄得她的耳朵很痒，原来是独角兽朱厄尔正张大嘴对她说悄悄话。她一听见他所说的，便点了点头，踮着脚尖回到困惑待的地方。她迅速而轻声地砍断最后一根把狮子皮毛绑在困惑身上的绳子。在无尾猿说了那些话之后，如果困惑穿成这样被抓到的话，一定会遭遇不幸。她很想把狮子皮毛藏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实在太沉了。她所能做的就是把皮毛踢进浓密的灌木丛中，然后向困惑做手势，让他跟着她走，和其他人会合。

无尾猿又开口说话了。

“在发生这件可怕的事后，阿斯兰——塔什兰——比以往更加

生气了。他说他对你们太好了，而你们压根不配得到他的善待，他曾经每晚都走出来和你们见面，可是看看发生了什么！这下好了，他不再出来了！”

哀号声、尖叫声和咕哝声是野兽们对这件事的反应，但是突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爆发出了大笑声。

“听这只猴子说的什么话啊，”他喊道，“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把他珍贵的阿斯兰带出来了。让我来告诉你们原因，因为他手里没有阿斯兰。他一直以来就什么都没有，除了那头穿着狮子皮毛的老驴子。而现在他把驴子丢了，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缇瑞安看不清楚篝火边是谁在说话，但是他猜这个人正是小矮人的首领格里夫。几秒钟之后，他更加确定了，因为所有的小矮人都唱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哦！”

“闭嘴！”泰坎利什达吼道，“闭嘴，你们这群从泥里出来的矮子！其余的纳尼亚人，听我说，否则我会命令我的士兵们举着他们锋利的剑来消灭你们。速移阁下已经把关于那头邪恶驴子的事告诉了你们。你们以为，因为这头驴子，小棚屋里就没有真正的塔什兰？是吗？你们可要小心啊，小心！”

“不要啊，不要！”大部分野兽喊道。小矮人却说：“黑人，你说到点子上了。快，猴子，给我们看看小棚屋里有什么，眼见为实。”

片刻的安静后，无尾猿说道："你们这群小矮人以为自己很聪明，是不是？但别这么心急。我可从来没说过你们不能亲眼见见塔什兰。任何想见他的人，都可以来看。"

所有的野兽都不做声了。然后，大约过了一分钟，熊用困惑的语调慢吞吞地说："这一切我不是很明白，"他嘟囔道，"我想你刚才说的是……"

"你想！"无尾猿重复着他的话语，说道，"倒好像你会思考一样。其他的人听着。任何人都可以见塔什兰。但是他不会出来，你们必须走进去见他。"

"哦，谢谢您，谢谢您，太感谢您了，"十几个声音说道，"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进去与他面对面了。现在，他会很慈悲，那么一切就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于是，鸟儿欢乐地歌唱，狗儿兴奋地狂吠。突然，出现了一阵大骚动，所有的野兽们都站了起来，叫嚷着冲向前方，试图一起挤进小棚屋的门。

但是无尾猿喊道："回来！安静些！别这么心急。"

野兽们停下脚步，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举着一只爪子，尾巴左右摇摆，大家都把脑袋侧向一边。

"我想你说过……"熊刚一开口，就被速移打断了。

"每个人都能进去，"他说道，"但是，一次只能一个人。谁第一个进去？他可没说他会十分仁慈。自从前两天的夜里他把邪恶的国王吞进肚子后，他一直在舔嘴唇。今天早上，他咆哮了好一阵

子。今晚，我可不想自己走进小棚屋，不过你们随意。谁想第一个进去？如果他把你们整个吞了下去，或是用他恐怖的双眼把你们烧成灰烬，你们可别赖我。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好了，谁第一个进去？你们小矮人进去一个吧？”

“好啊，好啊，进去就被杀死！”格里夫冷笑道，“我们怎么会知道，你在里面做了什么手脚。”

“哈——哈！”无尾猿喊道，“所以你现在开始相信里面有什么东西了，嗯？好了，一分钟前，你们这群野兽还叫叫嚷嚷的，现在怎么都成哑巴了？谁第一个进去？”

野兽们都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开始从小棚屋向后退，也没有几条尾巴还在摇晃了。无尾猿摇摇摆摆地来回走动，用嘲讽的眼神看着他们。“哈——哈——哈！”他窃笑道，“我还以为你们都亟不可待地想与塔什兰面对面呢！改变主意了，嗯？”

缇瑞安低下头，想要听清吉尔在他耳边说了什么悄悄话。“你觉得小棚屋里有什么？”她说道。“谁知道呢？”缇瑞安说道，“很有可能是两个拿着剑的卡乐门士兵，站在门口的两侧。”“你难道不认为，”吉尔说道，“也许……你知道……是那个我们见到的可怕的东西？”“塔什神本人？”缇瑞安悄声说道，“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孩子，要有勇气，我们大家都在真正的阿斯兰的脚下被守护着。”

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最出人意料的事。金杰用他冷静而又清晰的

语调说话了，仿佛他压根儿不激动一样：“如果您允许的话，让我进去吧。”

每个人都转过身，把目光锁定在这只猫的身上。“陛下，看看他们有多狡猾，”波金对国王说道，“这该死的猫不仅参与了整件阴谋诡计，而且还是核心。我敢确定地说，无论小棚屋里的是什么，都不会伤害他。然后金杰会从里面走出来，说他看到了神迹。”

但是缇瑞安还没来得及回复他，无尾猿就把猫叫到队列的前面。“哈——哈！”无尾猿说道，“你这只小猫，想要和他面对面。好吧，来吧！我为你开门。如果他把你吓得屁滚尿流，可别埋怨我。这是你自己的事。”

于是猫儿站起身，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的步伐优雅大方，尾巴高高地翘向天空，柔顺亮泽的毛发没有丝毫不得体。他向前走，一直经过篝火，他离缇瑞安是如此近，以至于肩膀紧紧靠在小棚屋墙上的缇瑞安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他绿色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看起来这么冷静，”尤斯塔斯嘟囔道，“他知道里面没什么可怕的。”无尾猿咯咯笑着，做着鬼脸，蹭到猫的身边，伸出他的爪子，打开门闩。缇瑞安觉得他都听见猫走进黑黑的门洞时发出了咕噜声。

“哎——哎——嗷喂！”这是你所听到的最恐怖的猫儿叫春的声音，使大家都跳了起来。你是知道这种声音的，曾几何时，你也

在半夜里被猫的吵架声或是在房顶的叫春声吵醒过。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无尾猿被从小棚屋里疯跑出来的金杰撞倒了。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只猫，也许会以为是一道姜黄色的闪电。他冲过草地，回到人群。谁也不想与这种状态下的猫打交道，动物们都左躲右闪。他蹿上一棵树，抖动着毛发，身体倒挂。他尾巴上的毛发直立着，使得整条尾巴看起来和身体一样粗壮；他的眼睛像燃烧的绿色火焰；后背的每一根毛发都直直地立着。

“我以我的胡须为代价，”波金小声说道，“也要搞清楚，这个畜生是在演戏，还是真的被里面的什么东西吓成这样！”

“别出声，朋友。”缇瑞安说道，因为首领和无尾猿也在低声交谈着什么，他想听清他们在说什么，却没成功，只是听见无尾猿又一次呜咽着说：“我的头，我的头。”但他有个想法，那就是这两个人和他一样，都因为猫的举动而感到万分困惑。

“好了，金杰，”首领说道，“别制造噪音了，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

“哎——哎——啊哦——啊喔。”猫尖叫道。

“你不是会说话吗？”首领说道，“快别发出这恼人的声音了，开口说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着实可怕。缇瑞安和其他人都有十分的把握觉得猫在竭力地说话，但是从他嘴里只发出了普通的、难听的猫叫声，正如你在英国的某个人家的后院里听见的老猫感到生气或是害

怕时的叫声一样。他号叫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像是会说话的动物。其他动物之间都发出了不安的呜咽声和强烈的尖叫声。

“快看，看呀！”熊说道，“他不能说话了。他忘记怎么说人话了！他变回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了。看他的脸。”大家看到的确实如此。紧接着，最强烈的恐惧感笼罩了所有纳尼亚人。因为每个人都曾经这么被教导过，阿斯兰在世界初创时将纳尼亚的动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并警告过他们，如果他们行为不端，那么，即使是一只小鸡、小狗或是幼崽，也会受到惩罚，重新变成在其他国家里见到的那些可怜的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现在开始出现在我们身上了。”大家悲叹道。

“宽容我们吧！宽容我们吧！”野兽们哭号道，“救救我们，速移阁下，您站在我们和阿斯兰之间，请常常走进去，为我们说说情吧。我们不敢了，我们不敢了。”

金杰消失在树林深处，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见过他。

缇瑞安低着头站在那里，手放在剑柄上。他因为这晚所经历的恐怖而茫然不知所措。有时，他想立刻拔出剑，冲向卡乐门人也许是最好的行动，但是紧接着，他又认为也许应该等一等，看看会有什么新的转机。现在，新的转变来了。

“我的父亲。”群众的左边传来一个清晰又响亮的声音。缇瑞安立刻明白这是一个卡乐门人在说话，因为在蒂斯罗克的军队里，普通士兵称呼军官为“我的主人”，而军官称呼高级军官为“我的

父亲”。吉尔和尤斯塔斯不知道这个规矩，但是他们左看右看，终于看见了说话的人，因为在这一侧的人要比在中间的人更容易看清楚，中间火光熊熊，使得另一侧的一切看起来黑漆漆的。他很年轻，身材高挑，即使在黑暗的光线下也很漂亮，不过一副卡乐门人那种目中无人的姿态。

“我的父亲，”他对首领说，“我也想进去。”

“安静，埃米斯，”首领说道，“谁让你来这儿的？哪能轮到一个小孩说话？”

“我的父亲，”埃米斯说道，“我确实比您年轻，但是我也像您一样流着泰坎的血液，是塔什神忠实的仆人。因此……”

“安静，”泰坎利什达说道，“我难道不是你的首领吗？你和这个小棚屋没有半点儿关系。这只是为了纳尼亚人而设。”

“不，我的父亲，”埃米斯回答道，“您说过他们的阿斯兰和我们的塔什神是二位一体的。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小棚屋里的也是塔什神。所以为何您说我与塔什神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我这辈子能亲眼见到塔什神一次，我宁愿死一千次。”

“你这个蠢货，什么都不明白，”泰坎利什达说道，“这件事很复杂。”

埃米斯的脸变得严峻起来。“那么，塔什神和阿斯兰不是一体的？”他问道，“无尾猿一直在骗我们？”

“他们当然是一体的。”无尾猿说道。

“无尾猿，请你起誓。”埃米斯说道。

“天哪！”速移抱怨道，“你们别再烦我了。我的脑袋疼死了。是……是，我发誓。”

“那么，我的父亲，”埃米斯说道，“我下定决心要进去。”

“蠢货。”泰坎利什达刚开口说话，小矮人便大声喊起来：“快点儿吧，黑人。你为什么不让他进去？你为什么只让纳尼亚人进去，而把你们的同胞挡在外面？你在那里设了什么机关，才不让你们的人民进去看看？”

缇瑞安和他的朋友们只能看见泰坎利什达的背影，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只见他耸了耸肩，说道：“大家作证，我对这个傻瓜的流血不负任何责任。鲁莽的孩子，进来吧，快点儿。”

然后，就像金杰之前一样，埃米斯走向篝火和小棚屋之间的那片空旷的草地上。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表情严肃，手放在剑柄上，高高地昂起头。当吉尔看着他的脸时，几乎想要哭出来。朱厄尔凑近国王的耳朵，低语道：“狮王在上，我几乎爱上了这个年轻的战士，尽管他是卡乐门人。比塔什更好的神才值得他的尊敬。”

“我真希望我们知道小棚屋里究竟有什么。”尤斯塔斯说道。

埃米斯打开门走了进去，仿佛走进小棚屋张开的漆黑的大嘴里。他关上了身后的房门。没过一会儿，但是感觉上过了很久，门又一次打开了。一个穿着卡乐门盔甲的人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仰面倒在地上，直直地一动也不动。他身后的门重新关上了。首领向

他跳过来，低下头瞧他的脸。他显然大吃一惊，然后恢复镇静，转向人群，大声喊道：“这个鲁莽的孩子完成了他的愿望。他见到了塔什神，然后死了。你们要引以为戒。”

“我们会的，我们会的。”可怜的野兽们说道。缇瑞安和他的朋友们盯着死去的卡乐门人，彼此相互看了一眼。他们距离尸体更近，比站在远处的、篝火另一侧的人们看得更清楚，这个死去的人不是埃米斯。他是个年龄较大的人，身材粗大，但是没那么高，还长着大胡子。

“哈——哈——哈，”无尾猿轻声地笑道，“还有人想进去吗？好吧，既然你们都很腼腆，那让我来选下一个人吧。你，就你吧，野猪！你过来。卡乐门士兵，把他带过来。他应该亲眼见见塔什神。”

“哦——哦——呼，”野猪边沉重地站起身来边咆哮道，“有本事就过来，试试我的獠牙！”

当缇瑞安看到勇敢的野猪为了自己的性命而战，卡乐门士兵已经拔出弯刀，向他逼近，却没有人帮助他时，他的心中爆发出了某种情感。他不再关心此刻是不是最佳的介入时机了。

“拔出剑，”他悄声对其他人说道，“把箭搭在弓上。跟我来。”

紧接着，大吃一惊的纳尼亚人看见七个人影跳到小棚屋的前方，其中四人穿着发光的锁子甲。国王挥舞着在火光中闪耀的剑，扯着嗓门大喊道：“我，纳尼亚的缇瑞安，站在这里，以阿

斯兰的名义，用我的身体来证明——塔什是残忍的恶魔，无尾猿是邪恶的卖国贼，这些卡乐门人都该被处死。所有真正的纳尼亚子民们，站在我这边吧。难道你们要等着新主人把你们一个一个地都杀死吗？”

第十一章 加快的步伐

泰坎利什达像一道闪电一样，向后跳去，这样国王的剑就砍不到他了。他不是个懦夫，如果需要，他会单独一人与缇瑞安和小矮人作战。但是他不能对付老鹰和独角兽。他知道老鹰会飞到你的脸上啄眼睛，并用翅膀遮住你的视线，让你什么也看不见。他还从他的父亲那里听说过（他曾和纳尼亚人战斗过），除了射箭或是使用很长的矛，否则完全不是独角兽的对手，因为他扑向你时，会抬起后腿，这时你要同时遭受蹄子、角和牙齿的攻击。于是他冲进人群中喊道："听我的，听我的，蒂斯罗克（愿他万寿无疆）的战士们。所有忠诚的纳尼亚子民，听我的话，否则塔什兰的愤怒会降临

在你们的头上！”

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无尾猿没有像泰坎那样，迅速明白自己所处的危险。他蹲坐在篝火边，盯着突然闯入的缇瑞安一行人。紧接着，缇瑞安冲向这头卑鄙的野兽，抓住颈背把他拎了起来，然后又跑回小棚屋前，喊道：“开门！”波金把门打开。“尝尝你自己带来的苦果吧，速移！”缇瑞安边说，边把无尾猿扔进黑暗中。但是当小矮人砰的一声把门紧紧地关上后，一道刺眼的蓝绿色光芒从小棚屋里射了出来，大地随之颤动，伴随着奇怪的声响——仿佛传说中那些怪鸟用嘶哑的喉咙发出的咯咯的尖叫声。野兽们呻吟、哭号、大喊道：“塔什兰！快把我们藏起来！”很多野兽都倒了下来，还有很多野兽用他们的翅膀或是爪子遮住脸。只有千里眼老鹰——他拥有众生最敏锐的双眼——注意到了此刻泰坎利什达的表情。千里眼凭他所看到的，便立刻明白利什达也像其他人一样，惊慌失措，诚惶诚恐。千里眼心想：“他呼唤了神，却原本并不相信这个神。如果诸神都来了，他将如何？”

同时发生的第三件事是当晚唯一一件真正美丽的事。在集会中，每一只会说话的狗儿（共有十五只）都欢乐地边跳边叫着跑向国王的身边。大多数都是个头极大的大狗，拥有厚实的肩膀和宽厚的下颚。他们像是冲向海滩的巨浪，几乎要把你撞倒。尽管他们是会说话的狗儿，但是他们也如其他普通的狗一样，用后脚站起身，把前爪搭在人类的肩膀上，边舔他们的脸边齐声说道：“欢迎！欢

迎！我们会帮助您的！让我们来帮助您吧！告诉我们该如何帮助您？告诉我们吧。”

这样美好的场景真让人喜极而泣。终于，他们长久以来期待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会儿，一些小动物们——老鼠、鼹鼠和松鼠——嗒嗒地走过来，发出欢快的尖叫声，说道：“看吧，看吧，我们来了。”之后，熊和野猪也聚拢了来，尤斯塔斯开始觉得，也许一切已经开始走上正轨了。但是缇瑞安向四周看去，发现只有极少数的动物来到他这边。

“听我的！听我的！”他喊道，“难道自从我当了国王后，你们都变成懦夫了吗？”

“我们不敢，”几十个声音呜咽地说道，“塔什兰会愤怒的。帮我们挡住塔什兰吧。”

“会说话的马都去哪儿了？”缇瑞安向野猪问道。

“我们见到过，我们见到过，”老鼠尖叫道，“无尾猿叫他们去干活了，他们都被套牢在山脚下。”

“那小不点儿们，”缇瑞安说道，“你们这些能啃能咬的小家伙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去看看马儿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就用你们的牙齿咬断绳子，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愿意效劳，陛下。”细小的声音传来，这些眼睛尖、牙齿锋利的小家伙们抖动着他们的尾巴跑走了。缇瑞安看着他们离去的身

影，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不过现在还要考虑其他事情。泰坎利什达正在下达命令。

“向前冲啊，”他说道，“如果可能的话，活捉他们，把他们扔进小棚屋里或是赶进去。他们全都在屋里的时候，我们就放火把屋子点燃，把他们献给伟大的塔什神。”

“哈！”千里眼自言自语道，“原来他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求得塔什神宽恕他的不信神啊。”

敌人的阵线——大约有利什达兵力的一半——开始向前推进，缇瑞安刚刚有点儿时间下达命令。

“吉尔，从左翼出击，在他们靠近我们前，使劲儿向他们放箭。野猪和熊站在她后面。波金站在我的左边，尤斯塔斯站在我的右边。防守住右翼，朱厄尔。困惑，站在他身边，用你的蹄子作战。千里眼，盘旋出击。狗儿们，站在我们背后。在刀剑交锋时，你们就冲入他们之中。阿斯兰保佑我们！”

尤斯塔斯的心脏一阵狂跳，不停地祈祷自己要勇敢。尽管他曾经见过一条飞龙和一条海蛇，但是他从没见过像眼神凶狠、皮肤黝黑的卡乐门士兵这样的阵势，如此令人心惊胆寒。 敌方有十五名卡乐门士兵、一头会说话的纳尼亚公牛、狐狸斯林基、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拉格尔。然后，他听到左边传来嗖的一声，一个卡乐门人应声而倒，紧接着，又是嗖的一声，拉格尔也倒下了。“干得好，吉尔！”缇瑞安喊道。此时，敌人也逼近了。

尤斯塔斯怎么也想不起之后的两分钟内发生的事了。这看起来就像一场梦——就像是当你发高烧时做的那种梦，直到他听见远方传来的泰坎利什达的喊叫声："撤退。撤退回来，重新列队。"

然后，尤斯塔斯恢复了意识，看见卡乐门人惊慌失措地向他们的朋友跑去。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跑回去了。有两个人倒在地上，一个被朱厄尔的角刺死，一个被缇瑞安的剑杀死。狐狸倒在他的脚边，不知道是不是他把狐狸杀死的。公牛也倒下了，是吉尔的箭射穿了他的眼睛，然后又被野猪的獠牙撕裂了肋骨。可是我们这一方也有牺牲，三只狗被杀死了，第四只狗用三条腿在阵线后一瘸一拐地走，发出呜咽的声音。熊躺在地上，虚弱无力地挪动着。他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明白发生的一切，用嘶哑的声音嘟囔道："我……我不明白。"然后，他的大脑袋像是孩子睡着了一样安静地垂在草地上，再也没有动过。

事实上，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失败了。尤斯塔斯看起来并不高兴，他渴极了，胳膊也疼得厉害。

当被打败的卡乐门人回到他们的指挥官身边时，小矮人们开始讥讽他们。

"打够了吗，黑人？"他们喊道，"你们享受这个过程吗？你们伟大的泰坎为什么不自己上去战斗，而是把你们派上去送死呢？可怜的黑人们！"

"小矮人们，"缇瑞安喊道，"过来吧，用你们的剑作战，而

不是用舌头。现在还有时间。纳尼亚的小矮人们。我知道，你们是战斗的能手，效忠你们的国家吧。”

“呀！”小矮人冷笑道，“这可不见得。你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大骗子。我们不想要任何国王。小矮人只为了小矮人而战斗。呸！”

然后，鼓声响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不是小矮人的小鼓，而是卡乐门人的公牛皮大鼓。一听到这个鼓声，孩子们就极其厌恶，嘭——嘭——吧——吧——嘭。如果他们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意思，会更加憎恨它的。缇瑞安当然明白这鼓声的意思，意味着在附近还有其他的卡乐门军队，泰坎利什达正在呼叫救援。缇瑞安和朱厄尔悲伤地望着对方，他们才刚刚燃起了希望，也许今晚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加入新的敌人，一切就都完了。

缇瑞安绝望地环顾四周。有几个纳尼亚人和卡乐门士兵站在一起，无论他们是背信弃义还是真的害怕塔什兰。其余的纳尼亚人依旧站着不动，只是瞪着眼看，不愿加入任何一方。不过现在，野兽的数量更少了，形成的聚集圈也小了很多。毫无疑问，在战斗的时候，很多野兽都悄悄地逃跑了。

可怕的鼓声继续在耳边响起，嘭——嘭——吧——吧——嘭。然后，另一种声音掺入了鼓声。“听！”朱厄尔说道，紧接着千里眼说道：“快看！”片刻之后，大家已经毫无疑问地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声音便是轰隆隆的马蹄声。二十多匹会说话的纳尼亚马儿摇晃着脑袋，张大了鼻孔，摆动着鬃毛，全速冲向山坡。能咬会啃的

小家伙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小矮人波金和孩子们准备高声欢呼，可欢呼声还没发出来，空中突然响起了砰砰的拉弓声和嗖嗖的放箭声。吉尔片刻之间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小矮人们竟然向马群放箭！小矮人们是神射手。一匹马接着一匹马翻滚着倒下了。这些高贵的马儿没有一匹奔到国王的身边。

“下流胚子！”尤斯塔斯怒不可遏地尖叫道。“下流、肮脏、背信弃义的畜生，”甚至连朱厄尔都咒骂道，“要不要我冲向小矮人，陛下，用我的角发动一次攻击，刺穿十个小矮人？”但是缇瑞安表情严峻地说：“不要动，朱厄尔。宝贝儿，如果你要流眼泪（这是对吉尔说的），就转过头去，但是不要把弓弦沾湿。尤斯塔斯，安静下来，不要像个厨娘一样咒骂。战士不该责骂他人。有礼貌的言辞或是强有力的打击是他们唯一的语言。”

小矮人们却嘲笑起尤斯塔斯。“真是个惊喜，是吗？小孩，你还以为我们站在你这边，是吗？不要怕。我们不想要任何会说话的马。我们不想你们赢，也不想另一帮赢。你们没法儿让我们上当。小矮人只为了小矮人。”

泰坎利什达还在向他的士兵们讲话，毫无疑问是在为第二次袭击做准备，也许他还在后悔当初怎么没有把所有兵力都投入进来。鼓声继续擂动。缇瑞安和他的朋友们随即惊恐地听见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微弱的鼓声，这是其他卡乐门军队的回应声，他们听见了利

什达发出的求援信号，于是赶来支援了。缇瑞安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但是你从他的脸上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听着，”他镇定地小声说道，“我们必须现在就出击，趁这帮恶棍还没有得到友军的支援。”

“陛下，请您考虑一下，”波金说道，“我们的背后是小棚屋坚实的木墙。如果我们前进，难道不会被包围，然后被刀剑刺向两肩之间？”

“小矮人，我也这么考虑过，”缇瑞安说道，“但是他们的计划不就是把我们逼进小棚屋吗？我们离这个致命的门越远越好。”

“国王是正确的，”千里眼说道，“不惜一切代价，远离这遭到诅咒的小棚屋，不管这里面住着什么妖怪。”

“是的，就这么办吧，”尤斯塔斯说道，“我现在看见这个小棚屋都觉得憎恶。”

“行，”缇瑞安说道，“现在看看我们的左边。你会看到一块大石头，在火光中像大理石一样放着白色的光芒。首先，我们要袭击那些卡乐门士兵。小姐，你走到我们的左边，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用弓箭射向他们的队伍。老鹰，你从右边飞向他们的脸。这时，我们其他人会向他们发动猛攻。当我们靠近时，吉尔，你就不能再向他们射箭了，否则会误伤到我们，你回到那块大石头边等待我们。其他人，即使在战斗中也要竖着耳朵听。我们必须在几分钟内把他们打得四处逃散，否则我们就无法击退他们，因为他们的兵

力比我们多很多。只要我一喊撤退，你们就跑到大石头那里与吉尔会合，这样石头可以为我们做掩护，我们可以喘口气儿。好了，吉尔，出发吧。”

一种可怕的孤独感爬遍全身，吉尔向前跑了二十多英尺，右脚在后，左脚在前，将箭搭在弓上。她真希望手不要抖得这么厉害。当她的第一支箭射向敌人，并从头顶上飞过时说道：“这一箭可真糟糕。”不过，紧接着，她就搭好了第二支箭，她深知速度是最重要的。她看见一个又黑又大的东西冲向卡乐门士兵的脸，那是千里眼发动了进攻。一个士兵，然后又一个士兵，扔下手中的剑，用双手挡住自己的眼睛。然后她的箭也射中了一个人，接着又射中了一头纳尼亚的狼，看起来他也加入了敌军。不过她刚射了几秒钟就不得不停止了。缇瑞安和他的伙伴们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向敌军，剑光闪闪，野猪的獠牙和朱厄尔的角横冲直撞，狗儿发出深沉的狂吠声。吉尔诧异地看见，卡乐门人似乎看起来完全没有准备。她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她和老鹰的功劳。很少有军队能一边躲闪射向脸的箭和老鹰利嘴的猛啄时，还能稳稳地看着前方。

“干得好！干得好！”吉尔喊道。国王的队伍攻入敌军。独角兽挑起人，就像你用叉子挑起干草一样。在吉尔的眼里，即使对剑术知之甚少的尤斯塔斯也打得很漂亮。狗儿们咬住卡乐门人的喉咙。战术就要奏效了！胜利就在眼前。然而，吉尔注意到一件古怪的事情，不禁打了个寒战。尽管卡乐门人在纳尼亚人的每一次挥剑

下都倒在地上，但是数量似乎从未减少过。事实上，敌军的人数似乎比战斗开始时更多了。每一秒钟，都有敌军增加。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这些是新加入战斗的卡乐门士兵，他们的手中都有矛。涌来的士兵太多了，她几乎看不见同伴们了。接着，她听见缇瑞安喊叫的声音：“撤退！撤回大石头边！”

敌军得到了增援。鼓声完成了它的任务。

第十二章 穿过小棚屋的门

吉尔应该已经回到那块白色的石头边了，但是她因为兴奋地观战而把这个命令给忘了。现在，她想起来了，于是立刻转身，向石头跑去，仅仅比其他人早到了一秒钟。也就是说，在跑向大石头的时候，他们都背对着敌人。在抵达大石头边时，所有的人立刻转过身。然而，眼前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一个卡乐门人跑向小棚屋的门，手里还拽着一个拼命挣扎的人。当卡乐门人跑到他们和篝火之间时，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士兵和他拽着的人，此人正是尤斯塔斯。

缇瑞安和独角兽冲出去解救他，但是卡乐门人比他们离小棚屋

的门近得多。他们还没跑到一半的距离，卡乐门士兵就已经把尤斯塔斯扔进门里，关上了门。这时，六名卡乐门人聚到他的身后，在小棚屋前的空地上布成阵势。现在，是不可能接近小棚屋了。

即使是现在，吉尔也记得要把头扭向一边，远离她的弓箭。“即使我止不住地哭泣，也不能把弦沾湿。”她说道。

“小心箭。”波金突然说道。

每个人都低下头，把头盔拉下来，盖住鼻子。狗儿们蹲伏在他们的背后。尽管有几只箭向他们这边射来，但是不久他们就明白了，自己并不是目标。格里夫和他的小矮人们又开始拉弓射箭。不过，这次他们正在冷静地射杀卡乐门士兵。

“坚持住，伙计们！”格里夫的声音传来，“一起放箭。小心点儿。我们既不想要黑人，也不想要猴子、狮子或是国王。小矮人只为了小矮人。”

不论你怎样评价小矮人，没有人会说他们不勇敢。他们本可以轻易地撤到安全地带，但是现在他们宁愿留在这里，尽可能多地杀掉双方的士兵，除非两方互相残杀，从而省得他们自己动手。他们想让纳尼亚成为小矮人自己的纳尼亚。

他们也许没有考虑清楚，卡乐门士兵都穿着锁子甲，马儿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更何况，卡乐门人还有领导。

泰坎利什达吼道：“你们三十个人继续监视白石头边的蠢货们。剩下的人都跟我来，给这些兔崽子们一点儿颜色看看。”

缇瑞安和他的朋友们还没有从战斗中缓过气来，倒很感激能休息几分钟。他们站在一旁观看泰坎带领士兵攻击小矮人。眼前真是一副古怪的景象。篝火的火焰已经熄灭了不少，火光也不如之前那么明亮了，变成了一种暗红色。他们所能看到的是整个集会的地方现在基本都空了，只剩下小矮人和卡乐门士兵。在这样的光线下，很难看清楚战况进展的如何了。不过，听起来，小矮人们正在浴血奋战。缇瑞安听见格里夫咒骂的声音，时不时还传来泰坎的喊叫声："活捉他们！活捉他们！"

不管这场战斗是怎样进行的，总之时间持续的并不长。打斗的声音逐渐消失。吉尔看见泰坎回到小棚屋边，十一个士兵跟在他的后面，每个人都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小矮人。其他小矮人是被杀害了还是逃跑了，我们不得而知。

"把他们都扔进塔什神的神庙里。"泰坎利什达说道。

当十一个小矮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扔进或踢进黑暗的门里，门又一次重新关上时，他向小棚屋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这些也是献给您的祭品，塔什神。"

所有的卡乐门人用他们手中的剑敲打着他们的盾牌，大声喊道："塔什神！塔什神！伟大的塔什神！不可阻挡的塔什神！"现在，可没人再使用那个毫无意义的"塔什兰"了。

白石头边的小队人马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窃窃私语。他们发现一道涓涓细流从石头上流下来，他们渴极了，吉尔、

波金和国王双手捧着水喝，四只脚的动物们在石头边积起来的小水潭里舔着喝。他们觉得这是有生以来喝到过的最美味的饮料。他们忘情地喝着，把一切烦恼都抛至脑后了。

“我敢肯定，”波金说道，“早上之前，我们会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那扇通往黑暗的门。我可不想这样死去，我能想出几百种死法呢。”

“这扇门确实很阴森，”缇瑞安说道，“看起来像一张嘴。”

“我们难道不能做点儿什么，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吗？”吉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不，我亲爱的朋友，”朱厄尔温柔地碰着她的鼻子，说道，“也许这是通往阿斯兰国家的门，今晚，我们会在他的餐桌上吃晚饭呢。”

泰坎利什达背对着小棚屋，缓慢地向白石头前的空地走来。

“听着，”他说道，“如果野猪、狗和独角兽愿意乞求我的慈悲，来到我这一边的话，我可以饶他们一命。野猪可以关在蒂斯罗克花园的笼子里，狗儿们可以去蒂斯罗克的狗舍，至于独角兽，我把他的角砍掉后，可以让他去拉车。但是老鹰、孩子和国王会成为塔什神今夜的祭品。”

唯一的回答是低沉的怒吼声。

“冲吧，战士们，”泰坎说道，“杀死野兽，活捉那些两条腿的。”

于是，纳尼亚最后一个国王的最后一战开始了。

胜利无望的原因，不仅是数量众多的敌军，还有他们手中的长矛。几乎从一开始就跟着无尾猿的卡乐门士兵都没有矛，这是因为他们假装成和平的商人，零星地进入纳尼亚，无法带上不能掩藏起来的矛。新的士兵是无尾猿已经变得强大起来，他们可以公开行军后才加入进来的。有了长矛，一切就变得截然不同。如果手中握着长矛，那么在野猪的獠牙和独角兽的角刺向你之前，你就可以杀死他们，当然你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敏捷的身手。现在，齐平的长矛向缇瑞安和他的朋友们逼近。紧接着，他们就要为保全生命而浴血奋战了。

从某些方面来看，也许这一切并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当你调动起全身的肌肉，躲过向这里刺来的长矛，跃过从那边砍来的剑，时而向前猛冲，时而往后撤退，时而转动身体，你压根没有时间感受恐惧或是悲伤。缇瑞安知道他无法为其他人做什么，大家都在劫难逃。他模糊地看见野猪在他的一侧倒下，朱厄尔在另一侧激烈地战斗。他用余光看到一个魁梧的卡乐门士兵抓住吉尔的头发，把她拽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他几乎不能思考任何问题。此时此刻，他唯一能考虑的是尽其所能地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最好的结果。最糟糕的是他不能守住刚一开始在白石头边的阵地。单人同时对抗十几个敌人，需要把握住眼前的任何机会。如果他看见某个敌人没有防护好自己的胸脯或是脖颈，不管是哪里，他都必须冲过

去。刚挥了几刀，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当初的地点。缇瑞安很快就发现自己越来越靠右了，离小棚屋更近了。他的脑海里还残留着模糊的想法，他应该设法远离小棚屋。但是他想不起来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无论如何，他身不由己。

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他发现自己正在和泰坎搏斗。只有残余火苗的篝火在他的正前方。事实上，他正在小棚屋的门口作战，门已经被打开了，两个卡乐门士兵把住门，随时准备当他进去的一瞬间把门关上。此刻，他想起了一切，他明白从战斗的初始，敌人们就故意把他逼向小棚屋。在他思考时，他依旧拼命地与泰坎战斗。

缇瑞安的脑海里蹦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扔下剑，向前冲去，从泰坎的弯刀下闪过，用双手抓住敌人的腰带，跳进小棚屋，并喊道："你来亲眼见见塔什神吧！"

一声震耳欲聋的噪音就像无尾猿被扔进去时那样，大地震动，放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门外的卡乐门士兵大喊道："塔什神，塔什神！"然后便砰地关上了门。如果塔什神想要他们的首领，那塔什必定会得到他。他们，无论如何，可不想亲眼看见塔什神。

片刻之中，缇瑞安都不知道他在哪儿，甚至记不起来他是谁。然后，他站稳身体，眨了眨眼，环顾四周。小棚屋里并不像他料想的那么黑暗。他置身于强烈的光芒中，这就是他眨眼的缘故。

他转过头望向泰坎利什达，但是利什达没有看他。利什达发出大声的哭嚎声，手向前指着，然后手举到面部的前方，脸朝下，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缇瑞安顺着泰坎指的方向看去，便明白了。

一个可怕的形体向他们走来，尽管比他们在塔楼见到的要小很多，但依旧比人大得多。模样没有任何变化，还是生着一个秃鹫脑袋，四条胳膊，他张开尖嘴，眼睛里冒出火光，嘶哑的声音从他的嘴里发了出来。

“泰坎利什达，是你把我召唤到纳尼亚的。现在我来了，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但是泰坎既没有从地上抬起头，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像是在不停地打嗝，浑身颤抖着。在战场上，他足够勇敢，但是当夜，从他第一次开始怀疑那里确实有真正的塔什神时，一半的勇气都消失了。此刻，剩下的另一半勇气也没了。

塔什像一只母鸡俯下头啄小虫一样，突然向痛苦的利什达猛扑过去，把他夹在右边的两条胳膊下，把他的头歪向一边，用一只可怕的眼睛盯着缇瑞安。当然这是因为他长着鸟的脑袋，没法正脸瞧人。

但是，塔什的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坚定又冷静的声音，犹如夏天浩瀚的大海一般，这个声音说道：“我们以阿斯兰和阿斯兰的伟大父亲——海外皇帝的名义命令你，魔鬼，带着你的合法祭品，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吧。”

这个挟在丑陋怪物胳膊下的泰坎消失了。缇瑞安转过头看看是谁在说话。

他看到的一切使他的心脏狂跳不已，这比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要跳得厉害。

七位国王和女王站在他的面前，头戴王冠，身穿华丽的衣服，不过国王们也穿着精致的锁子甲，手中握着已经拔出的剑。缇瑞安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正要开口说话，最小的一位女王笑出声来。他仔细地看着她的脸，惊喜地吸了口气，因为他认识她。这位女王正是吉尔，不过这和他上一次见到的吉尔不一样，那时的吉尔满脸粘着泥土，还挂着泪水，破旧的战服有一半从她的一个肩膀上滑落下来。而此刻的她，干净清新，仿佛刚洗过澡一样。一开始，他以为她看起来长大了些，但是好像又没有，关于这一点，他永远也拿不准。然后，他看见最小的国王是尤斯塔斯，他也像吉尔那样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缇瑞安突然感到面对这些人时有些尴尬，他的身上满是战斗后的血迹、尘土和汗水。不过，紧接着，他明白了，自己也不是刚才的自己了，也变得干净清爽起来，身上穿着参加凯尔帕拉维尔盛宴时的衣服。不过，在纳尼亚，即使是最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也不会感到一丝不适。纳尼亚人知道怎么制作出既美观又舒适的衣服。走遍纳尼亚，也找不到给衣服上浆用的淀粉浆、法兰绒和松紧带。

“陛下，”吉尔走上前，行了个优美的屈膝礼，“让我来带你

见见领导纳尼亚所有国王的至尊国王彼得吧。”

缇瑞安不需要问哪位是至尊国王，因为他清晰地记得曾经在梦里出现过的脸，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他比梦里还要雍容华贵。他走上前，单膝下跪，亲吻彼得的手。

“至尊国王，”他说道，“欢迎您的驾临。”

至尊国王扶起他，亲吻了他的双颊，这正是至尊国王应该做的。然后他领着缇瑞安觐见年龄最大的一位女王，但是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老，既没有白发，也没有皱纹。他说道：“阁下，这位是波莉夫人，当阿斯兰让树木生长、野兽说话的第一天，她就来到了纳尼亚。”他带着缇瑞安走向一个金色胡须飘在胸前、脸上充满智慧的男人面前。“这位，”他说道，“是迪格雷勋爵，当初，他和波莉夫人一同来到纳尼亚。这位是我的弟弟，埃德蒙国王。这位是我的妹妹，露西女王。”

“阁下，”缇瑞安向这些人行过礼后，说道，“如果我对我读过的纳尼亚编年史记得不错的话，应该还有一个人。陛下，您不是有两位妹妹吗？苏姗女王呢？”

“我的妹妹苏珊，”彼得严肃又简短地回答道，“已经不再是纳尼亚的朋友了。”

“是的，”尤斯塔斯说道，“每次当我们试图让她来到纳尼亚或是和她聊聊这里、为这里做些什么事时，她总是说，‘你们的记忆力可真好！没想到你们还在想着我们小时候常常玩的那些可笑的

游戏。’”

“哦，苏姗！”吉尔说道，“她现在只对尼龙长袜、唇膏和宴会邀请感兴趣，总是急切地想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波莉夫人说道，“我倒希望她真的能长大。她把整个上学时间都荒废在想要长大这件事上，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她又把剩下的人生都浪费在保持这个年纪上。她的全部想法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成长到人生中最愚蠢的年纪，然后又尽可能地停留在这个年纪。”

“好了，我们别说这些了，”彼得说道，“看呀！这里有美味的水果树。我们尝尝吧。”

缇瑞安环顾四周，第一次感到这场冒险是多么古怪。

第十三章 小矮人的拒绝

缇瑞安曾经认为——或是如果他有时间思考的话，他也许会认为——他们都待在那间茅草屋顶的小棚屋里，这个小棚屋大约十二英尺长、六英尺宽。而事实上，他们站在草地上，头顶是湛蓝的天空，微风轻轻地吹拂着脸庞，这是初夏的某一天。在他们的不远处，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树林，在每一片叶子的下方露出金色、淡黄色、紫色、火红色的水果，这在我们的世界里从未见过。果实让缇瑞安觉得现在肯定是秋天，但是空气中的氛围令他觉得此刻不会晚于六月。他们一起向树林走去。

每个人都伸出手去摘他们最喜欢的那个模样的果实，然后每个

人却都停住了手。这些果实是如此美丽，他们觉得“这么美的果实不是为了让我享受的……一定不会允许我们摘下来的。”

“没关系，”彼得说道，“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确定，万分确定，我们不需要顾虑什么。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来到了任何事都会被允许的国度。”

“那就快摘吧。”尤斯塔斯说道。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品尝果实。

这些水果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形容。我能说的是，与这些水果相比，我们所吃到过的最新鲜的葡萄也显得乏味，最多汁的橘子也显得太干，最入口即化的梨也变得又硬又木，最甜的野生草莓也成了酸的。这些水果没有籽、没有核，也没有蜇人的黄蜂。只要你品尝过一次这样的水果，世界上所有的美食都会如药一样难以下咽。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除非你来到这个国家亲自品尝，否则不会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味道。

当他们吃够了水果，尤斯塔斯对彼得国王说道：“你还没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缇瑞安国王刚出现的时候，你正要说呢。”

“也没有多少可说的，”彼得说道，“埃德蒙和我在站台上看到你乘坐的火车就要进站了。我记得我还在想火车拐弯的时候速度太快了。当时我觉得很古怪，我们的人可能都在同一列火车上，尽管露西对此毫不知情……”

“你们的人，至尊国王？”缇瑞安问道。

“我是指我的父亲和母亲，当然也是埃德蒙和露西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为什么也在？”吉尔问道，“你的意思不会是他们也知道纳尼亚吧？”

“哦，不是的，这和纳尼亚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要去布里斯托尔。我也只是在早上的时候才听见他们说要去那儿。但是埃德蒙说他们非得坐这列火车不可。”（埃德蒙对铁路的运行非常了解。）

“然后发生了什么？”吉尔问道。

“这可有点儿不好形容，是吧，埃德蒙？”至尊国王说道。

“的确如此，”埃德蒙说道，“这次和以往都不一样，以前我们都是被魔法从我们的世界里拉出来的。我听到一个可怕的呼啸声，然后有什么东西砰地撞了我，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我感到很害怕，但同时也很兴奋。哦，还有一件古怪的事。因为玩橄榄球，我的一个膝盖总是很疼，但是我突然感觉到膝盖的疼痛感消失了，身体轻飘飘的，之后，我们就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

“这跟我们在火车车厢里发生的差不多，”迪格雷勋爵边说，边把金色胡须上的水果渣擦掉，“不过我认为波莉和我的感受主要是身体不再僵硬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是不会明白的。我们确实觉得不再衰老了。”

“年轻人！”吉尔说道，“我可不相信在这里，你们俩比我们老很多。”

“如果我们现在不老，但以前会老很多。”波莉夫人说道。

“你们到这之后发生过什么事情？”尤斯塔斯说道。

“是这样的，”彼得说道，“很长时间以来，什么事都没发生，至少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然后门打开了……”

“门？”缇瑞安问道。

“是的，”彼得说道，“正是你进来然后又出去的门。你忘记了吗？”

“但是门在哪儿呢？”

“看。”彼得边指边说道。

缇瑞安看了看，眼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古怪、最荒谬的情景。只不过是几码之外，在阳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里有一扇粗糙的木门，木门围着一圈门框，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墙，也没有房顶。他困惑不解地向门走去，其他人跟在后面，想看看他会做什么。他绕到门的另一侧，但是从那里看到的景象和之前一样。他依旧在一个夏天的早晨，站在户外。门还是兀自地竖在那里，像一棵长在那里的树一样。

“阁下，”缇瑞安对至尊国王说道，“这真是奇迹。”

“五分钟前，你和那个卡乐门人一起穿过了这扇门。”彼得笑道。

“但是，我难道不是从一片树林出来后，进入小棚屋的？可是这扇门看起来哪儿也不通哪儿呀。”

“看来你是绕着门走了一圈，”彼得说道，“两块木板之间有个裂缝，你凑到那里去看看。”

缇瑞安凑到裂缝处。起初，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紧接着，他的眼睛逐渐适应后，看见了篝火的暗红色火焰几乎都快熄灭了，而在篝火的上方是布满繁星的黑色天空。然后，他看见在他和篝火之间，有几个黑色的身影正在走动或是站立着。他能听见他们在说话，而说话的声音跟卡乐门人的声音一样。于是，他明白了自己正从小棚屋的门望向漆黑的灯柱荒林，而这也是他刚打过最后一仗的地方。卡乐门人正在讨论是该走进小棚屋，寻找泰坎利什达——当然他们谁也不想这么做，还是放火把小棚屋烧了。

他重新环顾四周，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双眼。头顶上空是湛蓝的天空，绿草葱葱的土地向四面八方延伸到视线所及的远方，他的新朋友们围着他笑了起来。

“看起来，”缇瑞安也笑道，“从小棚屋里向外看，和在外面向小棚屋里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是的，”迪格雷勋爵说道，“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很多。”

“正是这样，”女王露西说道，“在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小棚屋里一旦装进了什么东西，就比我们整个世界都大了。”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说话，缇瑞安从她的声音中流露出的激动明白了她

为什么一直没说话。因为她比其他人对纳尼亚的感受都深。她刚才太高兴了，都说不出话来。他想再一次听见她说话，于是他说道："女士，如蒙同意，请讲下去吧。请把你冒险的全部过程讲给我听吧。"

"在震荡和喧闹后，"露西说道，"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我们像你一样，也对这个门感到惊讶。然后门第一次打开了，当门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外面一片漆黑，从门外进来的是一个魁梧的人，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出了鞘的剑。我们从他的胳膊看出来他是卡乐门人。他站在门边，把剑扛在肩上，随时准备砍向任何进来的人。我们走向他，跟他说话，但是我们觉得他既看不见我们，也听不见我们。他一直都没有抬起头看看天空、阳光和草地。我想他也看不到这些。于是我们等待了很长时间，然后听到门的另一边的门闩被拔掉了，但是他在看清是谁进来之前，并没有把刀砍下去。所以我们推测他是奉命砍杀某些人，而放过其他人。但是，就在打开门的那一刻，塔什突然在门的这一边出现了，我们谁也没有看到他是从哪儿出来的。然后，从门外走进来一只大猫。他看了一眼塔什，就夺命而逃。还好他逃得及时，在他关上门的瞬间，塔什向他扑了过去，鸟嘴还撞到了门上。那个卡乐门人能看见塔什，脸色变得异常苍白，拜倒在怪物面前，但是怪物消失了。

我们又继续等了很久。终于门第三次打开了，这次走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卡乐门人，我挺喜欢他的。门口站着的士兵看到他时，

吃了一惊。我想他可没指望，进来的人会是他。”

“我现在统统都明白了，”尤斯塔斯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就爱打断别人的话，“猫是第一个进来的人，士兵奉命不伤害他。然后猫走出去，说他见到了凶残的塔什兰，并且假装万分恐惧，以此来吓唬其他动物们。但是速移完全没有想到真正的塔什会出现，所以金杰真的被吓得丢了魂。之后，速移打算把他想铲除的人都扔进小棚屋，好让士兵杀死他们。于是……”

“我的朋友，”缇瑞安温柔地说，“你妨碍这位女士讲她的故事了。”

“那我继续说下去，”露西说道，“士兵大吃一惊。这正好给了另一个人保护自己的时间。他们打了一仗，他杀死了士兵，并把他扔到了门外，然后缓慢地向我们站着的地方走过来。他能看见我们，也能看见其他东西。我们试图跟他说话，但是他像个精神恍惚的人，不停地说‘塔什，塔什，塔什在哪儿？我要去找塔什’。所以我们不再跟他说话，之后他就去了别的地方，往那边去了。我挺喜欢他的。在这之后，呀！”露西一脸苦相。

“之后，”埃德蒙说道，“有人把猴子扔进门来，然后塔什又出现了。我的妹妹心很软，她不想告诉你们塔什向猴子啄了一口，他就没了！”

“他这是活该！”尤斯塔斯说道，“反正都一样，我倒希望他不同意塔什。”

“在这之后，”埃德蒙说道，“又进来了十几个小矮人，然后是吉尔、尤斯塔斯，最后你也来了。”

“我希望塔什把小矮人都给吃了，”尤斯塔斯说，“小畜生们。”

“不，他可没这么做，”露西说道，“别这么招人讨厌，他们还在这里。事实上，你能从这里看见他们。我特别努力地试图和他们成为朋友，但是毫无效果。”

“和他们成为朋友！”尤斯塔斯喊道，“如果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你就不这么想了。”

“别这么说了，尤斯塔斯，”露西说道，“你过来看看他们。国王缇瑞安，也许你能跟他们说说话。”

“今天我对小矮人们可没有多少好感，”缇瑞安说道，“女士，不过既然你提出了请求，那我可以做一件比这个更重要的事。”

露西带路，不一会儿，他们就能看见小矮人了。他们的表情很古怪，尽管绑住他们的绳子都消失不见了，他们既没有散步或是尽情享受，也没有躺在地上好好休息。他们紧紧地围成一圈，面对面地坐着。他们从不向四周看，直到露西和缇瑞安已经走到他们身边，快碰到他们，他们才注意到有人来了。小矮人都竖起脑袋，好像他们看不见任何人，只是用力聆听，试图通过声音来猜测发生了什么。

“小心点儿！”其中一个小矮人暴躁地说道，“注意你们在往

哪儿走。可别踩到我们的脸！”

“行！”尤斯塔斯愤愤不平地说道，“我们不是瞎子，我们头上有眼睛！”

“如果你们能在这里看见什么，那眼睛一定好得不得了。”还是那个小矮人在说话，他的名字叫迪格尔。

“在哪里？”埃德蒙说道。

“你这个笨蛋，当然是在这里。”迪格尔说道，“在这个漆黑的、狭小的、难闻的小棚屋里。”

“你瞎了吗？”缇瑞安问道。

“难道在黑暗里，我们都是瞎子吗？”迪格尔说道。

“但是这一点儿也不黑，你们这些可怜的、愚蠢的小矮人们啊，”露西说道，“你们看不见吗？抬起头！看看四周！你们看不见天空、树木和花朵吗？你们难道看不见我吗？”

“以所有谎言的名义起誓，我怎么能看见不存在的东西呢？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如果你看不见我，我又怎么能看见你呢？”

“但是我能看见你，”露西说道，“我可以证明我能看见你，你嘴里叼着烟斗。”

“任何闻得出烟草味的人都能猜到。”迪格尔说道。

“哦，可怜的东西！这可真糟糕。”露西说道。然后她想出了个办法。她停下脚步，摘了一些野紫罗兰。“听着，小矮人，”她说道，“即使你们看不见，但也能闻吧。你能闻到这个吗？”她向

前弯着身子，将一把新鲜、潮湿的花朵凑在迪格尔丑陋的鼻子边。不过她不得不迅速向后跳回，以防被他坚硬的小拳头打到。

“我不要这玩意儿！”他喊道，“你好大的胆子！你安的什么心，把肮脏的褥草塞到我脸上？里面还有长着刺的蓟呢。这跟你的味道一样！你究竟是谁？”

“泥土人，”缇瑞安说道，“她是女王露西，是阿斯兰从遥远的过去把她送到这儿的。仅仅是为了她的缘故，我缇瑞安，你们合法的国王，才没有在你们一次又一次的背信弃义后，把你们的脑袋砍下来。”

“真是荒唐至极！”迪格尔大声喊道，“你怎么还能再讲这些谎话呢？你那无所不能的狮子没来帮助你，不是吗？直到现在，你都被打败了，而且像我们一样被关在这个黑洞里，你还在耍老把戏。开始编造一个新的谎言，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谁也没有被关起来，这里一点儿也不黑，以及只有天知道的事情。”

“这里没有什么黑洞，你可别再幻想了，蠢货，”缇瑞安喊道，“你出来吧。”他向前一步，抓住迪格尔的皮带和帽兜，把他从小矮人的圈子里拽了出来，但是当缇瑞安刚把他放到地上，迪格尔就蹿回到老位置上，揉搓着鼻子，大吼道：“哦！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把我的脸往墙上撞。你差点儿把我的鼻子弄断了。”

“天哪！”露西说道，“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由他们去吧。”尤斯塔斯说道。在他说话的时候，大地颤

动了。芳香的空气突然变得更加香甜。他们的身后闪过一道明亮的光芒。所有人都转过身。缇瑞安心里有些害怕，最后一个转过身去。那里站着的正是他衷心期盼的、巨大的、真正的金狮子——阿斯兰。其他人已经围着他的前爪跪成一圈，把脸和手都埋在他的鬃毛里，他俯下巨大的脑袋，用舌头舔了舔他们。然后，他看向缇瑞安，缇瑞安颤抖着走上前来，投身在狮子的脚边，狮子亲吻了他，说道："干得好，纳尼亚的最后一任国王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能坚定地昂首挺立。"

"阿斯兰，"露西流着眼泪说道，"你能不能——可不可以为这些可怜的小矮人做些什么？"

"最亲爱的，"阿斯兰说道，"我会让你们看到，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走近小矮人，发出了一声长啸，尽管声音低沉，但是所有的空气都为之震动。然而，小矮人互相问道："听到了吗？那是小棚屋另一头的那帮人试图吓唬我们。他们用什么机器发出了那个声音，别管它。他们别想再让我们上当了！"

阿斯兰抬起头，摇晃着他的鬃毛。顷刻之间，小矮人的膝盖上摆放了丰盛的晚餐——馅饼、卤舌、烤野鸽、甜点和冰淇淋。每个小矮人的右手都握着一杯美酒，但是这也没什么用。他们开始狼吞虎咽，显然没有认真地品尝。他们还以为吃的喝的都是小棚屋里能找到的一些食物。一个人说他正在吃干草，另一个人说他吃了一口陈年萝卜，第三个人说他发现了一片生的卷心菜叶。当他们举起手

中盛着美酒的金杯凑到嘴边时，说道：“呸！我们现在竟然从驴子的水槽里喝这肮脏的水！真没想到我们会落到这步田地。”但是，不一会儿，每个小矮人都开始怀疑其他的小矮人找到了比自己手中更加美味的食物，于是开始争抢起来，几分钟后，争吵升级到斗殴，所有的美味佳肴都抹在了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甚至有些被踩在了脚下。终于，他们坐了下来，护理被揍黑的眼圈和流着血的鼻子，他们齐声说道：“行啦，至少这里没有谎言。我们不能再让任何人欺骗我们了。小矮人只为了小矮人。”

“你们看，”阿斯兰说道，“他们不让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宁愿选择诡诈，也不选择信任。他们的牢狱，由心而生，而现在，他们依旧困在自己心中的牢狱里。他们太害怕被欺骗了，所以我们无法让他们走出来。但是，孩子们，走吧。我还有其他事要做。”

阿斯兰向门走去，他们都跟在他的身后。他抬起头，咆哮道：“现在是时候了！”接着，用更加响亮的声音喊道，“时间！”然后，继续吼道，“时间！”这吼声是如此洪亮，连繁星都被震动了。门打开了。

第十四章 黑夜降临纳尼亚

他们都站在阿斯兰的右边，从打开的门望出去。

篝火已经熄灭，大地陷入了漆黑。事实上，如果不是看见黑色树影的尽头与繁星接壤，你都无法说明你正望向一片森林。但是，当阿斯兰再一次咆哮时，他们看见左边出现了另一个黑影。在没有繁星的映衬下，他们看到了一小块黑影，这黑影越升越高，变成了人的形状——巨人中最庞大的巨人。他们对纳尼亚非常熟悉，可以判断出他站在哪里。他一定站在石里卜河外向北延伸的高沼地上。然后，吉尔和尤斯塔斯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沼泽地下的深洞里见过一个庞大的巨人在睡觉，人家告诉他们，他的名字叫时间之父，

他会在世界末日时醒来。

“是的，”尽管他们还没开口说话，阿斯兰便说道，“他躺着睡觉时名字叫时间，现在他醒了，就会有新的名字。”

这时，巨人把一个号角举到嘴边。他们之所以能看见这个动作，是因为他的姿势在繁星的映衬下有所改变。之后——过了好一会儿，因为声音的传递很慢——他们听到了号角的声音，高亢而又骇人，却有一种古怪的凄美感。

顷刻间，天空中满是流星。即使划过一颗流星，都令人赏心悦目，更何况，现在有几十颗、几百颗流星，像是一场不间断的银白色的雨。星雨下了一会儿后，他们之中的一两个人开始发觉在天空的映衬下又出现了一个像巨人的黑色阴影。但他出现在截然不同的地方，正好在脑袋上空，也就是你所称的天之顶的地方。“也许是一片云。”埃德蒙心想。至少，那里没有一颗星星，只是漆黑一片。然而，在他的周围，继续下着流星雨。之后，这块没有星星的黑影逐渐变大，从天空的正中央向外不断蔓延。四分之一的天空变成了黑色，然后一半儿的天空变成了黑色，最后，流星雨只是在低到靠近地平线的地方倾泻而下。

面对这激动人心的奇观（当然也有惊恐），他们突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不断蔓延的黑暗压根儿不是云，只是一片虚无。天空中之所以出现黑色的地方，是因为星星都离开了。所有的星星都落了下来，是阿斯兰呼唤他们回家去。

流星雨在落尽之前的最后几分钟，是十分激动人心的。星星开始在他们的四周落下。但是在那个世界的星星和我们这个世界的星星不同，他们不是燃烧着的巨大星球。他们是人。埃德蒙和露西就曾见过一个。于是，他们发现，现在落下来的是闪闪发光的人，他们长着一头像是燃烧着的银丝般的长发，手中的矛像是炽热的金属，从黑色的天空中向他们冲下来，速度比坠落的石头还要快。当他们落在地上，把青草燃着时，发出嘶嘶的声音。所有的星星都掠过他们，站在身后稍微靠右一点儿的某个地方。

这倒是非常有利，因为如果不是有他们在身后，那么在这个没有挂着星星的夜晚，一切都会陷入无边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站在他们身后的星星群放射出强烈的白光，越过他们的肩膀向前照射。他们看见眼前的纳尼亚森林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向前不断延伸，他们仿佛置身于强光灯下。每一丛灌木，几乎每一根草的背后都有黑色的影子。每一片树叶的边缘是如此鲜明，你会觉得把手指放在上面都会被划破。

他们自己的影子投射在身前的草地上。但是，最壮观的是阿斯兰的影子。他的影子在他们的左边蔓延开来，如此巨大而又十分可怕。这一切，如今出现在永远不会再有繁星的天空之下。

他们身后（靠右一点儿）的光亮如此强烈，甚至连北部沼泽的山坡都被照亮了。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巨大的野兽慢慢地沿着山坡向纳尼亚爬来，有庞大的龙、巨大的蜥蜴、长着蝙蝠式翅膀

的无毛鸟。他们消失在森林里，几分钟的时间内一切都寂静无声。然后，传来了——起初是从很远的地方——哀号的声音，随即，从四面八方传来了沙沙声、嗒嗒声和振翅声。声音越来越近。不一会儿，就能从大脚爪啪嗒啪嗒的走路声中分辨出小脚蹦蹦跳跳的声音，还能从大个头儿的蹄子发出的隆隆声中分辨出小个头儿发出的嘚嘚声。之后，便能看见几千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终于，从森林的阴影中蹿出来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生灵——会说话的野兽、小矮人、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羊人、巨人、卡乐门人、阿钦兰人、独脚怪，以及来自于陌生西部的某些遥远荒岛的奇怪又神秘的生物——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争先恐后地冲上小山。所有的生灵都向阿斯兰站立的那个门跑去。

这段时间的冒险是绝无仅有的，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梦，而后也很难确切地回忆起来。尤其是没有人能说清到底过了多长时间。有时，看起来似乎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有时让人觉得似乎已经过了好几年。毋庸置疑的是，除非门变得非常非常大，或是野兽们都突然缩小成虫子，否则这么一大群体格庞大的野兽是不可能穿过这扇门的。不过，在当时，似乎没有人考虑到这个问题。

生灵们不断地向前涌来，离站着的星星越近，他们的眼睛就越明亮。但是当他们靠近阿斯兰时，会发生两件不同的事，而每个人都会遇到其中一件事。他们都直直地望向阿斯兰的脸，我认为他们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有些人的表情可怕地变了——这是一种恐惧和仇恨

交织在一起的表情，而有些会说话的野兽，这种恐惧和仇恨的表情只持续了不到一秒种。你能看见他们突然不会说话了，变成了普通的动物。所有以这种表情瞧着阿斯兰的生灵都转变方向走到右边，也就是阿斯兰的左边，然后消失在他巨大的黑影中（正如你所听说过的），这个黑影向门的左边泻去。孩子们再也没见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但是其他的生灵望着阿斯兰的脸，衷心热爱他，尽管当时其中有些人也感到一丝害怕。所有的生灵都走进门，站在阿斯兰的右边。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古怪的生灵。尤斯塔斯甚至认出了一个小矮人，他就是曾经帮着敌人射杀马的小矮人之一。但是他可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事情（反正这也不是他的事），因为有一种强大的幸福感把其他思绪都抛之脑后了。在这些幸福的生灵中，一群围在缇瑞安和他的朋友身边的是那些他们曾经以为已经牺牲了的朋友们——人马龙恩威特、独角兽朱厄尔、勇敢的野猪和熊、老鹰千里眼、亲爱的狗儿和马儿，还有小矮人波金。

“向更远更高的地方冲啊！”龙恩威特大喊道，然后向西边隆隆地疾驰而去。尽管他们没有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句话让他们浑身都兴奋起来。野猪向他们高兴地咕噜着。熊正要嘟囔他还是什么都没明白时，瞥见了他们身后的水果树，以最快的速度，摇摇摆摆地向那些树走去，毫无疑问，他找到真正了解的东西。但是狗儿们留了下来，摇着他们的尾巴。波金也留了下来，和每个人握手，诚实的脸上洋溢着微笑。朱厄尔把他雪白的头靠在国王的肩

上，国王在他的耳边说着悄悄话。然后，每个人都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门上，想看看穿过门能看见什么。

现在，龙和巨型蜥蜴占领了纳尼亚。他们拔起树根，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好像这些树都是大葱的茎一样。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直到整片森林都消失殆尽。整个国家都变得光秃秃的，你可以看清各种各样东西的形状——那些你曾经从未注意到过的小山丘和小洞。青草都枯萎了。不一会儿，缇瑞安就发现自己眼前的世界只剩下光秃秃的岩石和土地。你很难相信这里曾经居住过那么多的生灵。怪兽们逐渐衰老，然后躺在地上死了。他们的肉体皱缩干瘪，露出了骨头。很快，只剩下巨大的骷髅，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地躺在没有生命的岩石上，看起来仿佛这些怪兽已经死了几千年。有好长一段时间，万籁俱寂。

终于，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站着的流星人的照耀下，一道长长的、平整的白色物质——从世界的东头向他们移动过来。

寂静被向四周不断扩散的喧闹声打破。一开始是汩汩声，然后是隆隆声，最后爆发出了呼啸声。他们终于看出是什么东西向他们涌来，速度极快，这是一道冒着泡沫的水墙。海平面正在上涨。在没有树木的世界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发生的这一切。你可以看见所有的河流变开阔了，湖泊变大了，分开的湖合并成了一个大湖，溪谷变成了新的湖泊，群山变成了岛屿，然后，这些岛屿也消失了。他们左边的高沼地和右边的高山在隆隆的咆哮声中轰然倒塌

了，扑通扑通地坠入不断上涨的水里。水流打着旋涡涌到门边（却从未涌过门），卷起的泡沫在阿斯兰的前爪处飞溅。从他们站的地方到水天相接的远方，已经变成了同一水平面的大海了。

远处开始放出光芒。一道阴沉又凄凉的曙光沿着海平面蔓延开来，越变越宽，越变越亮，直到他们不再注意身后的星星放出的光芒。终于，太阳升起来了，迪格雷勋爵和波莉夫人互相看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他们两人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曾见过垂死的太阳，他们立刻就知道这个太阳也濒临死亡。现在的太阳比原来的太阳要大三倍，不，二十倍，散发出暗红色的光芒。当光芒照射在时间巨人的身上时，他也变得红红的。太阳光洒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使得海水看起来如鲜血一般。

然后，月亮在错误的方位升了起来，她是如此靠近太阳，看起来也变成了红色。当太阳一看见升起的月亮时，便开始喷出巨大的火舌，像是燃烧的猩红色胡鬚或是毒蛇一样，向她靠近。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章鱼，试图把她拉进他的触角里。也许，他真的在拉她。不管怎样，她开始向他靠近，一开始速度很慢，但随即越来越快，终于，他长长的火舌舔舐着她，太阳和月亮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像熊熊燃烧的煤一样。巨大的火块坠到海里，一团团蒸汽升腾起来。

然后，阿斯兰说道："现在结束吧。"

巨人把他的号角扔到海里，然后伸出一个胳膊——看起来特别

黑，有上千英里长——穿过天空，直到他的手碰到了太阳。他拿起太阳，用手挤压，就像你挤压一个橘子一样。突然之间，一切都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

除了阿斯兰，每个人都向后跳去，因为一股股冰冷刺骨的风从门外刮了进来。门框上已经挂满了冰柱。

“彼得，纳尼亚的至尊国王，”阿斯兰说，“关上门吧。”

彼得冷得直发抖，把身体探入黑暗中，关上门。门是擦着冰关上的。然后，他笨拙地（因为即使是片刻之间，他的双手也已经被冻得麻木，并且发紫了）拿出一把金色的钥匙，把门锁上。

从这个门向外看到了十分奇怪的景象。但是，当他们在门里环顾四周时，眼前的一切则更加神奇。他们发现自己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头顶是蔚蓝的天空，脚边摇曳着繁花，阿斯兰的眼中浮现着笑意。

他敏捷地转过身，向下屈膝，用他的尾巴拍打着自己，然后像一支金色的箭一样蹿了出去。

“向深处跑！向高处跑！”他转过头喊道。但是谁能有他这样的速度呢？大家向西跟着他走去。

“所以，”彼得说，“纳尼亚被笼罩在黑夜中了。怎么，露西！你难道在哭吗？阿斯兰在前面带路，我们大家在这里呢。”

“别劝我不要哭，彼得，”露西说道，“我敢说阿斯兰不会这样劝我的。为纳尼亚哀悼，没有错啊。想想门外那些被冻死的

生灵。”

“是呀，我曾经真的希望，”吉尔说道，“纳尼亚会永远存在。我知道我们的世界会有终结的一天，但我从来没想过纳尼亚也会终结。”

“我看到了纳尼亚的开始，”迪格雷勋爵说道，“但没想到竟然会活着看到了他的终结。”

“阁下，”缇瑞安说道，“女士们哭泣没什么错。看，我还哭了呢。我曾经经历过母亲的去世。除了纳尼亚，我还能知道什么世界呢？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如果我们不为他哀悼，那就太不礼貌了。”

他们离开了门，离开了围坐在一起的小矮人们——他们还固执地以为自己在小棚屋里。一路上，他们聊着久远的战争与和平，古老的国王们与纳尼亚的辉煌。

狗儿们依旧跟着他们，时不时地也会加入讨论中，但是说的并不多，因为他们忙着一会儿冲向前，一会儿又返回来，在草地上嗅来嗅去，搞得都打喷嚏了。突然，他们闻到了什么，而这味道似乎让他们极其兴奋。他们开始争论，“是这个”、“不，不是这个”、“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谁能闻一闻这是什么？”、“把你的大鼻子让开，让其他人也闻闻”。

“各位，是什么呀？”彼得问道。

“一个卡乐门人，陛下。”好几只狗同时说道。

“带我们找到他，”彼得说道，“不管他是用战争还是用和平迎接我们，我们都欢迎他。”

狗儿们向前冲去，过了一会儿，他们便拼命地往回跑，大声地狂吠，说真的，是一个卡乐门人。（会说话的狗儿和那些普通的狗一样，总是认为他们此时此刻所做的事极其重要。）

其他人跟着狗儿，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卡乐门人，他坐在一棵栗子树下，身边流淌着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水。此人正是埃米斯。他立刻站起身，严肃地鞠了一躬。

“阁下，”他对彼得说道，“我不知道你是朋友还是敌人，但是无论你是谁，我都感到荣幸。不是有一位诗人说过，一位高尚的朋友是最佳的礼物，一位高尚的敌人是次佳的礼物。”

“阁下，”彼得说道，“我不认为在你和我们之间，还有战斗的必要。”

“请告诉我们，你是谁，你遇到了什么事？”吉尔说道。

“如果说来话长，那我们先喝口水，然后坐下来听吧，”狗儿吠道，“我们直喘气呢。”

“你们刚才一直上蹿下跳的，当然会气喘吁吁啦。”尤斯塔斯说道。

于是，人们坐在草地上。狗儿们在溪水边喧闹地喝饱后，也都笔直地坐了下来，喘着气，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稍稍歪向一边，开始听故事。不过，朱厄尔仍旧站着，用他的腹部把独角蹭亮。

第十五章 更高更深的地方

“尚武的国王们，”埃米斯说道，“还有女士们，你们的美丽令整个宇宙充满了光辉，我叫埃米斯，是塔什班城的泰坎哈潘的第七代后裔，我们的城市位于大沙漠之外的西部。我在泰坎利什达的命令下，与其他二十九名士兵于近期进入纳尼亚，最初，我听说要前往纳尼亚时，兴奋不已。因为我听说过关于你们国家的很多事情，非常热切地想与你们在战场上较量一番。但是当我得知我们要伪装成商人（这样的装扮对于战士和泰坎的子孙来说是种耻辱）进入纳尼亚，并且需要用谎言和阴谋诡计来进行斗争时，我的喜悦之情便没有了。最让人气愤的是，我们竟然要侍奉一只猴子！当他开

始说塔什和阿斯兰是二位一体时，我眼中的世界就变得黑暗起来。因为当我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信奉塔什神，我最大的渴望就是能更多地了解他，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亲眼见见他。但是我很厌恶阿斯兰这个名字。

“之后，正如你们所见，一夜又一夜的，我们被召集在茅草屋顶的小棚屋外，篝火也被点燃了。无尾猿从小棚屋里牵出了一个四条腿的东西，我看不大清楚究竟是什么。然后，所有的人和野兽们都向他鞠躬致敬。不过我一开始认为，泰坎被无尾猿给骗了。因为从小棚屋里走出来的并不是塔什神，也不是其他任何神。但是当我看到泰坎的脸，听见他对猴子说的每一个词后，我改变了想法，原来泰坎自己本身就不相信那是神。之后，我彻底明白了，他压根儿不相信塔什神。因为，如果他相信塔什神，他怎么敢去用一个别的东西伪装成塔什神呢？

当我明白这一切后，心中愤怒不已，我在想为什么真正的塔什神不从天上降下火球，攻击猴子和泰坎。尽管如此，我把怒意隐藏起来，也不多嘴多舌，等待着看这一切如何结束。但是，昨晚，你们其中的一些人也知道，猴子没有把那个黄色的东西带出来，却说谁想亲眼见见塔什兰——他们把两个词混在一起来假装两个神合二为一了——必须挨个儿进入小棚屋里。于是我对自己说，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骗局。但是当猫进去后，却疯了一样惊恐地蹿出来时，我确信里面是真正的塔什神，那些人既不了解塔什神，也并

不相信他的存在，反而召唤来了他，如今塔什神真的来到了我们中间，他要为自己报仇雪恨了。慑服于塔什神的伟大和恐怖，尽管我的心脏紧张得狂跳不已，但是我的渴望还是战胜了恐惧，我使劲儿克制住膝盖的颤抖，控制着牙齿不要发出咯咯的响声，下定决心要与塔什神面对面，尽管他会杀了我。于是，我请求进入小棚屋，尽管泰坎不乐意，但还是让我进去了。

当我一进入这扇门，第一件让我惊奇的事就是我发现自己在耀眼的阳光下（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尽管从外面看小棚屋里一片漆黑。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对此惊讶不已，就不得不为了保护自己的脑袋而和一个自己人搏斗起来。在我看见他的一瞬间，就明白猴子和泰坎让他在这里杀死那些不参与这个阴谋而进来小棚屋的人，所以这个人也是个骗子，并不是塔什神忠诚的仆人。我比他的战斗理由充分得多，于是我杀死了这个恶棍，把他扔出了门外。

“然后我环顾四周，看着蓝天和宽阔的土地，闻着芳香的气息。我心想，诸神在上，这真是个美好的地方。也许我进入了塔什神的国度，开始在这新奇的国土漫游，寻找他的踪影。

“我路过青青草地、似锦繁花，穿过各式各样有益健康的、令人愉快的树木，直到在两块岩石间的狭窄地带遇到了一头雄伟的狮子。他奔跑的速度像鸵鸟一样快，体型像大象一样庞大，毛发是纯粹的金色，明亮的眼睛像熔炉里流动的黄金溶液。他比拉格尔火焰山更加令人心惊胆战，他的美丽超越了世间万物，有如盛开的玫

瑰，远远胜于沙漠中的尘埃。然后，我跪倒在他的脚边，心想我的死期肯定到了，因为狮王（他值得所有人的尊敬）知道我的一生都信奉塔什神而不是他。然而，亲眼见到狮王并死在他的脚下，比在世上成为蒂斯罗克并活着却无法见到他要好得多。但是辉煌的狮王俯下他金色的头，用他的舌头舔着我的前额，说道，‘孩子，欢迎你的到来。’我却说道，‘狮王阿斯兰，我不是您的孩子，我是塔什神的仆人。’他回答道，‘孩子，你对塔什神的所有奉献，我都当作是对我的奉献。’因为我对智慧和真理的渴求，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向辉煌的狮王发出疑问，‘狮王，难道无尾猿说的是正确的，你和塔什神是二位一体的？’狮王大声咆哮，大地也为之震动，但是他的愤怒并不是向我发出的，他说道，‘这是错误的。不是因为我们是二位一体的，而是因为我们截然相反，你对他所做的一切效劳都奉献于我，是因为我和他的本质完全不同，任何卑鄙的效劳都不能奉献于我，而任何高尚的效劳也不能奉献于他。因此，如果一个人向塔什神发出誓言，并坚守他的誓言，那么他其实是在对我起誓，并且也是我犒赏了他的誓言，尽管他并不知情。如果任何人以我的名义做了残忍的事，那么尽管他呼唤了我的名字，但事实上，他在为塔什神效劳，并且也是塔什神接受了他的奉献。你明白了吗，孩子？’我说，‘狮王，您无所不知，所以一定知道我明白了。’但是我接着说道（因为真理强迫我说出来），‘但是，我的一生都在追随塔什神。’‘亲爱的人，’辉煌的狮王说道，‘除

非你的渴望是为我而生，否则你不会寻找得如此长久、如此真诚。因为每个人都会找到他们真正追寻的东西。’

“然后他向我吹了口气，我的四肢便不再颤抖，随即稳稳地站了起来。这之后，他说的就不多了，但是他说我们会再一次见面，而且我必须前往更高更深处的地方。然后他转过身，仿佛一场金色的风暴，突然消失了。

“国王们和女士们，从那以后，我到处寻找他，我是如此的喜悦和幸福，而这感情像是伤痛一样让我虚弱。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他竟然称我为‘亲爱的人’，我却像一条狗……”

“什么？你说什么？”其中一条狗说道。

“阁下，”埃米斯说道，“这只是我们在卡乐门常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方式。”

“好吧，我没法说我有多喜欢这种说话方式。”狗儿说道。

“他没有任何恶意。”一只年老的狗说道。

“毕竟，当我们的小犬们不听话时，我们也称他们为臭儿子。”

“是的，我们确实这样，”第一只狗说道，“或是臭女儿。”

“嘘，嘘，”年老的那只狗说道，“这可不是个好词儿。记住你现在在哪儿。”

“快看！”吉尔突然喊道。有个动物走了过来与他们相会，看起来很是羞怯。他是个优雅的动物，有四条银灰色的腿。他们细细地瞧了整整十分钟，才有五六个声音同时说道：“啊，这是老困惑

呀！”他们从来没有在白天见过脱掉狮子皮毛的困惑，他看起来大不相同了。如今，他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一头漂亮的驴子，披着柔软的灰色皮毛，诚实的脸上流露出温柔的表情。如果你亲眼见到了他，也一定会像吉尔和露西那样冲向前，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的鼻子，抚摸他的耳朵。

当他们询问他去了哪儿时，他说他和其他动物们一起走进这扇门，但是说实话，他一直试图远离他们，远离通往阿斯兰的路。因为亲眼见到真正的狮王，会让他为自己曾经穿着狮子皮毛这件蠢事而感到无地自容，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其他人。但是当他看到他所有的朋友都向西走去，然后在他吃了几口青草后（一生中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青草），他鼓起了勇气，也追随而去。“但是如果真的要面对阿斯兰，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补充道。

“你会发现，当你真的见到阿斯兰时，不会出任何问题。”女王露西说道。

然后他们一起向西走，因为当阿斯兰喊道“向更高更深处的地方走”时，他似乎指的就是这个方向。还有很多其他的生灵也向着这个方向慢慢地行走，但是这片长满青草的土地是如此宽广，大家不会挤成一团。

现在时间似乎还早，空气中弥漫着早晨的清新。他们走走停停，不断环顾四周，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太美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总有些让他们不大明白的地方。

“彼得，”露西说道，“你说这是哪儿？”

“我不知道，”至尊国王说道，“这让我想起了某个地方，但是我记不起名字了。这会不会是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度假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假期肯定特别美妙，”尤斯塔斯说道，“我敢打赌，在我们的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和这里相似。看看这些颜色，看看这崇山峻岭上的蓝色，在我们的世界里可找不见。”

“这难道不是阿斯兰的国度？”缇瑞安问道。

“不像是在世界东尽头外、高山顶上的阿斯兰国度，”吉尔说道，“我曾经去过那儿。”

“如果你问我，”埃德蒙说道，“倒像是纳尼亚里的某个地方。看看前面的那些山，还有这些山后的巨大冰块，看起来很像我们曾在纳尼亚见过的群山，就是大瀑布外、在西部耸立的那些山。”

“是的，就是那些山，”彼得说道，“只是变得更大了。”

“我并不认为这些山和纳尼亚的那些山很像，”露西说道，“但是看看那边。”她向他们左边的南方指去，然后每个人都停下脚步，转头望去。“那些山，”露西说道，“就是长着茂密森林的山和后面那座蓝色的山，难道不像纳尼亚南部边界的山吗？”

“真的很像！”沉默了一会儿后，埃德蒙喊道，“一模一样。看，那是有两座山峰的皮尔山，还有通往阿钦兰的小道和其他的一切！”

“不过不全像，”露西说道，“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它们的色彩似乎更加多样，它们比我记忆中的更遥远，它们更……它们更……哦，我不知道了……”

“看起来更加真实。”迪格雷勋爵轻柔地说道。

老鹰千里眼突然振翅高飞，在三四十英尺的高空盘旋着，又飞回地面。

“国王和女王们，”他喊道，“我们真是太疏忽大意了。我们不过是刚开始看到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在高空看到了一切——艾缇丝缪尔、海狸大坝、大河，还有凯尔帕拉维尔都在东海的尽头闪闪发光。纳尼亚没有灭亡。这就是纳尼亚。”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彼得说道，“阿斯兰告诉我们这些长大的人说，我们再也回不到纳尼亚了，而现在我们就在纳尼亚。”

“是的，”尤斯塔斯说道，“而且我们亲眼看到纳尼亚的毁灭，连太阳也被熄灭了。”

“而且一切又都全然不同。”露西说道。

“老鹰是对的，”迪格雷勋爵说道，“听我说，彼得。当阿斯兰说你再也不能回到纳尼亚时，他是指你所想的那个纳尼亚。但是，那不是真正的纳尼亚。你心中的那个纳尼亚有开始，有结束。它只是真正的纳尼亚的影子或是翻版，而真正的纳尼亚在这里，并且一直都在这里。正如我们的世界，英国和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只

是阿斯兰的世界里某个地方的影子或翻版。你无需为纳尼亚哀悼，露西。旧纳尼亚中所有重要的东西，所有亲爱的生灵，都从那扇门进入了真正的纳尼亚。当然，这是不同的。就像真实的东西和它的影子不同，醒着的真实生活和梦不同一样。”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像号角一样让每个人激动不已。不过他又低声加了几句话：“这些都写在柏拉图的书里了，都在柏拉图的书里，天哪，这些学校都在教他们什么呀！”年龄大一些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这番话与他们在很久以前的另一个世界里听他所讲的一模一样，不过在那个世界里，他的胡须不是现在的金色，而是灰色。他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于是自己也跟着笑起来。但是顷刻间，他们又都变得严肃起来，正如你所知道的，有一种幸福和奇迹总是会使人若有所思。因为这一切太美好了，不想浪费在玩笑上。

很难解释清楚，这个阳光普照的世界与旧的纳尼亚有什么不同，就像我很难告诉你这里的水果是什么味道一样。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也许会有些头绪。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屋子里待过，这间屋子有一扇窗户，从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见美丽的海滨或是山间翠绿的溪谷。房间里，面对着窗户的那面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当你从窗户前转过身子，你突然在镜子里瞥见了那片海或那座溪谷。镜子里的海或溪谷，在某种意义上与真实的世界一模一样，却又有些不同——更加深邃、更加奇妙、更加像故事里的地方，而这个故事你从来也没听说过，却很想知道。旧纳尼亚和新纳尼亚的区别就像这

样。新的纳尼亚是个更加深邃的国度，每一块岩石、每一朵花、每一根草看起来都更加意味深长。我没法更好地形容这些了，如果你亲自来到这里，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独角兽把大家的感受概括起来。他抬起右前蹄跺着地面，仰天长啸，然后喊道："我终于回到家了！这是我的真正的国土！我属于这里。这是我穷尽一生寻找的土地，尽管直到刚才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之所以热爱旧纳尼亚，就是因为他和真正的纳尼亚有些相似之处。布里——嘶——嘶！让我们向更高更深处的地方走吧！"

他摇摆着鬃毛，向前一跃便飞奔起来——在我们的世界里，独角兽的疾驰会让他一会儿的工夫就从视野里消失。但是，现在最古怪的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开始奔跑起来，而且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都能跟上独角兽，不光是狗儿和人类，就连胖胖的小困惑和短腿的小矮人波金都赶得上呢。风吹在他们的脸上，仿佛他们在开着一辆疾驰如飞、没有挡风玻璃的车。美景从身边掠过，就像他们坐在一辆特快列车里从窗户向外望去的景象。他们越跑越快，却没人感到热不可耐、疲惫或是上气不接下气。

第十六章 再见了，幻影世界

如果一个人能够飞跑而不感到疲倦，那么我认为他就不会想做别的事了。但是也许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想要停下脚步，而正是一个特殊的缘故让尤斯塔斯喊道："听我说！别急！看看我们到哪儿了！"

他可能已经停下了脚步。因为，现在在他们眼前的是大锅潭和大锅潭后方的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每秒钟几千吨的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有的地方闪着如钻石般耀眼的光芒，有的地方呈玻璃般的暗绿色，大瀑布雷鸣般的水流声已经响彻双耳。

"不要停下来！向更高更深的地方走。"千里眼一边喊道，一

边倾斜着向上飞高了些。

“你当然很方便了。”尤斯塔斯说道，但是朱厄尔也喊道：“别停下来！向更高更深处的地方走。大跨步走的时候别忘了这个目标。”

在大瀑布的轰隆声中，勉强能听到他的声音。紧接着，每个人都看见他跳进大锅潭中。在他的身后，其他人也匆促忙乱地一个接一个地跳入水中，激起一个个的水花。水并不像他们（尤其是困惑）想的那样冰冷刺骨，而是凉爽宜人，卷着泡沫。他们发现自己都径直向大瀑布游去。

“绝对疯了。”尤斯塔斯对埃德蒙说道。

“我知道，但是……”埃德蒙说道。

“这难道不是很奇妙吗？”露西说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感受不到害怕，即使我们想害怕，也感受不到？试一试。”

“天哪，真是没有害怕的感觉。”尤斯塔斯在尝试之后说道。

朱厄尔第一个游到大瀑布的脚边，缇瑞安紧随其后。吉尔是最后一个游到的，比其他人对眼前的一切看得都清楚。她看见有个白色的东西平稳地在瀑布的水面上移动。这个白色的东西就是独角兽。你不能分辨出他是在游泳，还是在攀爬，但是他越来越高。他的独角把头顶上的水流劈成两股七彩的水流，从他的肩膀滑落。他的身后紧跟着的是国王缇瑞安。他滑动着胳膊和腿，仿佛在游泳一般，他却直直地向上移动，好像能游上墙一样。

看起来最有趣的是狗儿们。在飞跑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累到气喘吁吁，但是现在，他们挤在一起，扭动着向上爬时，不停地响起劈啪的打喷嚏声，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狂吠，而每次吠叫的时候，他们的嘴里和鼻子里都灌进了水。但是吉尔还没来得及把所有事情都看清楚，她自己也进入到大瀑布向上爬。在我们的世界，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就算你没有被溺死，也会被上千吨重的水流冲撞在数不清的岩石上而粉身碎骨。但是在那个世界，你可以做到。你继续向上爬，越来越高，大瀑布折射的光芒照耀在你的身上，各种彩色的石头在水流中闪闪发光，仿佛你正在光芒本身上向上爬一样，而且越爬越高，如果你还能感受到害怕的话，那么这样的高度足以让你心惊胆战，而现在你只是兴奋不已。终于，你来到悬崖峭壁的顶端，激流就是从这里形成一道美丽又平滑的弧线，坠入大锅潭的。你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大瀑布之上的平坦的河流中。激流在你的身后奔腾，你却是个技术如此高超的游泳健将，竟然能逆流而上。不一会儿，他们就爬上了岸，尽管浑身都湿透了，却满是欣喜。

眼前是一道深深的河谷，巍峨的雪山高耸入云，现在越来越近了。

“向更高更深的地方走。”朱厄尔喊道，所有的人立刻又出发了。

他们现在离开了纳尼亚，往高处进入西部荒野，这里连缇瑞安

和彼得，甚至是老鹰都从未见过。但是迪格雷勋爵和波莉夫人曾见过这里。“你记得吗？你记得吗？”他们说话的语调平稳沉静，尽管一行人前进的速度比箭还快，却一点儿也不气喘吁吁。

“那么，勋爵，”缇瑞安说道，“故事里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二位在世界初创的当天，就来到了这里？”

“是的，”迪格雷说道，“在我看来，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

“你们骑着会飞的马？”缇瑞安问道，“这也是真的？”

“当然，”迪格雷说道。不过狗儿狂吠道：“快点，快点！”

于是，他们越跑越快，看起来已经不是在跑，而是在飞一样，甚至连头顶上飞翔的老鹰都不比他们快。他们穿过一个蜿蜒的山谷，然后又穿过一个蜿蜒的山谷，来到一个陡峭的山坡上，以更快的速度走下山的另一侧，沿着河流，有时也镗过河流，滑过山中的湖泊，仿佛他们自己就是一艘有生命的快艇，终于，他们到了一个长湖的尽头，湖水像是一块蓝宝石，在那里，他们看到一座光滑的绿色小山。小山的山坡如金字塔的边一样陡峭，绿色的城墙环绕山顶，茂盛的树枝向墙外伸去，叶子看上去像银的，果实像金的。

“向更高更深的地方走！”独角兽吼道。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径直向山脚下跑去，然后发现自己竟然已经爬上了山坡，就像被劈开的水流冲向岸边突出的某块岩石一样。尽管山坡陡峭得像屋顶，青草地光滑得像是玩保龄球的场地，却没有人摔倒。他们抵达

山顶时，速度才慢了下来，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面前是一扇宏伟的金色大门。一开始，谁也没有勇气去试试能不能打开门。他们的感觉就像当初面对那些水果时一样，心想：“我们能不能这么做？这样做是对的吗？我们是不是该这么做？”

就在他们迟疑的时候，一只巨大的号角在墙内花园里的某个地方吹起了既洪亮又动听的号角声，金门便打开了。

缇瑞安屏息站立着，猜测谁会从门里走出来。不过出来的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人物，一只小小的、皮毛光泽的、眼睛明亮的、会说人话的老鼠，他的头箍上还插着一根红色的羽毛，左爪按在一把长剑上，以最美的姿态深深地鞠了一躬，尖声说道：“以狮王的名义，欢迎你们。来吧，向更高更深处的地方走吧。”

然后缇瑞安看到国王彼得、国王埃德蒙和女王露西都跑向前，跪着向老鼠致敬，他们齐声喊道：“雷佩契普！”在这奇迹前，缇瑞安的呼吸也急促起来，因为他现在知道了，这只老鼠就是纳尼亚最伟大的英雄之一，雷佩契普曾参加过贝鲁纳战役，在那之后，他跟随航海者凯斯宾国王一同远航去了世界的尽头。他还没来得及多想，就感到两条强壮的手臂搂住了他，一个满是胡须的嘴唇亲吻着他的脸颊，他听到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说道：“孩子，你比我最后一次见你时，更强壮、更高大了！”

这正是他的父亲，仁慈的国王瑞廉，但他的模样并不是缇瑞安最后一次见他的样子，那时的他在与巨人战斗后，被人抬了回来，

脸色苍白、身负重伤，而他的模样也不是缇瑞安印象中的老年时期的模样，老年的国王瑞廉是个灰白头发的战士。眼前的父亲，年轻又快乐，他想起来在很久以前，自己还是个小孩时，在一个仲夏夜，还没上床睡觉之前，和他在凯尔帕拉维尔的城堡花园里玩耍的父亲正是这个样子。晚餐时他常吃的面包和牛奶的味道又回来了。

朱厄尔心想："我要让他们聊一会儿，然后我再过去觐见仁慈的国王瑞廉。在我还小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鲜亮的苹果。"不过接下来，他还有其他事情要思考呢。因为一匹马从门里走了出来，他强壮有力、雍容华贵，甚至连独角兽在他面前也自惭形秽，这是一匹长着翅膀的马。他看了看迪格雷勋爵和波莉夫人，然后嘶吼道："我的兄弟们！"迪格雷勋爵和波莉夫人也喊道："飞羽！善良的老飞羽！"说罢，便跑过去亲吻他。

这时，老鼠重新催促他们进门。于是，所有人都穿过金门，花园里宜人的芳香迎面吹来，和煦的阳光和树下的阴凉完美地交织在一起，白色的花朵点缀在柔软的草甸上。第一件令他们惊讶的事是这个地方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新到的人见面。

你曾经听到过的（如果你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所有人似乎都来了，那么。猫头鹰格林姆费瑟、沼泽族人普德格伦姆、解除魔法的国王瑞廉、瑞廉的母亲星星之女，还有他伟大的父亲凯斯宾。紧挨着凯斯宾的是德里宁爵士、伯尼勋爵、小矮人杜鲁普金、善良的

獾特鲁佛汉特、人马格兰斯托姆，还有拯救大战中的上百个英雄。从另一边来的还有阿钦兰的国王科尔、他的父亲国王伦恩、他的妻子皇后阿拉维斯、他的弟弟勇敢的王子霹雳拳击手科林、能言马布里和母马赫温。对于提瑞安来说，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那边走来了远古时期的两头善良的河狸和羊人汤姆纳斯。大家互相问候、亲吻、握手、讲老笑话，当再一次聊起这些五六百年前的老笑话时，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奇妙。大家向前来到果园的中央，凤凰神鸟栖息在一棵树上，俯视着所有的人，在树的脚下有两个宝座，上面坐着国王和女王，他们是如此的伟大和美丽，每个人都拜倒在他们的面前。而他们确实应该如此，因为面前的正是国王弗兰克和女王海伦，纳尼亚和阿钦兰的大部分古代国王都是他们的后裔。如果你被带到至高无上的亚当和夏娃面前，就会明白缇瑞安此刻的感受。

大约半小时后——或者是过了半个世纪后，因为那里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不一样——露西和她亲爱的朋友，她的纳尼亚老朋友羊人汤姆纳斯站在一起，越过花园的围墙向下望去，整个纳尼亚呈现在眼前。不过当你俯瞰时，你会发现这座山比你所认为的要大得多，闪闪发亮的悬崖峭 壁一直延伸到他们脚下几千英尺的深处，最低处的树木看起来还不如绿色的盐粒大。然后她转过身，背对着城墙，瞧着花园。

“我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现在明白了。这个花园就像那个小棚屋一样，里面的世界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

“当然，夏娃的女儿，”羊人说道，“你越往深处和高处走，一切都变得更大了。里面要比外面大很多。”

露西认真地看着花园，发现这里并不真的是一座花园，而是拥有河流、森林、大海和群山的完整世界。但是这一切并不陌生，她都认识。

“我明白了，”她说道，“这里还是纳尼亚，但是比下面的纳尼亚更加真实、美丽，正如比小棚屋门外的纳尼亚更加真实和美丽一样！我明白了……世界中还有世界，纳尼亚中还有纳尼亚……”

“是的，”汤姆纳斯先生说道，“就像洋葱一样。除非你不断地往里剥，每个洋葱圈都比上一个大。”

露西左顾右盼，不一会儿就发现一件崭新的美好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无论她看向多远的地方，一旦她把目光锁定在什么上，它就会变得很清晰很近，仿佛她在用望远镜一样。她能一眼望见整个南部大沙漠，还有沙漠之外的宏伟的塔什班城。向东望去，她能看到海岸上的凯尔帕拉维尔，甚至能看到曾经属于她的那间屋子的窗户。向海洋深处望去，她看到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岛屿，直至世界的尽头，在世界的尽头之外，还看到了他们称之为阿斯兰的国度的大山。但现在她看见了这座大山不过是围绕着整个世界的绵延不绝的山脉的一小部分。它就在她的面前，看起来很近。然后她向左边望去，看到了一大团色彩艳丽的云朵，她与云朵之间隔了一道沟。但是在她仔细地观察后，发现这压根儿不是云朵，而是一片货真价

实的陆地。当她的眼睛盯住某一块地方时，她立刻喊道："彼得！埃德蒙！快来看！快点！"于是，他们都走过来瞧一瞧，他们的眼睛也像露西的眼睛一样能看清一切。

"啊！"彼得惊呼道，"那是英国。那是科克教授的老房子，我们的一切冒险就是从那开始的！"

"我以为那座房子被毁了呢。"埃德蒙说道。

"屋子是毁了，"羊人说道，"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是英国里的英国，是真正的英国，正如现在这个真正的纳尼亚一样。并且，在这个内部的英国里，没有一件好的东西是被毁掉的。"

突然，他们的眼光挪到了另一个地方，彼得、埃德蒙和露西惊讶地吸了口气，边招手、边喊了起来，因为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父母隔着那道深深的宏伟山谷，也向他们挥舞着手臂。这就像当你站在码头等着上岸的人时，他们站在巨船的甲板上招手一样。

"我们怎么能和他们团聚呢？"露西问道。

"这很简单，"汤姆纳斯先生说道，"那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全是真正的国家——只是阿斯兰的崇山峻岭上突出来的一片陆地而已。我们只要沿着山脊向上向里走，直到相连的地方就可以了。听！国王弗兰克的号角响起来了，我们必须向上走了。"

不一会儿，他们就发现大家都聚在一起——这真是一个壮观的队伍——向着比你在这个世界里看到的所有高山都要高得多的崇山

峻岭走去，即使那里有能看见的高山。但是这些山上都没有积雪，有的是森林、绿色的山坡、甜美的果园、闪着光芒的瀑布，一个高过一个，无限向上延伸。而他们正在走着的陆地越变越窄，两侧各有一个深谷，越过这个山谷就能到达真正的英国啦，眼看着距离越走越近。

眼前的光亮越来越强烈。露西看到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悬崖就像巨大的梯子一样，在他们面前向上延伸。接着，她把一切事情都抛之脑后了，因为阿斯兰向他们走来，他从一个峭壁跳下另一个峭壁，如一条倾泻而下的充满力量的美丽瀑布一般。

阿斯兰首先呼唤的人是驴子困惑。他走向阿斯兰，你从没见过比那时的他看起来更加虚弱、更加愚蠢的驴子了。他站在阿斯兰的身边，看起来像圣·伯纳德身边的小猫一样小。狮王俯下他的头，在困惑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于是他长长的耳朵耷拉了下来，但是狮王又说了些别的什么，他的耳朵又竖了起来。人们没法听见他两次说的话。然后阿斯兰向他们转过身，说道："看起来，你们不像我指望的那样开心呀。"

露西说道："我们很担心被送走，阿斯兰。你总是把我们送回自己的世界。"

"不要担心这些，"阿斯兰说道，"难道你们没猜出来吗？"

他们的心脏猛跳了一下，心中生起一股强烈的希望。

"确实发生了火车事故，"阿斯兰温和地说道，"你们的父

母亲，还有你们，在你们所称的那个影子世界里都死了。学期结束了，假期开始了。梦醒了，现在已经是早上了。”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在他们的眼里他不再像一头狮子。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实在太美丽、太壮观了，我无法描写出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所有故事的结束，我们可以最真切地说，从此以后，他们永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真正故事的开始。他们在这个世界和在纳尼亚的所有冒险只不过是一本书的封面和扉页，如今，他们终于开始了这个伟大故事的第一章。这伟大的故事，我们谁也没有读过，它将会永远永远地进行下去，每一章都比前一章更加精彩。

与本书相关的地理位置介绍

大锅潭

大锅潭位于纳尼亚遥远西方的灯柱荒林外的大瀑布边上，是一个深潭。大瀑布气势磅礴地坠入潭中，发出的巨响仿佛永不停歇的巨雷声，纳尼亚河则是从另一边湍急地流出。倾泻而下的瀑布使得潭里的水不停地跳跃、冒泡、翻滚，仿佛被煮沸的水一般，这也是大锅潭这个名字的由来。早春时节的大锅潭是最生机勃勃的，纳尼亚西部荒野外的群山上流下的河流汇合着刚刚融化的雪水奔腾而来，气势十分磅礴。

西部荒野

西部荒野是一大片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位于纳尼亚西边的高山和荒野外，迪格雷勋爵曾经坐着“飞羽”前往苹果树花园时路过大锅潭和西部荒野；曾经占领纳尼亚的台尔马人也是来自西方，他们的发源地台尔马地区就在西部荒野中。

纳尼亚种族介绍

人　类　人类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都是来自其他世界的人，通过各种机缘进入纳尼亚，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冒险，后来成为纳尼亚世界的最高领导者。

能言兽　在纳尼亚，能言兽与人类地位平等。他们的祖先和一般动物一样，不会说人类的语言，是阿斯兰赋予他们思考和说话的能力。他们的体型比一般动物稍大一些。能言兽大致分为禽类、有蹄类、哺乳类、啮齿类。

小矮人　小矮人被称为大地之子，擅长采矿、木工、铸铁，战争时也擅于射箭。根据外形和毛发颜色的不同，可以分为红矮人与黑矮人，一般情况下，红矮人较为仁慈、正直；黑矮人则自私、凶暴。

神　怪　纳尼亚世界中有许多在我们这个世界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怪，包括人马、树精、羊人、独角兽等。

神　纳尼亚世界中经常会出现传说中的神，如酒神巴克斯、森林之神西雷诺斯、太息神、圣诞老人等。

纳尼亚编年史

这是纳尼亚王国重大事件的年代纪，记录这个王国两千多年来的一些重要事件，此年表的编列是从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系列著作以及他当年创作留下的手札中整理而出。

纳尼亚纪元	重要大事
元年	纳尼亚王国在阿斯兰的歌声中诞生，他创造了纳尼亚的星辰山川、芸芸众生，并选定一些动物成为能言兽。 另一个世界的男孩迪格雷和女孩波莉通过魔法戒指来到恰恩，意外地将毁灭恰恩的邪恶女王简蒂丝带到纳尼亚，迪格雷为弥补过错，种下护卫纳尼亚疆界的苹果树，简蒂丝远逃北方荒原。 阿斯兰选定亚当后代弗兰克一世成为纳尼亚的首位国王，他的妻子海伦则成为纳尼亚的首位皇后。
180 年	纳尼亚国王弗兰克的次子带领他的追随者前往南方辟荒，在纳尼亚王国的南方建立了阿钦兰王国。
204 年	一些阿钦兰的反叛者穿越南边沙漠，建立卡乐门王国。
300 年	卡乐门王国日渐强大，殖民范围由海边一直延伸到纳尼亚西部。

302 年	由于台尔马一带的卡乐门人行事十分邪恶，阿斯兰将他们变成不会说话的野兽，该地也逐渐荒芜。 纳尼亚的盖尔国王除掉了孤独群岛上作乱的妖龙，该地从此并入纳尼亚的版图，以后的纳尼亚国王也就成为孤独群岛之主。
407 年	阿钦兰的奥尔文国王击败双头巨人皮尔，把他变成了大石头，这块石头被人们命名为皮尔山。
460 年	另一个世界的一群海盗通过一个充满魔法的密道，来到了台尔马一带，建立了台尔马王国。
570 年	月森林野兔大约生存于此年代。
898 年	偏远北方的简蒂丝以白女巫的身份重返纳尼亚，自称纳尼亚女王，开始了白女巫统治纳尼亚的时代。
900 年	白女巫拥有可怕的魔法，她将纳尼亚变成一片冰天雪地，还将反抗者都变成了石头。
1000 年	另一世界的四个孩子——彼得、苏珊、埃德蒙、露西通过魔衣橱来到纳尼亚，在阿斯兰的带领下，对抗白女巫，终于结束了纳尼亚的冬天。最终白女巫被击败，亚当与夏娃的后代重新执掌纳尼亚，开启了纳尼亚的全盛时期。
1014 年	至尊国王彼得英勇作战，击败纳尼亚北方边界的邪恶巨人。 苏珊女王与埃德蒙国王访问卡乐门。 阿钦兰的伦恩国王和纳尼亚联手击败了入侵者卡乐门拉巴达什王子，并找回失散多年的科尔王子。
1015 年	彼得兄妹追踪白鹿，进入灯柱荒林，通过魔衣橱，回到老教授的家，离开了纳尼亚。
1050 年	科尔国王和阿拉维斯皇后的儿子——兰姆大帝继承王位。他是阿钦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1502 年	纳尼亚由白天鹅女王统治，她的美貌空前绝后。
1998 年	台尔马人的首领“征服者”凯斯宾一世带兵入侵纳尼亚，小矮人、树精、能言兽等逐渐绝迹。
2290 年	凯斯宾十世诞生，他的父亲凯斯宾九世被其亲兄弟米拉兹杀害，米拉兹篡夺王位。
2303 年	凯斯宾王子逃离皇宫，历经磨难，终于集结成一股反抗势力，要推翻暴政，谁知行踪败露，米拉兹大军步步逼近，身陷险地的凯斯宾只好吹响号角，召唤至尊国王彼得及弟妹，阿斯兰随即出现，米拉兹失利，凯斯宾十世登基为王。
2304 年	凯斯宾十世击败北方的巨人。
2306 年	凯斯宾十世搭乘“黎明踏浪号”向东方未知的海域起航，寻找先王的七位忠心耿耿的爵士的下落。在即将抵达世界尽头时，凯斯宾忍痛放弃探险之旅，原路返回。
2310 年	凯斯宾十世迎娶休眠星宿拉曼度的女儿为皇后。
2315 年	瑞廉王子诞生。
2345 年	皇后被毒蛇咬了一口，气绝身亡。瑞廉王子失踪。
2356 年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小孩尤斯塔斯与吉尔解救了被地下世界的女王绿女巫控制的瑞廉王子。 凯斯宾十世过世，瑞廉王子即位为王。
2534 年	灯柱荒林发生暴动，纳尼亚王国建立了三座塔楼防御该地。
2555 年	无尾猿速移假借阿斯兰的名义与卡乐门人勾结，企图占领纳尼亚，纳尼亚的国王缇瑞安被囚禁。尤斯塔斯与吉尔解救出缇瑞安国王，与卡乐门人爆发纳尼亚的最后之战。 战争虽然胜利，但是世界末日来临，纳尼亚灭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纳尼亚传奇　最后一战
作者=C.S.刘易斯（CliveStaplesLewis）著；李璐译
页数=171
SS号=13554712
DX号=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